

群臣又太學生之罪人也上下成風靡然同流
致有公無起復之例私爲匿服之計例在溥恩
匿服以受封例在得官匿服以聽選例在掇科
匿服以應舉例在轉官匿服以候遷例在求賄
匿服以之任臣不忍聖明之世風俗之弊綱常
之壞一至此夫愛親之心孩提有之短喪之說
下愚耻言况在冠裳之列聞聖賢之道者乎特
以貪利遂至忘親孔子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
又曰上有好者下必有甚
陛下誠守先

王之遺禮遵

祖宗之成憲待之以禮義

不糜以爵祿激之以廉耻不誘以名位使積習
之弊脫然以除則忠孝之心油然而生向雖忘
親今則爲孝子向雖後君今則爲忠臣亦理所
必有勢所必至也天子者以孝治天下者也大
臣者佐天子以孝治天下者也臣願
陛下

下不惑羣議斷自聖衷取回內臣許令李賢依
富弼故事守制依劉珙故事終喪其餘已起復
者悉令追喪未起復者悉許終制脫有金革之

事亦從墨衰之禮朝廷端則天下一大臣行則
群臣效人心天理不可泯滅誰肯甘心爲不孝
子覩顏爲不忠臣綱常繇是正人倫繇是明風
俗繇是厚矣臣言一出犯者皆忤衆怒群猜將
無不至不曰狂生妄議則曰腐儒迂談不曰矯
激求名則曰窒碍通變近年以來類爲此語阻
塞言路折挫士氣然臣夙夜皇皇惟恐上負朝
廷下負所學取議天下貽笑後世是以昧死爲
陛下言之

楊守隨

劾劉瑾疏

臣嘗聞孟軻氏言一正君而國定矣又聞之周
穆王言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逮然
化行法立必繇於君德之正而奸邪之進亦每
爲君德之累蓋姦佞邪僻足以惑心移志日滋
月潤至於廢法梗化而禍患之興後有不可言
者有不可爲者在明者所宜早辨而預防之况
其幾已著其事已成其勢已盛者乎譬之癰生

肘腋既不能消其毒於未膿之先而又不能蕩其穢於既膿之後必成心腹之患矣是故今日之事臣不得不痛哭誓死爲

陛下極言

之也臣伏覩

陛下春宮育德之時英明

煥發有過人之稟早夜嗜學有希聖之功親禮師儒有重道之志辨別君子小人有不惑之明不近左右佞倖有剛正之操天下臣民仰之以爲今日太平之望而

先皇帝龍馭之時

宣二三大臣至寢御顧命諄諄俾盡心輔佐此

臣等所共聞而

陛下所親見言猶在耳

陛下嗣位之初率繇舊典間出一二新政快洽人心天下稱頌以爲

先皇帝道

隆周成漢文而

陛下德踰康王景帝宗

社甚幸臣民甚幸夫何數月以來左右近臣不能祇承德意盡取先朝良法美政而更張之盡誣先朝近臣碩輔而剗汰之政日以非法日以隳而天下嗷嗷莫知措其手足怨咨之氣致生災變天鳴於上地動於下五星凌犯於宵中辰

宿顯現於旁午彗星直穿於北斗太陽蝕於開
歲之首桃李華於季秋之月雷擊奉天鳴吻雨
壞留都皇牆古今罕見之災交集數月之內夫
人事感於下則天變應於上

陛下獨不

思其故乎今

陛下朝夕之所與處者何

人所與言者何說所與行者何事勿謂邃處清
穆之內人無得而知之也罔命曰侍御群僕罔
非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呂氏以爲陪僕贊御
之人後世視爲賤品而不之擇焉者殊不知人

君朝夕與居氣體移養常必繇之故周公作立
政而歎其知恤者鮮今內臣劉瑾馬永成張永
丘聚羅祥魏彬谷大用王岳等八人各以姦險
之性巧佞之才希以導諛誣上罔下始焉猶乘
間伺隙以逞已私終也至恣意肆志而無忌憚
時人目爲八虎惟王岳僅知畏人少避而劉瑾
者尤爲威猛而鋸牙善噬者也夫虎之能噬人
也人皆知之而

陛下獨與之聚處馳逐

又親信而愛護之正所謂養虎以自貽患者也

今此八虎日以逸遊荒樂之事導

陛下

日以諂佞承奉之言諛

陛下或于西海

子擎鷹搏兔或於南城内躡峻登高或胡服而招騎射或飾像以作龜趺禁內鑼鼓之音聞於遠邇宮中火炮之聲徹於晝夜掀演雜劇混貴賤而不分假降師巫淆尊卑而無別引車騎而供執鞭之役宣尼所不爲者今爲之矣列市肆而親商賈之事仲連所不忍者今忍之矣巧飾百端之技覬中九重之欲雖以

陛下天

資之英敏聖性之剛明自有主宰不爲搖惑然而鮑肆蘭室齊街楚語臣尤恐不能不爲之潛移而默奪之也近者日高而大朝未臨漏盡而宮寢未御豈其萬幾之繁至無一刻之暇乎

陛下誠試思之今日希聖之學重道之志果如前日之勤否乎所進用者果君子所放斥者果小人否乎發號施令果動遵

祖宗

之成憲

先帝之遺意否乎勿謂四方臣

妾惟令之從人無得而議之無得而違之也事

出不經理宜改正而此數人者方且叻

皇上之親幸攬天下之威權恣行暴虐詐傳詔旨放逐大臣刑誅臺諫邀阻實封使言不上聞簧惑聖聽使恩不下究大開賄賂之門擅專賞罰之柄傳奉官員至百千人之衆募招武勇及五六歲之童引謀畧之士爲牙爪盡與金貂紫綬結姦邪之人爲心腹濫賜玉帶蟒衣或奏帶鹽引私爲興販或奏討地場大興土木或索取官庫銀兩或冒派織造錢糧義男贅婿悉叨金

紫之榮愛卒幸童皆荷貂璫之貴附已者進祿加官忤意者貶爵奪職罪重者有厚賂則反得陞官功多者無重賄則反爲貶職內外臣僚惟瑾勢之是趨天下人民惟瑾威之是畏向也二三大臣受顧托遺今亦有潛交默附而漏泄事情者矣向也南北羣僚矢心痛恨今且有畫策主文而依阿時勢者矣且其數易邊境武畧之臣大更各省鎮守之職志欲何爲事最易見伏望

陛下遠鑑漢唐宋之禍近觀曹吉祥

之事以杜後虞以防他變臣於前月會同府部院司公卿僚佐具本力陳其罪伏鎖闕下以俟聖裁中官傳旨慰免臣等俯伏至以死請逮於日旰之後方荷處分之旨臣等歡呼萬歲而退以爲必正典刑更無可疑不數日而傳旨使之各任以事或操練團營或行事兩廠或僉書司禮或署掌印綬或綜理御用倒持太阿授之以柄皆兵財機務之地政事根本之區大雅蕩之詩所謂蝨賊內虹昏椽靡共潰潰回適實靖夷

我邦者此也陽爲遠放而陰近之名爲疏斥而實親之政柄一入其手姦邪益中其心今天下之怨方深事勢之危已甚而且大行殺戮大肆貪淫大輸財賦大啟徵科庫藏竭于官財力匱于民武勇疲于邊上下胥讒神人共憤而瑾之心方恣而未已瑾之惡方稔而不悛以前日而擬今可據今而度後夫人情罕自足之戒而小人無知止之心觀其事勢若不及今撲滅後必將有不可言之事不可圖之勢易曰履霜堅冰

至夫陰氣始結何遂至於水凍而冰堅亦言馴致其道以至是耳故周公致戒於畜之五日獫牙則吉於茹之五日以杞包瓜今日事勢正此之類伏望

陛下獨斷乾剛大施渙號將此數人拿送法司明正典刑遠鑒延熹既往之愆母使臣蹈蕃武已覆之轍豈惟臣一人之幸也仍查內宮凡有在八虎名下及與相厚善者悉放出之以絕其萌孽之禍別選廉慎端恪之人以備左右使令之役則所謂左右僕御罔匪

正人而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者矣將見君德自無不正法度自無不明治化自無不清比隆唐虞媲美三代而何成康文景之足言哉天下萬世之幸也臣不勝迫切忠懇之至

林俊

劾僧繼曉梁芳疏

臣惟人君之德莫大於聽納臣子之罪莫大於欺罔今年以來災異迭興兩京地震陵寢搖動

日月繼食野熊入市鑿戒之昭莫此爲盛其醜
虜陸梁犯我北鄙邊氓騷擾戍卒咨怨誠不可
不爲之慮也臣愚謂此尙手足之疾耳陝西山
西河南連年饑荒陝西尤甚人民流徙別郡及
荆襄等處日數萬計甚者闔縣無人次者十去
七八倉廩懸罄拯救無法樹皮草根食取已竭
饑荒填路惡氣薰天道路聞之莫不流涕而巡
撫巡按三司等官肉食彼土旣知荒旱自當先
期奏聞伏候 聖裁乃顧茫然無知愆不

加意勢至若此尙猶顧盼徘徊專事蒙蔽視民
饑饉而不恤輕國重已而不言夫物極則變草
澤之中禍深難測此誠腹心危急之疾治之當
如拯焚救溺不可少緩者也乃者大學士萬安
等具言將生員人等納米是固救荒之一策然
此等欲事輕齎則彼地空乏買米無從欲他方
轉運則困於劫掠道里難進臣恐緩不及事爲
今之計宜下寬恤之詔重欺罔之罪以收人心
卽遣才力大臣并科道部屬廉能等官分齎內

帑之財星馳前往臨清等處聽其地利近便有解到官糧或鄰封積蓄官爲僱車裝運兼程以行隨在賑濟則未死之餘民猶或可及濟然臣又有說焉孟軻有云死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此者故患有所不避也臣說一行則可洩天地神人之憤快

聖祖神宗之心彰

陛

下爲聖明聽納之主奠萬億年無疆之休萬一忤旨禍止臣一身耳臣何惜一身之禍不爲

陛下陳之臣聞修養之說怪誕無徵佛老

之教幻妄無取故其事不見於堯舜禹湯文武之世其誣每見於唐宋儒先之論史冊所稽不可泯也謹按僧繼曉本一儉險小人市井無賴曩者猥指邪術欺誑楚府及至事敗挨拿却乃竄身逃罪不圖自新益加縱誕潛住京師多方夤緣誤蒙聖眷疊賜異恩五尺兒童切齒唾罵敢復肆無忌憚惑亂聖聰發內庫銀數十萬兩益大鎮國永昌寺臣細思之

陛下聰明

齊聖斷不爲此是必繼曉小人倡爲誕說謂此

寺一建則

聖壽益綿國祚益昌民命益

疏三

永邊疆益寧以啗

陛下耳曾不知以可

用之財供無益之費國計且日削矣以

陛下超三邁五之資蹈唐憲梁武之轍聖譽且日損矣下人師師爭先事佛聖政且日壞矣居民重遷工役不息人怨且日興矣縱如繼曉之言先王之政斷不爲此况萬無是理顧有大害哉昔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予安能戰夫鶴之好

似若未害其失人尚若此伏望

陛下以

類推之臣謂不斬繼曉異日之禍未可言也然縱之者梁芳也梁芳傾覆陰狠引用邪佞排斥忠良輔之者驟得美官觸之者動遭竄逐欺罔如趙高奢侈如石崇數年之間假以進貢買辦爲名盜祖宗百餘年之府藏殆盡家貲山積尚銘不足多所在風擾汪直莫能過乃復薦進繼曉陰求益寺虛耗內財飛語外聞謂其立意不肯爲是被陛下逼脇只得屈從是畏天

下議已欲

陛下專擅謗耳夫臣善則稱

疏三

君過則歸已今梁芳欲文已奸而以過歸

陛下卽此一事已不容於誅矣且天下猶身也賢才元氣財用骨肉小人疾病也梁芳耗元氣削骨肉而引之以疾臣切爲身危之斷謂粉梁芳之身不足償其萬一耳臣德不足信職非言官熟視默默可以固位顧乃不自揣量與此二權奸臣抗可否是猶蝸觸斧蛾赴火已不可言智矣然臣惟牛司耕犬司守走獸之微亦以

勞而食也臣食於

陛下七年矣近以年

勞復蒙增秩感媿無地中夜以思涕淚交流謂人主深居九重利害豈能盡知而

祖宗

在天之靈亦望臣等以言進於

陛下也

今內而大臣外而百官以及閭井之徒亦皆痛心饑民之死欲食梁芳繼曉之肉卒之不敢以此言進於陛下者所惜者官所畏者死耳使臣復不言則陛下終不悟

祖宗在天謂臣等何如人天下後世謂臣等何

如人秉筆史官必譏笑臣等恐將及

陛

下矣昔魏任座答文侯何如主之問以直觸怒
及問翟璜璜曰仁君也君仁則臣直向者任座
之言直文侯悅使璜召座親下堂迎之以爲上
客臣不敢過望然亦豈忍懷不直之名爲

陛下仁聖之緊耶臣誠不畏死惟

陛

下留神聽覽熟計而必行之則

祖宗之

光社稷之福臣民萬世之幸如臣言非是甘受
顯戮以昭欺罔

楊最

諫止修養䟽

八月十二日該禮部奉到

聖諭內云東

宮權命監國重大仍奏請朕少解一二年調養
或可親政悉若初不敢又取逸耳欽此凡在廷
大小文武臣工聞之莫不驚駭

聖諭何

爲一至此哉揆厥所繇

陛下得一方外

之士欲假調攝修養耳且古之聖帝明王未有
過于堯舜禹湯文武也

陛下所欲取法

者亦未有外于堯舜禹湯文武也堯舜禹湯文武之德之功業見于經載于史昭然可考未有欲東宮監國而自托修養者也堯舜既不肯爲禹湯文武亦無所事

陛下何必爲此哉

堯舜性之也非不知修養可以爲仙禹湯文武身之也亦非不知鍊道可以成佛數聖人雖知之不可易而學之不可易而學之亦不可易而得也不易得所以不學豈謂堯舜之世無仙人堯舜之知不能學仙哉有學仙之術有成仙之

人大段所居之地不同所理之事亦異耳皇宮內院豈有白日昇天者哉昔孔子嘗遇老子問禮出謂弟子曰今見老子其猶龍乎龍卽仙也孔子非不知老子之爲仙不可學也不可學豈可得哉臣待罪僕馬之門傳聞

皇上之

諭始則驚而駭繼則感而悲叨列羣臣之末豈可默而無言犬馬之誠有如周昌期期不敢奉詔伏望

皇上端拱清穆恭默思道以純

心契天心以孝念格玄念一日二日萬幾雖勞

目力以處分不費精神以調攝不邇聲色保復
元陽不求仙而自仙不希壽而自萬有千歲矣
黃白之術金丹之藥恐不可服而用者恐傷元
氣本性此臣所謂所居之地所理之事不同正
謂此耳至于監國事體重大臣又不敢議自有
五六大臣并九卿科道主議況

陛下神

武聰明自有定裁臣今止云三代以上至於漢
唐宋諸君不惟不足法且不暇及言耳九重之
暇肯一留意焉庶杞人之憂或可備韋弦一少

資之
性之剛明自有主宰不爲攝惑然
而鮑肆蘭室一街楚語臣尤恐不能不爲之潛
移而默奪之也近者日高而大朝未臨漏盡而
宮寢未御豈其萬幾之繁至無一刻之暇乎

陛下誠試思之今日希聖之學重道之志
果如前日之勤否乎所進用者果君子所放斥
者果小人否乎發號施令果動遵

祖宗

之成憲

先帝之遺意否乎勿謂四方臣

妾惟令之從人無得而議之無得而違之也事

出不經理宜改正而此數人者方且叻

皇上之親幸攬天下之威權恣行暴虐詐傳詔旨放逐大臣刑誅臺諫邀阻實封使言不上聞簧惑聖聽使恩不下究大開賄賂之門擅專賞罰之柄傳奉官員至百千人之衆募招武勇及五六歲之童引謀畧之士爲牙爪盡與金貂紫綬結姦邪之人爲心腹濫賜玉帶蟒衣或奏帶鹽引私爲興販或奏討地場大興土木或索取官庫銀兩或冒派織造錢糧義男贅婿悉叨金

久不理天下則天下之事廢其爲患也大而難圖
皇上試觀丁亥戊子以前四夷效順

海不揚波天下何等景象也是勵精之效旣如彼已丑庚寅以後南倭報警北虜叛盟天變人妖疊出逮至天下又何等景象也是靜攝之患又如此中外多事人心憂虞失今不圖長此安窮豈必朝講一日不舉便有一日之禍章奏一日不發便有一日之禍然後爲可憂哉且今日

皇上自視爲何如主也

皇上欲

成其神聖之名而使天下不見其太平之象則名實不符人誰信之况今當朝觀之期萬國冠裳畢集闕下咸欲一覩其清光而竟不可得則必相顧而疑相疑而議不曰

皇上困於

麴蘖之御而歡飲長夜必曰

皇上倦於

窈窕之娛而晏眠終日不然何朝政廢弛至此極也雖

皇上近頒勅諭謂聖體違和或

可以再借靜攝之名以少掩其晏安之非而不知

皇上靜攝已非一日如以爲真疾耶

則當戒酒戒怒以圖尊生之計如一時倦於早起托之乎疾耶則鼓鐘於宮聲聞於外天下人心豈可欺乎况

皇上每晚必飲每飲必

醉每醉必怒酒酣之後左右近侍一言稍違卽斃杖下如是則旣非靜攝又廢朝政縱諭旨森嚴恐亦不足以服天下而信後世也臣見前歲

皇上禁止章奏非奉

聖旨不許

傳布臣意

皇上不過以爲臣下章奏多

有不識忌諱者恐一傳布則天下傳誦其章奏

必議及於

皇上之舉動故姑留中以泯

三

其跡耳不知今日諸臣來朝而

皇上猶

然靜攝其紛紛議論視章奏所傳更孰多寡乎
一人之舉動四海之觀望隨之豈在章奏之傳
不傳也欲以泯其跡而反以彰其過豈

皇上未思及於此耶臣願

皇上勿以天

變爲不足畏勿以人言爲不足恤勿以目前之
晏安爲可恃勿以將來之危亂爲可忽必乘此
大班糾劾之日亟出視朝以答四海臣工之望

無惜此頃刻省覽之勞發臣章奏以昭一人納
諫之明仍望節飲以養性情戒怒以馭左右至
於以後諸臣章奏無論奉旨與否准其照舊傳
布則 聖德以光聖度以宏天下太平之
治可計日而奏矣世道幸甚臣愚幸甚

敷陳

李夢陽

上

孝宗皇帝書

臣聞人君不患世無直言之臣而患已之不能

用其言人臣不患其言不得上聞而常患人君者聞之而不樂也蓋直言之臣秉性朴實不識忌諱覩事積憤誠激於中義形於詞故其言剴切而無回互藥石而鮮包藏是以爲君者不樂聞也卽聞之不樂行也夫明君英主則不然也謂其言剴切非爲身也藥石非規名也於是道之使言言可行也於是措之於行是故下無壅蔽之奸上無過舉之政故治化浹洽而百姓受福矣臣竊伏思

陛下則真明君英主也

何以知之

陛下法祖宗者至矣敬天地

者蔑以加矣飭勤厲延問若不給矣乃猶曰政理未新讜言未聞惓惓焉若將失之欲焉恒不自安也乃於是下詔布誠廣路諭之以悉心誘之以樂聞惟恐知之者不肯言言之者不肯盡豈有不出於尋常者萬萬乎臣故曰

陛下

下真明君英主也然而治化不浹洽百姓不受福何也意者病與害爲之而

陛下弗察

也又其漸不可長焉夫天下之勢譬之身也欲

身之安莫如去其病欲其利莫如祛其害欲令終而全安莫如使漸不可長夫天下之爲病者二而不之去也爲害者三而不之祛也爲漸者六而不使不可長也乃顧汲汲曰是奚不安也奚不利也奚不令終而全安也是何異於不藥而求病愈於戲其可畏也哉夫易失者勢難得者時今觀可畏之勢而遇得言之時使仍緘默退縮以爲自全苟倖之計是懷不忠而欺

陛下耳臣謹據所見昧死開坐惟

陛下

下矜察哀憐俯賜觀覽焉二病一曰元氣之病夫元氣之病者何也所謂有其幾無其形譬患內耗伏未及發自謂之安此乃病在元氣臣竊觀當今士氣頗似之故曰元氣之病夫孔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今人不喜人言見人張拱深揖口訥訥不吐詞則目爲老成又不喜人直遇事圓巧而委曲則以爲善處是以轉相則倣翕然風靡爲士者口無公是非後進承訛踵弊不復知有言之實矣如此尙得謂之不病乎且

大臣者庶官之表而民之望也今大臣則先不喜人言又惡人直夫諫官得以風聞言事者也今大臣被彈劾則率廷辯以求勝語人曰我非要作官但要屈直明白耳及直矣又恬然作官此何理也往大臣有親喪之服除非詔不起今大臣服除自起矣如此尙得謂之有禮義廉耻耶夫無禮義則佞人進乏廉耻則國無防佞人進則因循互相欺詆國無防則紀綱不張臣竊謂此等不治必積漸不可救藥故曰四夷未侵

百姓未離刑政未墜疆土未感而國危主憂此臣所謂元氣之病也二曰腹心之病夫腹心之病者何也攻之則難攻不攻則亡身者也臣竊計今事勢內官者腹心之病也夫內官者陰性而狠貪其地逼近又朋比難剪臣故以爲腹心之病夫倉廩場庫錢穀之要也今皆內官主之陛下以此輩爲忠實可用耶抑例不可廢邪夫例誠不可廢每處置一二輩足矣今少者五六輩多者二三十輩何耶且夫一虎十羊

勢無全羊况十虎而一羊哉今某某有司摘發其奸幸

陛下洞見其情實外議僉曰是必不赦不且竄斥今數月矣猶閣而不行夫人情莫不遮於潛而玩於彰彼未摘發奸尙有嚴心今其奸業摘發之矣不置之法又不竄斥彼何所憚而不爲乎昔人有言曰宦官有罪不可赦有缺不可補言難除也今皇城之內通名籍者幾萬人焉亦多矣

陛下又勅禮部選

年十五以下淨身男子五百名將安用耶夫人

情孰不欲富貴今田野小民無故猶闔割親兒以希進用矧今有詔矧有名嗚呼此其禍可勝道哉夫滅絕人類則必戕天地之和戕天地之和則災害必至災害至則五穀不熟人民離散天道乖於上人心怨於下而陰狡狼貪之徒無忌妄行於中而國不危者鮮矣臣故曰內官者腹心之病也今

陛下誠于此時拔良直

獎忠鯁斥無耻大臣進盧扁之佐則必轉病而爲安厭禍以爲福且

陛下何難於此而

不爲也今議者必曰彼不會指實某忠某直某爲無耻泛言難行然不知上者風也下者草也拔一君子則君子進卽有小人相率而化於善矣且人不幸而有疾擇醫而治之者爲愛身也今某某有司幸摘發其奸是亦國之醫耳若一切閣而不行是醫能治之而上弗肯使也且

陛下何難於此而不爲也今誠欲腹心安莫如剷內官之權欲剷內官之權莫如有罪不赦有缺不補傳曰治木病不治已病今固已病

也而猶不治是可惑也已三害一曰兵害夫兵害者何也臣以爲冗食而無補空名而鮮實也夫強本者所以弱枝也今在京之兵以衛計之七十有餘分爲三營一曰神機二曰三千三曰五軍蓋帶甲控弦者數十萬焉意固欲以強本也然至正統已已纔數十年耳拔之乃僅得十二萬焉亦寡矣於是有十二團營之名團營至今又纔數十年耳日者遣將北伐拔之不滿三萬焉然其腰鞬弓刀不全也騎士則牽露骨馬

又旋置鞍轡夫兵數不減於前食之者增也一旦而狼狽若此何也官不恤其軍豪勢多占使遠者逃近者潛職者不以報糧籍不開除又壯丁各營其家老弱出則應點宜其食之者增而用之者寡也臣故曰兵害者冗食而無補空名而鮮實也夫驕驥四衛者今非所謂內兵耶外官既不與稽其數征役又不選用其丁故其人率豪富而氣驕夫內官者陰狡而狼貪者也以富豪氣驕之人而率之以陰狡狼貪之徒茲其害可忍言哉且夫錦衣衛爪牙之司也今內官之家人子弟官之團營兵之精也內官叅之內兵又其專掌之

陛下乃何獨而不爲之寒心邪古人有言曰官惟賢賞惟功今團營把總號頭等孰非內官之私人乎彼其家人子弟抑孰非詭託冒官也乃遂令布列要地爲爪牙乎諺不有之曰萌芽不伐將折斧柯爨爨不撲燎原柰何言貴豫也

陛下誠於此時查

往年李玉事例仍置總兵官使叅掌內兵又禁

團營把總號頭等自今不得置其私人乃於是
令諸左右曰其詭託冒官自首者聽但罷免不
問如此則威立而恩亦流所謂銷患於未形計
之上也二曰民害夫民害者臣以爲歛重而民
貧又貪墨在位恩不下流也臣聞惟智者而後
起家夫人未有無所賴而生者也今百姓賢智
者百不一二愚蠢者十常七八然又苦無賴而
有司者不恤之也歛之不問貧富也役之不問
勝否也曰是爾職焉矣是故貴者剝削貧者稱

貸稱貸之不足則又鬻子鬻子而不足則必逋
竄一旦棄父母捐親戚背鄉離井愁怨之聲上
于天和則必有水旱風雹之災逋者不還居者
縲縶而牽連則必有無辜暴露之屍臣故曰民
害者重歛使之也夫內府供用有常數也宜有
常簿焉今油蠟皮張諸料等較之弘治初年費
且十倍于前此何也蓋下者效上者也取贏者
未有不羨者也今旣十倍于前則戶工二部科
派必又倍矣下之州縣必又倍矣百姓輸納又

有稱頭等必有倍矣又經內官必有賄賂是益又倍矣於乎民日貧而歛日積當道不苦言以聞有司乘機而肥其家如此而猶望其治是真却步以求前耳

陛下前固嘗降詔旨存問矣然簿數不減也科派不省稱頭如故賄賂公行無憚此所謂空名而實禍也臣故曰貪墨在位恩不下流者此也三曰庄場畿民之害臣伏覩洪武某年詔曰直隸拋荒田地聽民開墾永不起科夫民既自開墾之矣不可謂非其田

矣而今皇親之家聽無賴光棍投獻主使謂非其田也請之朝廷朝廷亦謂非其田也率即賜皇親家皇親家既奉天子命爲己有乃輒遂白奪其田土夷其墳墓毀其房屋斬伐其樹木於是百年土著之民蕩產失業拋棄父母妻子千里之內舉騷然不寧矣夫皇親與國同休戚者也而祿非不豐貴非不極也乃祇以區區之田損害赤子動搖基本如此是不欲與國同休耶嗚呼亦甚矣昔曾廐焚孔子見之但曰傷人乎

蓋貴人賤馬也今薊州牧馬草場與百姓爭阡而競畝尺分而寸剖之臣竊悲也是何賤人而貴馬也夫草場數千頃地耳今三遣官矣百姓連年坐勾攝轉相牽連妨廢本業耽閣其生理男不秉耜女不上機賣男鬻女弱者轉而死泥塗者過半矣嗚呼是何賤人而貴馬也臣雖未嘗悉其始末竊計今事勢萬無百姓侵官之理設有之所辦亦官租耳非若皇親之家占之爲已有也今據勘牒四至與民爭者止十之一二

耳臣謂宜置而不問且百十年土著之民一旦逐之使去

陛下忍爲此邪夫王畿天下之本也今以數十百頃之地失黔首之心傷陰陽之和臣固知

陛下不忍矣

陛下

下幸哀憐聽臣愚計勅戶部查景泰六年勘官馮謹奏內事理以前項田土仍給民徵租但以空閑草地牧馬爲便六漸夫六漸者一曰墮之漸夫墮之漸者何也臣以爲兵連然耳然又苦浪費今各邊用兵以將則庸以卒則罷糜財而

無功曠日而損威而錢穀吏俛首供給莫敢如
何稍有不繼則軍吏誘以自解是故倉廩不足
不曰兵者糜之也曰是錢穀者之誤之也錢穀
者不曰已誤之也曰是無米而求粥也於是始
有和買之議矣和買而不足於是有空運之例
空運而又不足於是乞內帑之銀臣始至戶部
太倉庫銀尚有七十餘萬今銷耗且過半矣然
而乞者未已也繇是積漸而不止雖欲不匱烏
可得矣夫今疆上不感於前也又鮮大寇非有

若匈奴突厥者也竭天下之力以供邊而日猶
不足此其故何也糜財而無功曠日而損威者
爲之也夫錢者泉也言流也散於上則聚於下
公家削則私室盈今京城內外千觀萬寺亦熾
矣顧又不止彼左右侍臣孰非造寺者也動孰
匪以鉅萬計諺曰十入一出今彼巨萬出則其
入不止於鉅萬明矣夫上惟風下民惟草今方
春氣和耒耜在野 陛下乃不發倉廩助
其不給賑其不足顧徧察寺觀等勅給費修葺

之是道民以奉佛也彼以鉅萬入者又何憚而不造寺也夫智者察微今貨入而於私室矣又出而造寺觀等矣設卒有水旱之警兵甲事興內取則已匱外歛則民窮臣不知

陛下

計所出矣故曰又苦浪費者此也二曰盜之漸夫盜之漸何也臣以爲其幾在民窮夫盜者非不知法當死也彼以爲徃固無食矣今盜而得食卽死不猶踰於餒乎徃固無衣矣今盜而得衣卽死不猶踰於凍乎徃有租調官司之轄矣

今盜而得自繇不猶踰于追繫鞭笞之乎夫天下無智愚強弱舉俛首捧心以事我者以有法維之且畏死也今旣死而踰于凍餒追繫鞭笞之及則彼亦何所不至邪故以臣之愚竊計今事勢非但憂盜將必有大患大患者何謂有亂之幾無亂之形也夫今天下無不臣之邦四夷無不庭之國百官奉職筐篚歲至太倉有紅腐之粟武庫之兵朽而不用又無方二三千里水旱之災也然而哨聚殺人劫縣燒村剽掠婦女

者日相聞也假如不幸而有方二三千里水旱之災武庫乏兵太倉粟竭百官不奉職夷狄外侵海內有警則事勢又何如矣故曰有亂之幾無亂之形嗚呼此亦可以寒心矣臣謂宜趣此急選良有司恤饑賑寒以安民心又密令整飭城池軍馬以伺緩急之變夫安不忘危霸者之畧有備無患聖王之政况今承平日久民不知兵萬一有慮外之警有如平原睢陽之倫乎臣故曰計今事勢非但憂盜將有大患者此也二

曰壞名器之漸夫壞名器之漸者臣以爲黜陟失制也夫明王懸爵賞以待天下之賢將以奉天而理民也故曰五服有章自天命之示非我也又曰爵人于朝與衆共之明至公也是以古之英君寧捐百萬之費而斬一郎之拜其意亦謂此耳而今乞官者官乞蔭者蔭黜其父者陟其子黜其祖者陟其孫臣不知

陛下計

所出矣夫蔭者所以報功又示勸也今黜者旣陟其子孫則有功者何勸焉是故高其爵不足

以厲糜乎賞不足以諷貪緣鑽刺之風旣行而廉耻名節之士遂寡且

陛下何利於斯

而爲之也夫大學士萬安前侍

先皇帝

醜穢彰露

陛下踐祚之始嘗令內官逼

脫其牙牌逐之去矣今而陰其子爲丞臣不知報邪勸邪且

陛下何利於斯而爲之也

夫薰猶同器不知有薰廉污並賞孰肯爲廉

陛下若謂天下之大何恡此一官則所謂敝袴之藏繁纓之惜者皆非耶惟名與器不可

以假人臣故曰壞名器之漸黜陟失制也四曰弛法令之漸夫弛法令之漸者臣以爲舛與玩爲之也夫舛莫大於縱罪玩莫大於長奸昔者舜爲天子其父瞽瞍殺人孟子以爲士師執之爲舜者但宜竊負而逃蓋法者公之天下受之祖宗者也掌於士師士師不得而專也出於天子天子不得而專也是故士師可以執天子之父而爲舜者不可私其親曩者犯人王體擅搶夷僧貨物損辱國體傳笑外邦獄案已具法所

不赦也

陛下何從而赦之邪以爲無罪

則固已追償其貨直矣以爲有罪未聞有罪而赦之者也有罪而赦之是縱罪也縱罪則奸長奸長則政舛政舛則民玩民玩則令慢令慢則法弛此古之所大忌而今之所甚忽也夫忌莫大於刑忽莫大於私何則刑天討也公天道也王者不私其天故罰一人而千萬人懼諺曰勿謂尺五後且不補臣故以王禮之赦爲弛法令之漸五曰方術眩惑之漸夫方術眩惑之漸者

臣以爲去之不力則誘之必入也夫自古帝王享國長久者畏天而憂民也非以奉佛也康強少疾者清心而寡慾也非以事仙也且

陛下獨不見梁武唐憲乎梁武帝奉佛最謹然罹禍最慘唐憲宗事仙又最謹然年又最短此其明効大驗彰彰可考者而今創寺創觀請額者陛下弗止也比又詔葺其圯廢臣不知陛下乃何所取於彼而爲之也夫真人者太虛無爲之名也今酒肉粗俗道士

陛下敬重之如神尊爲真人又法王佛子等
並肩輿出入珍食衣錦
陛下踐祚詔曰
僧道不得作醮事扇惑人心堂堂天言四海誦
焉夫
陛下神心睿姿不減於前也乃今
復爾者臣故知有誘之者也夫去之不力則誘
之必入譬若鋤草不盡反滋其勢
陛下

奈何去之不力而反使之滋也夫誘者必曰其
道妙又其法靈今天變屢見于上百姓嗷嗷於
下邊報未捷倉庫匱乏信如真人國師道足以
庇法足以祐
陛下何不遂一試之且彼

能設一醮喫一法使天變息而嗷嗷者安乎此
固必無之事而
陛下不察反聽其誘此
臣之所以日夜悲心者也六曰貴戚驕恣之漸
夫貴戚驕恣之漸者臣以爲其防決也夫水防
惟土國防惟禮水決則潰禮決則陵昔者

高皇帝制皇親令曰皇親之家不得與政臣
嘗伏讀歎息以爲聖王不易之論及退而考夫
頒祿列爵則又使大貴而極富已又考其器度

田奴之等則又不使踰也臣於是又歎曰是所謂禮之防也夫皇親與國至戚也不宜有間今顧制禮以防之者臣以爲此固保全而使之安也今

陛下至親莫如壽寧侯所宜保全而使之安者亦莫如壽寧侯乃顧不嚴禮以爲之防臣恐其潰且有日矣夫下替則上陵今壽寧侯招納無賴同利而賊民白奪人田土擅折人房屋強虜人子女開張店房要截商貨而又占種鹽課橫行江河張打黃旗勢如翼虎此謂

之不替可乎替則陵陵則逼大逼則法行且今側目而視切齒而談孰非飲恨于壽寧者也夫川潰則傷必衆萬一法行

陛下雖欲保

全而使之安得乎臣竊以爲宜及今慎其禮防則所以厚張氏者至矣亦杜漸剪萌之道也

經理

周用

理河疏

臣惟古今稱聖人之治水者必曰大禹禹治水

之功莫大於河自告厥成功至周定王五年河徙磔磔中間自龍門至於碣石入海不爲中國害者蓋一千七百年然禹之治水莫備於禹貢則皆紀其成功也而禹之自言則曰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畝澮距川至孔子稱禹又曰盡力乎溝洫夫以聖人之所爲遺于萬世而不泯固宜不可名言而禹之自言與孔子之稱之者惟曰濬畝澮曰盡力乎溝洫然則歷千七百年而河不爲中國害者實大禹盡力溝洫之賜故自禹至殷盤庚而稱五遷厥邦以避河北溝洫蓋小壞矣圯猶未徙也至周定王時而河徙則溝洫加壞矣徙猶未決也至秦廢井田開阡陌溝洫掃地矣秦祚不延及漢而河決酸棗決瓠子決則甚矣歷漢而唐而宋元河徙河決不可勝紀今年治河費若干萬明年治河費若干萬大略塞之而已矣溝洫之政無聞焉自今黃河言之每歲冬春之間自西北演迤而來固亦未見大害逮乎夏秋霖潦時至吐洩不及震盪衝激於

疏三
斯爲甚考之前代傳記黃河徙決於夏中者十之六七秋月十之四五冬月蓋無幾焉此其證也夫以數千里之黃河挾五六月之霖潦建瓴而下乃僅以河南開封府蘭陽縣以南之渦河與直隸徐州沛縣百數里之間拘而委之於淮其不至於橫流潰決者實徼萬一之幸也夫今之黃河古之黃河也其自今陝西西寧至山西河津所謂積石龍門合涇渭澧汭漆沮汾沁及伊洛瀍澗諸名川之水與納每歲五六月之霖

潦古與今亦無少異也何獨大禹則能使之安於東北之故道歷千百年而不變而後世曾不能保之於數十年之久繇前言之此其繇於阡陌之壞溝洫之不修者較然甚明仰惟

陛下臨御以來愛養元元無所不至故於乞墾荒田之疏屢蒙開允則於今日肇修溝洫之政以繼神禹地平天成萬世永賴之功臣愚實有望焉且黃河所以有徙決之變者無他特以未入于海之時霖潦無所容之也溝洫之爲用說

者一言以蔽之則曰脩旱潦而已其用以脩旱
潦一言以舉之則曰容水而已故自溝洫至于
海其爲容水一也夫天下之水莫大於河天下
有溝洫天下皆容水之地黃河何所不容天下
皆修溝洫天下皆治水之人黃河何所不治水
無不治則荒田何所不懇一舉而興天下之大
利平天下之大患以是爲政又何不可臣竊見
河南府州縣密邇黃河地方歷年親被衝決之
患民間田地決裂破壞不成墾畝耕者不得種

種者不得收徒費工力無損饑餓加以額辦稅
料催科如故中土之民困於河患實不聊生至
於運河以東山東濟南東昌兗州三府州縣地
方雖有汶沂洸泗等河然與民間田地主節脈
絡不相貫通每年泰山狙狽諸山水發之時漫
爲巨浸潰決城郭漂沒廬舍耕種失業亦與河
南河患相同或不幸而值旱暵又並無自來修
繕陂塘渠堰蓄水以待雨澤遂致齊魯之間一
望赤地於時蝗蝻四起草穀俱盡東西南北橫

互千里天災流行往往有之此皆溝洫不修之故也若使溝洫既修則豈惟山東河南見在周
瘵之民得以衣食生活前日四遠流移之民孰
不願復業墾田以圖飽煖昔也招之不來今也
麾之不去民利於此安得不興臣惟善救時者
在乎得其大綱善復古者不必拘於陳迹臣之
所謂修溝洫者非謂自畝遂溝洫一一如古之
所謂止是各因水勢地勢之相因隨其縱橫曲
直但令自高而下自小而大自近而遠盈科而

進不爲震驚委之於海而已矣臣又惟念遠謀
不可以倖致美功不容以雜施溝洫之政歷千
百年影迹湮沒竟莫舉行究其所繇夫豈無故
孔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古今事功半塗而廢
者率繇於此臣愚以爲欲修溝洫之政雖曰不
拘陳迹然時異勢殊變而通之不能無所事事
今畧舉其大綱若正疆里以稽工程若集人力
以助夫役若蠲荒糧以復流移若專委任以責
成功若持定論以察群議其諸條目未敢覩縷

議定之後循其次第母以欲速而輒更張母因小利而生沮撓及今黃河雨暘時若又適遭遇詔令開墾荒田至再至三機會可乘之時始於河南山東次及直隸遠年近日黃河徙決地方自日而月自月而歲自州縣達之司府自腹裡達之邊方在下有臣工相與協力在上賴聖明俯賜幹旋如無成效臣甘伏欺罔之罪臣蚤夜營思以爲治河裕民之計無出於此是以不揣迂謬昧死上聞

求賢

李承勛

崇理學疏

臣聞自古盛治之世不但在位之臣競於事功亦必有高尚之士隱居求志肥遯於丘園以歲月計之若無可紀之功然而治道實賴之以講明至於一節之士行或過中高風清節亦足以廉頑而立懦如嚴光出於漢而一代氣節以振程頤出於宋而一代道學以明斯其最盛者其

次如种放魏野之流其於道德似無取焉而當時君相極其禮遇實所以爲世道計也書之青史爲千載美談不聞以過於禮待爲疵議也伏惟理學大明遡伊洛之流以求洙泗之源者不爲少矣

張賢才輩出今日

皇上以上賢之資建

中興之業其崇理學褒遺逸行之於今足以化天下書之於史足以彰聖化除官已尊顯及臣所未知不敢竇聞外請以臣所知者言之故江

西崇仁縣處士吳與弼負剛正之氣有卓越之才篤於務學勇於任道微而道德性命顯而禮樂刑政皆窮考索真知其要而不止於口耳之知其存於心行於家庭鄉里教於四方來學之士動以古聖賢爲法天順年間

英宗皇

帝用大臣薦特召取赴京授以左諭德堅辭不受本朝倡明理學於東南自與弼始江西餘干縣處士胡居仁少從學於吳與弼其學以主敬窮理爲本博極羣書而踐履篤實其折衷古今

得失一以理爲據非禮之事雖閨門隱微之處
不行焉晚年涵養深邃和而不流剛而不激惜
乎壽不甚高兼以專心於內不求聞達是以名
不甚彰僅有所著居業錄并其文數十篇行於
世其議論溫純深遠簡易的當其闢禪學之說
尤精多擴前賢所未發故翰林院檢討陳獻章
廣東新會縣人少中鄉舉聞吳與弼講學於江
西遂有求道之志不遠千里而從之遊歸而博
求之於經書久之覺扞格之弊未除靜坐沉思

累年不以外物經心然後渙然冰釋蓋心得其
養以之觀理理無不融以之應事事無不合成
化年間

憲宗皇帝用大臣薦行取至京
授以前職仍聽回家養疾侍母充養積久自然
和粹人徒見其晚年之和而不知錄於中年所
守之堅又或見其中年所守之約而不知其初
年用功之博故戶科給事中賀欽遼東廣寧後
屯衛人自少爲學卽知爲已得性理羣書讀之
益信古聖之意本教躬行而經書不可徒事誦

說及官戶科聞陳獻章名往謁之獻章語以好
名不可以入道自治身心方爲實學欽心服之
遂決意以此言爲準的而始終行之後言事不
合以母老乞歸養專意克己自修於經書所言
精思默識而躬踐履之鄉人從學必教之以朱
子白鹿洞規爲經書之機括總要小學書爲日
用之規矩準繩鄉人化之強暴者致其恭愚頑
者守其教弘治初年 孝宗皇帝用大臣
薦起爲陝西叅議以母疾辭職進言四事皆時

所忌諱不敢言者以上四人皆臣所深知故敢
舉而告之於 陛下乞勅該部再加評品
或賜之謚號或錄其子孫使天下後世知聖朝
治化之隆人才之盛其於風化不爲無補

袁洪愈

薦王敬臣疏

孔子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所謂
君子儒者乃真也何也求諸已而不求諸人也
尚行而不尚言務實而不務虛也若求諸人而

不求諸已而言過于行各勝其實則爲小人儒矣小人則僞而已矣崇儒而不得其真是教天下以僞而已矣臣見長洲縣歲貢生員王敬臣自少閑詩禮之訓稍長習聖賢之學讀書必體之身心躬行必先乎孝弟親嚼飯以養其祖母罄妻裝以嫁其女弟族人貧乏者分空室以居之計饗殮以給之不自知其家之不足也門人受業者教之以思誠之學教之以孝弟之道惟恐人之不爲善也事親之禮巨細曲盡而無替於始終檢身之功夙夜匪懈而尤嚴於慎獨淹貫五經而講究不倦悉有衆善而容貌若愚和易而不流直諒而不亢紹伊洛之正派實聖世之真儒如敬臣者寧使之終困於流庶同腐於草木而已哉乞勅下行查如果臣言不謬或特行召見之禮或專授翰林之職必能敷陳道義贊襄謀猷所益于聖治豈淺淺哉此臣特以所灼見者言之耳天下之爲真儒者或不止此舉一人而諸臣皆知所舉矣

趙貞吉

求真儒疏

臣於本年四月二十一日伏覲

皇上軫

念元元早傷流離廼躬祀郊雩百官陪拜臣於時感激發憤退思時務但臣智慮短淺見聞寡陋不能一時備悉條列謹取其大者一事爲

陛下陳之臣所謂大事卽敷求真儒是也誠果求真儒也則天下之事自有任之者矣又何待於臣賣告也乎臣聞爲政在人雖有聖君

必資賢輔此古今不易之道也

陛下以

天縱之資撫中興之運汲汲求治十有七年於茲矣志匪不勤而未收丕應之功人匪不用而鮮獲得賢之效此其故何也蓋繇大小臣工罔懷報主因循偷安流風委靡股肱師保之義鬱而不明論道經邦之職曠而不修日久日浸無復奮揚之氣

陛下欲驅策此輩以赴于

勲華之域不其難乎若猶安守故常而不廣求真儒以爲之用臣恐聖心無時得慰也太平之

業無時得建也且聘徵之典乃

祖宗舊

章以至

列聖亦有令甲其在

英

宗朝嘗舉江西儒士吳與弼矣其在

憲

宗朝嘗徵廣東貢士陳憲章矣矧上帝篤生聖明應期御世真大有爲之君也則何爲而不生名世之臣與之相應相求也哉故曰雲必從龍風必從虎聖明旣作賢哲快覩乃今遲久而未有遇者無亦求之有未至也乎蓋文藝之科有司之式可以旁搜中才而難于坐致不召之士

也故必有涓濱傅巖之事而後足以當今日大有爲之運臣請以商周之事明之昔周之文王承累世之隆基嗣太王王季之盛德西土之君子當必滿朝而吊民混一之大業則必付于涓濱之釣叟商之高宗起于殷道方隆之日遺老故舊應必足用而鹽梅舟楫之寄必託諸傅巖之築夫當是之時二賢非有希合於世之願也殷周之制非別無取士之科也而二后則特超然爲格外之選二賢之旣得遭遇也則投竿釋

鍾位登台衡不崇朝而知大業之可定不下帶
而知正學之可明君臣相逢機動神交洋溢兩
間輝映萬代所謂惟非常之士建非常之功惟
非常之君能用非常之士也故不以文王高宗
之事望我 皇上者是上負聖明矣不以

呂望傳說待天下之士者是下誣豪傑矣

陛下若以二后爲敷求之式則何遠不動何
幽不應以二賢爲得人之準則何取不精何得
不真勞于求賢逸于得人得一人焉如呂望而

用之得一人焉如傳說而用之則何願不遂何
功不成語曰取長途者必策良駿善工事者先
操利器真儒者適治之良駿而平章之利器也
今歲月易遷群生之望治切矣 陛下何

難于此而不爲也且羣鳥落落不如一鶚具臣
翩翩不如一賢賢者之用于人國也以道事君
以正格物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以國家天下爲
一念是故陰陽未調水旱相仍則大臣憂之四
夷未賓軍務敝頽則大臣理之黎民流離府庫

空虛則大臣恤之風俗衰惡人才頗僻則大臣率之貪夫顯行酷吏未除則大臣治之百度未張萬方未和盜賊具興則大臣任之故曰適治之良駿而平章之利器也盛古哲王所以運天下之具如此今

陛下上嘉唐虞下樂商

周而治平之願尚未自慊者無乃具之未備歟豈陛下之意亦將謂世無斯人哉則燕齊之國尚有管樂炎劉之季亦生諸葛况乎魏魏盛朝中天而立薄海內外豈無一人抱王佐之才而處者乎

自劾

王守仁

自劾疏

臣聞之主聖則臣直上易知而下易治今

聖主在上澤壅而未宣怨積而不聞臣等曾無一言是甘爲容悅而上無以張主之聖下無以解百姓之惑也伏惟陛下神明英武

自居春宮萬姓仰德及登大寶四夷向風不幸

賊臣劉瑾竊美威柄流毒生靈潛謀僭逆幾危

郊社賴

祖宗上天之靈俾張永等早發

其奸

陛下奮雷霆之斷誅滅黨與剗滌

克穢復

祖宗之舊章吊黎元之疾苦任

賢修政與民更始天下莫不懽忻鼓舞謂

陛下固愛民之主而前此皆賊瑾之荼毒知

陛下固有爲之君而前此皆賊瑾之蒙

蔽日夜跂足延頸以望太平柰何積暴所加民
瘼未復餘烈所煽妖孽連興幾及二年愈肆愈

橫兵屯不解民困日深賊勢相連殆遍財匱糧
竭旦夕洶洶臣等備位大臣不能展一籌以紓
患害寬一縛以蘇倒懸撫心反已自知之罪莫
可究言至其暴揚於天下訾罵於道途而尤難
掩飾者大罪有三請自陳其畧以伏厥辜夫朝
以出政政以成事

陛下每月視朝朔望

之外不過一二豈不以臣等分職於下事苟無
廢不朝奚損乎然群臣百司願時一覩聖顏而
不獲則憂思徬徨漸以懈弛遠近之民遂疑

陛下不復念其困苦而日興怨懟四方盜賊亦謂陛下未嘗有意剪除而益猖獗夫昧爽臨朝不過頃刻陛下何憚而不爲所以若此則實繇臣等不能備言天下洶洶之情以悟陛下是其大罪一也

陛下日於後苑訓練兵事鼓噪之聲震駭城域豈不以寇盜未平思欲奮威講武乎然此本將卒之事兼非宮禁所宜况今前星未耀震位猶虛而乃勞力於掣肘耗氣於馳逐群臣惶惑兩宮憂危宗祀大本無急於是而臣等不能力勸

陛下蓄精養神以衍皇儲之慶思患預防以爲燕翼之謀是其大罪二也夫日近儒臣講論道德涵泳義理以培養本原開發志意則耳目日以聰明血氣日以和暢窮天地之化盡萬物之情優游泮渙以與古先神聖爲伍此亦天下之至樂矣陛下苟知此則將樂之終身而不能以須臾舍奚暇遊戲之娛乎今

陛下自卽位以來經筵之御未能四五而

悅心於騎射疲勞之事皆繇臣等不能備陳至樂以易 陛下之所好是其大罪三也

陛下有堯舜之資臣等不能導

陛下

下於三代而使

之民疾首感頰相告歸咎

懷憤若漢唐之君臣等死有餘罪矣伏願

陛下繼自今昧爽以視朝勵精而圖治端拱玄默以養天和正闕睢之風毓麟趾之祥日御經筵講求治道悅理義之悅心去遊宴之敗度正臣等不職之罪罷歸田里舉耆德宿望之賢

與共天職使天下曉然皆知

陛下憂憫

元元之本心繇臣等不能極言切諫以至於斯自茲以往務在休養生息無復有所騷擾躬修聖學以立天下之大本其餘習染以次洗刷則民生自遂若陽氣至而萬物春寇盜自消若白日出而魍魎滅上以承

祖宗之鴻休下

以垂子孫之統緒近以慰臣庶之憂惶遠以答四夷之觀向臣等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不勝激切顛隕待罪之至具疏上聞

黃體行

應詔陳言疏

頃者上天示戒災及寢宮

陛下憂惶深

用祇慎勅諭羣臣詔告天下敬天之心蔑以加矣然必懇懇於求言者蓋以變不自生惟人所召顧九重深邃非博采群言不能悉知大小臣工祇承德意誓竭忠誠以畝報稱於是大臣言焉繼而科道言焉捨民隱弗陳而指切

陛下之身者不謀同辭此非有所諱而故揚

陛下之過也亦非天下之民舉安而

陛下之身獨未盡理也蓋

陛下

身天下仰望其正與否實天下之治忽所關群

臣有言不歸諸

陛下之身又誰歸哉廼

今旬月不見舉行臣實愚昧不察謂何

陛下御極九年于茲五年以前逆瑾竊柄敢作亂階百姓惶惶懼無生路幸而國祚猶篤元惡成擒噫亦危矣然危而有持此可爲一幾也

陛下其能爲之乎六年以後逆瑾餘烈滋

熾未已蓋取於民者既窮則民不聊生勢無所歸自相率而入之盜一旦劉六劉七之徒挺身以出而亡命之人爭應之北關一呼聚盜成丘鼓星星之焰以燎南北之原者幾不可戢幸而國祚猶篤天兵壓境江神助順而賊舸隨風以飄噫亦危矣然危不終危又可爲之一幾也

陛下其能爲之乎方今川江餘黨猶未悉平而劇寇之受招者間或復叛正

陛下

兢業惕勵之時也不此之圖聽番僧義子邊軍

之屬遞相兒戲而皇店內市打毬錢無名之征胥此焉出而又信童豎數十人扈從聖駕潛出外市移時始入庶民之家有千金之子猶知自重其身而坐不垂堂况

陛下一身天地

祖宗之付託萬方黎庶之攸歸視彼千金之子輕重不侔何付童豎之手以自召不虞者乎卽今幸免所損已多此臣深爲

陛下惜也

此心既縱凡百就荒朝禮廢而不修宮寢䟽而不御威重損而不知儲位虛而不慮上天降臨

特示切身之戒

陛下始雖警悟而畢竟

受蔽雖有大臣科道部屬之言猶以爲賣亂聖
聽前有進者報而不行後有進者留而不報豈
不以群臣皆外人也勢隔情離任意投擲夫人
之情莫親於母子莫密於夫婦

仁壽坤

寧宮爲

陛下之親且密者也群臣之言

不足聽

兩宮之言獨不足聽乎臣本一

介儒生謬登甲第在

孝廟末年而竊祿

在

陛下初年而錄官其荷國之恩誠厚

矣始欲少效愚衷顧八十歲老母在堂賴以送
終理難許國逮今老母不幸無祿而猶顧戀蒙
耻不爲

陛下盡言此身雖存猶行尸也

伏望

陛下特清聖慮大回宸斷念今日

之天下皆祖宗勤勞之天下不可以或輕今日
之人民皆祖宗勤勞之人民不容以或易出畚
僧屏義子遣邊軍凡皇店內市打毬錢無益於
天下無補於生民而非君上當爲之事者一切
罷去撤行殿而深居以爲誕育皇儲之地息游

幸而早朝以杜潛移政柄之門召親王而入輔以絕奸邪窺伺之路如是則群臣之言次第舉行而
陛下之身正矣
陛下之身既正生民將有所恃以爲安川江餘黨聞之自將息然解散而劇寇之復叛者轉爲妥帖

陛下此時可以奠居而收永清之治矣借使不聽群臣之言仍蹈覆轍天下將來之事未可知也雖然君之於臣猶父之於子父或有過實子之責
陛下偶陷有過之地而臣尸素之

愆亦有不容遁者乞將臣放歸田里以答上天之譴萬萬無悔干冒天嚴不勝警懼悚慄之至
求退

王家屏

乞罷疏

臣聞漢臣汲黯有云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柰辱朝廷何每感斯言惕然內省竊自幸遭
遇
皇上明聖誠使朝政無缺帝德罔愆

卽將順不爲從諛緘默無嫌承意也乃頃者九
閣重閉五位深居宴安之毒是懷兢業之衷潛
替郊廟不饗而仁孝之念踈堂陛不交而君臣
之誼隔天災物害之警罔徹宸聰民生國計之
憂不關聖慮

皇上試省此心敬耶怠耶

於治道得耶失耶臣備員輔弼旣不能婉導密
規防君志未萌之欲又不能明諍顯諫扶乾坤
將壞之樞曠職鰥官又當退避所以逡巡未去
徒以被恩高厚毫髮靡酬庶幾殫竭愚忠漸次

匡正乃今數月之間請朝講不報請元旦受賀
不報請大計臨朝不報臣犬馬微誠不能感回
天意已可見於此矣至于升儲大典

九

廟之神靈共屬萬方之想望惟殷卽冊立之期
或可少待而豫教之舉委宜蚤圖科臣所言未
爲差謬

皇上卽惡其瀆擾報罷足矣甚

則罰俸足矣何至降調外任乎意旨一出遠近
驚疑使道路之猜議橫生宮闈之讒構交作其
於虧損聖德動搖國本非細故而巳也僭請寬

宥未賜允俞且復遷怒申救諸臣槩加譴謫臣誠不忍明主蒙拂諫之名清朝有橫施之罰部科罹無妄之罪宗社蓄不測之憂也循省虛庸終慙匡救若復依違保祿澳忍苟容正汲黯所謂從諛承意以陷主不義詒辱朝廷者耳死且有餘僂焉願乞聖恩亟賜罷歸俾全晚節臣無任感激祈懇之至

第二疏

頃因科臣李獻可等疏請豫教蒙旨降罰臣不揣輕鄙冒昧封還意事係宮闈不宜盛怒以損天親之愛言出臺省不宜峻斥以塞忠諫之門乃爲聖德慮爲國體慮非爲獻可一人也揭請寬原未蒙俞允方當退而補牘再瀝悃誠而科道諸臣申救獻可者若鍾羽正張棟陳尙象鄒德泳等又已得罪兩日之內嚴旨疊出或奪其俸或謫其官方一旨調南京又一旨調外任方一旨降邊方雜職又一旨削籍爲民以至孟養浩之廷杖一百則更慘矣雷霆橫擊風日妻陰

凡舉朝士紳遠方外吏見者無不喪氣聞者無不摧心誠不意聖哲之君有此舉動平明之世有此景光而原其釁端繇起則自臣揭救獻可始是臣惜愕愕之一士而反累濟濟之群英爭降罰之輕刑而反構放逐之重典善類之罪人清時之戾氣也用是自陳愚戇疏乞罷歸庶幾感悟宸衷消融聖怒霽然開霽赦宥諸臣使之復還舊官勉圖報稱則始雖因臣咸累罹無妄之災終乃以過見原獲自新之路臣雖退居壟畝尙可以一去謝諸臣耳何圖席藁累日未奉處分詢之同官乃知爲臣具揭伏奉

聖

旨謂臣希名不遂托疾故症正聞言怔悚負罪彌深竊念名非臣之所希實非臣之敢棄臣所希者期

皇上爲堯舜之主而臣爲堯舜

之臣此之爲名垂千載有餘榮故足希也若犯顏色觸忌諱抗爭僨事被譴罷歸此何名之可希乎必不希名將使臣身處尊官家享厚祿主德愆違而莫之救正刑政壞亂而罔克匡維此

可謂不希名之臣矣而國家將奚賴焉更使臣
棄名不顧將逢迎爲悅阿諛取容雖許敬宗李
林甫之奸佞無不可爲是九廟神靈所陰殛天
下萬世所唾罵也不但得罪于李獻可鐘羽正
諸臣而已豈當一日立于堯舜之朝哉伏望
皇上察臣戇愚本爲禍始將臣特賜罷免
以示首事之懲仍召還降謫諸臣以釋株連之
累庶善類無枉群情不搖臣感戴生成環草難
報臣無任戰悚待命之至

顧寬

閨閣

沈東妻張氏

乞代夫囚疏

臣夫沈東叨中嘉靖二十三年進士除授直隸
徽州府推官續蒙行取選授禮科給事中東猥
以愚昧之性冒妄建言誠當萬死荷蒙

皇上寬宥下獄待罪經今一十四載東上有老
親下無子女孤苦伶仃俯仰無奈止遺臣一身

寄居旅舍早暮力作女工以供口食艱難萬狀
度日如年臣夫之父今年八十有七衰病侵尋
風燭不定養生送死之具更無可託臣孳孳寡
妻顧此失彼欲歸以養舅則夫之餽粥無資欲
留以給夫則舅又旦夕待盡夫束纒囚之臣誠
不敢復顧私家切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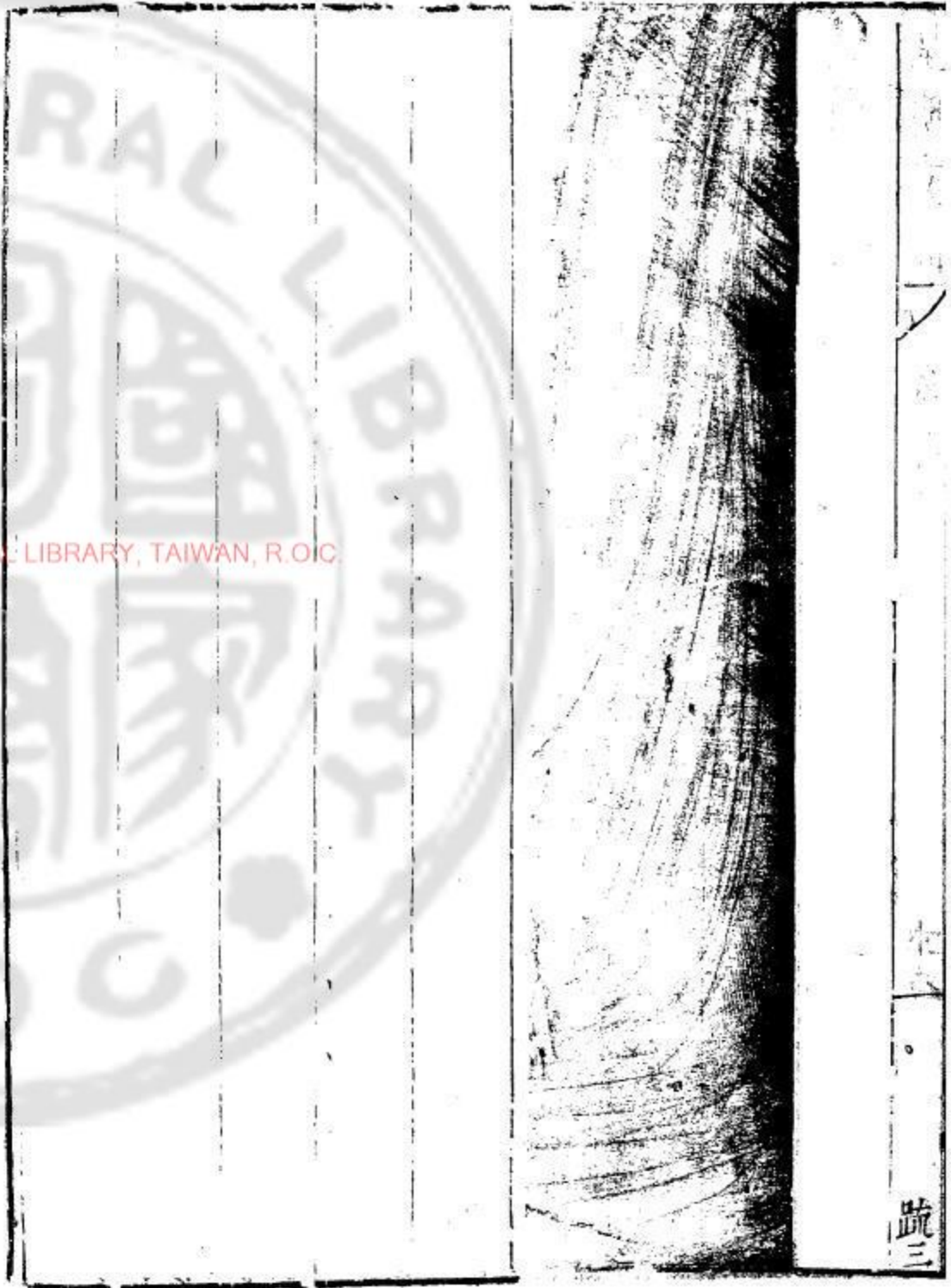
聖朝仁恩曠蕩庶

顛樂生豈臣一門窮苦顛連自遺覆載之外臣
每自念何惜一死所以忍苦苟延者誠望天地
有曲全之仁雨露無不被之澤也今臣舅已當
垂死之年臣夫未有再生之日臣願以身代夫
繫獄暫容臣夫送父年終仍又赴獄待罪庶使
臣夫得復見其父少伸父子之情臣以舅付託
於夫亦得全夫婦之義則臣舉家感戴天恩萬
代啣結圖報無窮矣

皇明文徵卷二十七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皇明文徵卷二十八

晉江何喬遠稗孝選

舉業

制義

縉紳

王鏊

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

論古之聖人除天下之大害成天下之大功夫
天生聖人所以爲世道計也周公撥亂世而反

之正其亦不得已而有爲者與孟子答公都子
之問而言及此意謂天下大亂之後必生聖人
之才商紂之世民之困極矣於是有周公出焉
武王旣作之於上周公則佐之於下彼其夷狄
亂華不有以兼之吾知其被髮而左衽矣周公
於是起而兼之而若奄國若飛廉皆在所兼兼
夷狄兼其害百姓者也鳥獸逼人不有以驅之
吾知其弱肉而強食矣周公於是起而驅之而
若虎豹若犀象皆在所驅驅猛獸驅其害百姓
者也是以夷狄之患旣除則四海永清無復亂
我華夏者矣猛獸之害旣消則天下大治無復
交於中國者矣天冠地履華夷之分截然人皆
曰百姓寧也而不知誰之功上恬下熙鳥獸之
類咸若人皆曰百姓寧也而不知誰之力吁周
公以人事而回氣化撥亂世而興大平其功之
大何如哉雖然此亦周公之不得已耳豈特禹
抑洪水孔子作春秋孟子闢楊墨爲不得已哉
蓋禹與周公不得已而有爲除天下之有害者

也孔子孟子不得已而有爲除後世之害者也然皆足以致治其功之在天下後世孰得而輕重之哉韓子曰孟子功不在禹下愚亦曰孟子之功不在周公下

李廷相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

聖人聞聖樂而學之誠感聖樂而嘆之至也夫自古帝王之樂惟韶爲盛也夫子一聞於齊學

之誠而嘆之至如此其真有所得也夫昔夫子道旣不得行於當時而猶轍環於列國也方其在齊也聞韶樂于一旦之頃而學之以三月之誠心醉乎聲容之表而歲月爲之幾更慕之者韶而契之者亦韶也神遊於鏗鏘之中而時序爲之屢變愛之者韶而習之者亦韶也斯時也一戛一擊若有以寫聖功之唯敘至樂甘於美味而天下無可好之物矣一搏一拊若有以挹帝舜之重華真樂飫於膏粱而外物無可投之

好矣豈復知所謂肉味也哉是以聞其事而感於心感於心而形諸嘆以爲鳳凰來儀而鳥獸率舞韶之樂吾固夙知其美矣然豈意其情文之脩一至此乎蓋得之於親炙之餘而後知想像者之非切也咸英而下可多得哉虞賓在位而永觀厥成韶之樂吾固久知其盛矣然豈意其美善之極一至是乎蓋得之於聞見之下而後知感慕者之非真也武濩而上可復見哉是何也蓋大舜之豐功盛烈與聖人相爲孚契而

聖人之精神心術與韶樂相爲流通此其一聞而學有得而嘆自不能已者矣抑古帝王之樂亦已多矣而夫子獨有取於韶者何耶無乃以舜之德既不藉於人爲而其得天下也又不假於征伐乎此所以盡善盡美而獨盛于古今也

唐順之

孔子聖之時也

大賢名至聖之所以爲聖者不外乎中而已蓋道之所貴者中也大賢於孔子而以聖之時名

之正以見其異於羣聖歟孟子願學孔子者也
其推尊之意以爲人至乎聖而止道至乎中而
止不觀伯夷伊尹柳下惠之偏孰知孔子之全
乎以孔子言之可仕可止可久可速所遇雖出
於殊途仕之止之久之速之其道則繇於一貫
若此者其蘊諸中也微妙不測非方體之所能
拘措諸用也充周不窮非形器之所能滯方其
止也速也疑於清矣而有或仕或久者在與時
屈伸經權並用未嘗不清而不倚於清也方其

仕也久也疑於和且任矣而有或止或速者存
隨時消息常變皆宜未嘗不任而不倚於任也
未嘗不和而不倚於和也不思而得從容於從
心不踰之境殆如太和元氣之運於四時矣不
勉而中默成於母固母我之域殆如太極全體
之妙於五行矣謂非聖之時者乎蓋行造其極
之謂聖道會其全之謂時聖可能也時爲難也
此孔子之聖所以爲至而非夷尹惠之所能及
也噫孟子亦善言德行者矣抑不特是也周子

曰孔子與天地參而四時同。邵子曰仲尼行無轍迹皆言其時也。亦不特諸儒稱之也。孔子自名亦曰無可無不可。雖不以聖之時自任而其實自有不容掩者。此固其心法之精之所在也。雖然學未至乎聖而遽欲爲其時。則心無所主。或反流於猖狂縱恣者矣。漢儒反經合道之論可鑒也。故時非聖人不能用也。

瞿景淳

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聖人論人臣之義。惟務自盡而不求其利也。夫人臣爲祿而仕者。非所以事君也。事求自盡而祿有不計焉。知此義者。可以事君矣。夫子之言亦以立人臣之防也。蓋曰君之使臣也。固以厚下爲深仁。而臣之事君也。則惟以奉公爲大節。人惟不明乎分義。而臣節始微矣。以予觀之。臣之事君。自一命而上。孰不有事之當爲者乎。是事也。所以熙帝之載也。存乎臣者也。亦孰不有食之當得者乎。是食也。所以恤臣之私也。存乎

君者也是必明乎內外之分而可貞之守每定於立朝之初嚴乎義利之辨而匪躬之節恒勵於策名之日小而爲服采之臣也其事雖小亦必有難盡者則必思任使之未稱而精白以承之翼翼焉惟懼事之或忝而已矣大而爲服休之臣也其事愈大尤必有難盡者則必思付託之未效而儼恪以圖之兢兢焉惟恐事之或曠而已矣上之求不負吾君也而非求以自利也雖曰君之詔祿因吾事以上下然吾懼食之浮

於人而不懼人之浮於食則亦靖恭爾位可矣而他又何知焉下之求不負所學也而非求以肥家也雖曰君之制食視吾事之繁簡然吾方以素餐爲恥而不以得祿爲幸則亦無曠庶官足矣而他又何計焉使事之不敬而惟食之急焉則其事君也亦惟利以事之而已矣臣道幾何而不忘也吁夫子言及所以勵天下之臣節者亦嚴矣哉

王錫爵

事君能致其身

李

人臣以身而效之君斯純臣之道也夫爲人臣者無以有已也委身事君而臣道其純矣謂非厚倫之一端也哉嘗謂人之一身君臣父子之倫屬焉方其未事乎君則身者父母之身也而所以事之者固當竭其力而無所懈及其既事乎君則身者君之身也而所以事之者尤當致其身而無所私何則君臣天下之大倫而純心以事君尤人臣之大義但知有身而不知有君

者固失其所爲臣雖知有君而猶知有身者要亦非純臣之道也乃若君子之厚於人倫者則不然仰觀於君則知君卽吾身之元首而忠於君者卽所以成其身也兢兢乎捐軀以赴之而未始乘之以自便之私俯觀於身則知身卽吾君之股肱而不有其身者乃所以不負其君也蹇蹇乎匪躬以承之而未始參之以內顧之念有所畏而不爲與有所利而爲之者皆自私其身者也吾勿敢也事係安危則以吾身之死生

當之而功之成與否不遑恤焉蓋社稷爲重則
吾身爲輕自委質之初而此身已爲國家有矣
尚肯爲營私之計乎有所諱而不言利而言之
者皆自私其身者也吾勿敢也事關君德則以
吾身之去就爭之而君之從與否不遑計焉蓋
綱常爲重則吾身爲輕自策名之始而此身已
置之若棄矣尚肯爲固寵之私乎爲天子調元
贊化則不敢私其身於內也凡爲啓沃爲贊襄
以自效其承弼之義者蓋有全軀自保之士所

不能爲而吾獨以身徇之者矣爲天子分猷宣
力則不敢私其身於外也凡爲奔走爲禦侮以
自盡其承宣之職者蓋有明哲保身之士所不
肯爲而吾獨以身試之者矣是何也養其身本
欲以有爲也居可爲之任則委此身於王室而
惟君之所任使焉耳修其身本欲以行義也有
不可逃之義則公其身於社稷而唯君之所進
退焉耳此之謂不先身而後君臣之道所以爲
純也向使一心以爲君又一心以保身則雖竭

力以事親而事君不忠且不得謂之孝矣學者可不勉哉雖然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門故仁不遺親義必急君夫道一而已矣成周之世使天下孝弟之士皆得升於有司正欲其移孝以爲忠也自世教下衰而忠孝亦爲二途是故應聘者甘心于絕裾陳情者貽譏于僞朝皆得罪于人倫者也必欲忠孝之合于一其復古者選士之科乎三代而降如趙文子以孝德出輔公族蓋有古之遺風焉而惜乎其不多見也嗚呼彼以曾參之學不足以事親如蘇張之說亦獨何如哉

楊起元

鳶飛戾天魚躍於淵言其上下察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中庸引言道體之各足而因以結其意焉夫鳶魚物也而道昭焉則道之近不遺而遠不禦固可識矣且夫道也者太極本然之妙也立天地

之大義生人物之散殊焉者也大莫載而小莫破固矣不觀之詩而益信乎詩有言鳶飛戾天魚躍于淵此非徒爲鳶魚咏也蓋言飛躍者性也鳶飛而魚躍者率其性也率性者道也于天而于淵者道咸在也因物性而知道體之神論道體而闡昭著之盛詩人善言道者也卽此觀之則語其始之所發端道其肇基於夫婦矣乎非近也夫婦亦天地之小者也一陰一陽立而道行乎其間矣此小之所以莫破也否則鳶魚之飛躍也孰爲之根抵耶要其終之所極致道其察于天地矣乎非遠也天地特夫婦之大者也一乾一坤立而道塞乎其間矣此大之所以莫載也否則上下之昭著者孰爲之樞紐耶吁是足以論道矣抑斯道也吾心之道也萬物皆備吾心有鳶魚也陰陽動靜吾心有夫婦也健順相承吾心有天地也道本自然心亦活潑而過求者失之也故徇生寂滅者紛如而道之費隱始爲天下裂矣然後知子之善立言也

李廷機

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聖人無毀譽而援民心之直以自信也夫毀譽非直也以直道之民而亦以直行焉斯聖人之自信者哉夫子有感也而言曰君子所以維持天下之人心者獨有是非之權而其究也乃有緣而爲毀譽則亦未嘗以天下之人揆之也丘

也竊自諒焉夫毀譽何自起哉自憎心勝者則有餘嫉而毀行矣吾之于人未嘗生一憎心也而誰毀焉自愛心勝者則有餘羨而譽行矣吾之于人未嘗生一愛心也而誰譽焉借曰有其譽之而一時之稱揚或見以爲溢美之詞則必有其試之而他日之豎立已有得于預卜之素吾益信吾之無譽也吾又益信吾之無毀也何也凡吾之所與天下相是非者不取決于已而取決于民乃今斯民何民哉是禹湯文武所臨

本
蒞之民也有敦龐之餘風者也是蕩平正直所
漸濡之民也有大公之遺意者也見一善翕然
而好之質諸三代直道之好不少改焉卽有作
好者出亦豈能以一人之偏愛掩天下之公是
乎而譽何爲也見一不善羣然而惡之質諸三
代直道之惡不少異焉卽有作惡者出亦豈能
以一人之私惡淆天下之公非乎而毀何爲也
蓋君子爲世道計卽使三代而不可復返也是
世道之變也吾猶將挽之于旣漓之日况斯民
而猶然三代也是世道之幸也吾何爲而自外
于大道之公吁此吾所以爲無毀譽也抑聖人
無毀譽其大者乃在春秋春秋所書褒善貶惡
賢賢黜不肖率奉直道以從事而聖人無心焉
此所以繼三代存人心爲萬世法也卽使得位
以賞罰天下詎能若是遠哉故夫子自言亦曰
志在春秋

制策

縉紳

練子寧

洪武十八年乙丑三月

皇帝制

曰朕稽古名世者惟敬事而畏人神趨事以歷知涉難以立志日運不息歲運無已雖在寢食未嘗忘其所以繇是大輔人君福臻黎庶所以名世者爲此也朕自代元統一華夷官遵古制律放舊章孜孜求賢數用弗當其有能者委以腹心面從而志異純德君子授以祿位

但能敷古於事束手中材下士廉恥無知身命弗顧造罪淵泉永不克已張君之惡若非真賢至聖亦莫不被其所惑若此無已柰何爲治爾諸文士雖在進學之秋未博乎庶典但能條陳可否則知利鈍旣承朕命悉乃心力志根名世在斯舉始必如朕言

臣對伏見

陛下發德音下明詔以得人

之難下詢草茅之陋其謀之不可謂不廣其求

之不可謂不切矣臣不知

陛下果能有

以聽之歟抑將少布衣疎賤之臣不足以與天下之大計姑有以試之歟雖然君以名求臣以實應之

陛下舉是名以問也臣敢不舉實以爲對也若夫好言以招禍觸諱以忘身則非臣之所敢恤也伏讀

聖策曰朕稽古

名世者惟敬事而畏人神趨事以歷知涉難以立志日運不息歲運不已雖在寢食未嘗忘其所以繇是大輔人君福臻黎庶所以名世者爲

策曰朕自代元統一華夷官遵古制律放舊章孜孜求賢數用弗當臣以爲

陛下以天

錫之資居表正之位卽位以來十有八載孜孜求賢以爲生民計日夜念此至熟也至於數用弗當雖臣亦疑之然而未敢遽爲

陛下

道也夫人君之道在於知人知人之職在於任事君有知人之明則臣有任事之實矣昔者臯陶之陳謨曰在知人文王之任宅俊曰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大抵人各有心不可測

度知人之難從古病之然古之聖人未嘗患其難而不以是爲先務也故唐虞之用人必敷奏以言而後明試以功必明試以功而後車服以庸未嘗輕易而授之也文王之於三宅也旣得其人以居常伯常任準人之任矣又儲其才以備常伯常任準人之選焉未嘗造次而任之也今

陛下孜孜求賢而數用弗當者無他焉亦察之不詳而用之太驟之過也伏觀陛下自頃歲以來誅戮姦回作新政治於是

紛然擢用天下之士以共成厥功或以聰明正直爲名或以孝悌力田爲選或以賢良方正爲科

陛下責望之意非不深也委任之意非不甚專也然而報國之效茫如搏風豈是數者之果不足以爲治哉亦徇其名而不求其實之故也是故古之用人者日夜思之必其人之足以當是任也然後以是任畀之而不疑今也不然以小善而遽進之以小過而遽戮之

陛下求賢之急雖孜孜而賢才不足以副

陛下之望者殆此也且夫天下之才生之
爲難成之爲尤難
陛下旣知生之成之

之難矣又豈忍以區區之小故而卽付於刀鋸
斧鉞之地哉昔漢武帝以英武之資而所用之
人或朝奏暮召少不如意則誅戮隨之故汲黯
有言曰以有限之才縱無窮之誅武帝曰不然
天下之才特患人君不能用之臣以爲武帝非
不能用之患在不能知之耳苟誠知之也大以
成其大小以成其小量其才而任之以官因其

能而授之以職果姦邪也則誅之戮之果庸劣
也則黜之退之又何忍於殺戮而後曰吾能用
天下之才也哉使武帝之計爲是是堯舜三代
之道爲不足法矣伏讀
聖策曰其有能

者委以腹心多面從而志異純德君子授以祿
位但能敷古於事束手中才下士廉恥無知身
命弗顧造罪淵泉永不克已張君之惡若非真
賢至聖亦莫不被其所惑若此無已奈何爲治
臣聞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才德

俱全謂之聖人才德俱亡謂之愚人才德俱全
固世之所罕矣臣竊觀自秦漢以來竊人主之
柄以成天下之禍者皆才勝德之小人也又豈
特面從而志異哉若夫純德君子但能敷古於
事束手者無他亦歷涉之不詳練習之不敷故
耳故三代之教八歲入小學而教之以禮樂射
御書數之文而後世有皓首不能周知其名數
者十五入大學而教之修己治人之道而後世
有浸齒而不躬行其萬一者此古之君子皆卓
然有爲而今之君子所以不及也臣伏觀

陛下升御以來興天下之學校育天下之賢
才亦云至矣然如教之之術尚有未盡故士之
成就者亦尚有所未至也臣願

陛下求

胡瑗之法立經義治事齋經義齋者各治一經
治事齋者各法一事如治民治兵水利算數之
類內自京邑外達府州縣各妙選其術之尤者
以爲學校之師而歲考其成績則成德之君子
不患其束手無措矣至於下士之徒無恥之輩

則臣所謂才德俱亡之謂也是故宜在擯棄之列矣

陛下能詳於其始則可略於其終能勞於其先則可逸於其後知人之道苟無其缺則施之職任各得其當又烏有柰何爲治之嘆哉

陛下之所以策臣者大略如此而於其末復命之曰爾諸文士雖在進學之秋未博乎庶典但能條陳可否則知利鈍此

陛下憐臣之愚而欲臣盡其說也又曰旣承朕命悉乃心力志根名世在斯舉始必如朕意此

陛下導臣之進而欲臣以古人自期也臣之所謂可否者前旣已陳之矣至於利鈍則非臣之所敢計也

陛下之欲臣以名世自期者臣則請服膺於敬事而畏人神之一語矣至於阿曲以求恩逢迎以徼寵不以責難陳善之道進乎

陛下曰必如朕意焉則非臣之所學也臣等荷

陛下生成之恩受陛下教育之德倘不以芻蕘之賤而棄臣則所謂欲得名世之臣者在

陛下教

之之有其方知之之盡其道爾愚陋之言無足
采者惟 陛下憫其拳拳之忠而有以教
之不勝幸甚臣謹對

林大欽

嘉靖十一年三月

皇帝制曰朕

惟人君奉天命以統億兆而爲之主必
先之以咸有樂生俾遂其安欲然後庶
幾盡父母斯民之任爲無愧焉夫民之
所安者所欲者必首之以衣與食使無

衣無食未免有凍餒死亡流離困苦之
害夫匪耕則何以取食弗蚕則何以資
衣斯二者亦王者之所念而憂者也今
也耕者無幾而食者衆蚕者甚稀而衣
者多又加以水旱蟲蝗之爲災遊惰冗
離之爲害邊有煙塵內有盜賊無怪乎
民受其殃而日甚一日者也固本朕不
類寡昧所致上不能參調化機下不能
作興治理實憂而且愧焉然時有今昔

權有通變不知何道可以致雨暘時若
災害不生百姓足食足衣力乎農而務
乎職順乎道而歸乎化子諸士明於理
識夫時蘊抱于內而有以資我者亦既
久矣當直陳所見所知備述於篇朕親
覽焉勿憚勿隱

臣對臣智識愚昧學術疎淺不足以奉

大問竊惟

陛下當亨泰之交撫盈成之

運天下皆已大治四海皆已無虞而乃拳拳于

百姓之未得所爲憂是豈非文王視民如傷之
心耶甚大美也然臣之所懼者

陛下負

聰明神智之資秉剛睿明聖之德舉天下之事
無足以難其爲者而微臣所計議復不能有所
補益于萬一

陛下豈能以其言爲未可

盡棄而有所取之耶

陛下臨朝策士凡

有幾矣異時莫不光揚其名聲寵綏其祿秩然
未聞天下之人有曰天子某日降某策問某事
因某策濟某功者是豈策士之言皆無可適於

用者耶抑亦其言或有可適於用而未暇採之耶是臣之所懼也臣方欲爲根極政要之說明切時務之論而不敢飾爲迂闊空虛無用之文以罔 陛下 陛下若以其言爲可信而不悉去之試以臣之策付之有司責其可行則臣終始之願畢焉如或言不適用則臣有瞽愚欺天之罪俯伏以待罪譴誠所甘心而不辭也臣伏讀 聖策有以見 陛下

拳拳以民生凍餒流離爲憂以足民衣食爲急

此誠至誠惻怛以患元元之念天下之所願少須臾無死以觀德化之成者然臣謂 陛下

下誠懷愛民之心而未得足食之道誠見百姓凍餒流離之形而未知百姓凍餒流離之實也 夫 陛下苟誠見夫百姓凍餒流離之實

則必思所以富足食之道未有人主忍見夫民之凍餒流離而不思所以救援之者未有人主救援夫民之凍餒流離而天下卒坐夫凍餒流離而不可救者也今夫匹夫之心可形于一家

千乘之心可形于一國何者以一家一國固吾慮也曾謂萬乘屬天下者有救援真切之誠而顧不效於天下者哉是臣所未信也臣觀

陛下臨朝凡十有餘年于此矣異時勸農蠲租之詔一下天下莫不延頸以望更生然而惠民之言不絕夫口而利民之實惠至今猶未見者臣是以妄論

陛下未見斯民凍餒流離之實未得足民衣食之道也臣聞之仁以政行政以誠舉王者富民非能家有其政而無其

心則天下將以我爲徒法徒法者化滯徒善者恩塞心法兼備此先王所以富足人之大略也臣觀史策見三代以後之能富民者于漢得一人焉曰文帝當秦亂干戈之後當時之民蓋日不暇給矣文帝視當時之坐于困寒者蓋甚於塗炭也育之以春風沐之以甘雨煦煦然與天下爲相休息之政而塗炭者衽席矣故後世稱富民者文帝配成康亦誠有以致之也然而文帝固非純王者竊王者之似焉猶足以稱尊

於後世而况夫誠於王者而顧有坐視天下於凍餒流離者竊謂今日

陛下憂民之日

不爲不切愛民之政不爲不行然臣所以敢謂

陛下於斯民之凍餒流離而未見其實

於足民之衣食而未得其道者竊恐

陛下

下有愛人之仁心而未能如王者之誠懼慙至

有愛人之仁政而未能如王者之詳悉光明臣

是以敢妄論

陛下而云云也然臣所望

仁政於

陛下者非欲盡變天下之俗也

非欲復井天下之田也亦曰宜時順情而爲之

制而不失先王之意爾臣請因聖策所及而條

對之

陛下策臣曰夫民匪耕則何以取

食弗蚕則何以資衣斯二者亦王者之所念而

憂者也今耕者無而食者衆蚕者稀而衣者多

又加之水旱蟲蝗之爲災遊惰冗雜之爲病邊

有煙塵內有盜賊何怪乎民受其殃日甚一日

也此見

陛下痛念生民之病深揆困乏

之本而極思所以拯救之也臣謂民之所以耕

蚕稀而日甚其殃者遊惰起之也冗雜病之也
若夫水旱蟲蝗之災則雖數之所不能無然君
人之憂不在焉何者恃吾耕蚕之具素修而無
所耕則雖有水旱蟲蝗而無所害臣聞有道之
國天不能災地不能阨夷狄盜賊不能困以恒
職修而本業固倉廩實而備禦先也臣聞立國
有三計有萬世不易之計有終歲應辦之計有
因時苟且之計萬世不易之計者大學所謂生
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者也故

王制三年耕則有一年之積例之有九年當有
三年之豫其終歲所入蓋足以自給而三年之
蓄恒可以豫待不虞如此者所謂天不能災地
不能阨夷狄盜賊不能困臣前所謂王者之政
陛下今日所方切求而欲勵行之者所

謂終歲應辦之計者蓋生財之道未甚周節財
之道未甚盡一歲之入僅足以供一歲之用其
平居無事猶未見其甚敝偶有凶荒盜賊之變
則未免厚歛重取以至於困敗而不能自振若

此者蓋素備不修因時權設漢唐宋以下治天下之大率而非吾

陛下之所以奉天理物而深厚國脉者其所謂因時苟且之計者蓋平時之用以斂散於民者頗無其度而取民惟畏其不多用財惟畏其不廣方其無事百姓已不能自給迨其有變則不可復爲之計矣此則制國無紀潰亂不時蓋昏亂衰世之政焉蓋臣前所謂起於遊惰病於冗雜之弊亦略有同於是陛下今所方欲改轍而易海內之觀

者臣謂今日遊惰之弊有二冗雜之弊有三此天下之所以長生於困乏而志士至今憤惋而嘆息者也其所謂遊惰之弊二者一曰遊民二曰異端遊民衆則力本者少異端盛則務農者稀夫民所以樂於遊惰者何也蓋起於不均不平之橫征病於豪強之兼併小民無所利於農也以爲逐藝而食猶可以爲苟且求全之計且夫均天下之田然後可以責天下之耕今夫里閭之小民剝於汙吏豪強者深矣散食於四方

者衆也大率計今天下之民具有田者一二而無田者常八九也以八九不耕之民坐食一二之粟其勢不得不困然而散一二有田者之業以爲八九自耕之養其勢未嘗不足議者病遊民之衆也或有逐商之說然臣以爲遊民之故本於不得已也而又無所變置而徒爲之逐臣懼夫商之不安於商也臣竊謂今日之弊源已深更化者當端其緒而緩理之理而無緒勢將驅力農之民而商而又將驅力商之民而盜也

天下爲盜國不可久其便莫若頒限田之法嚴兼併之禁而又擇循良仁愛惻怛之吏以撫勞之法定其世業禁以防其奸貪吏以時其安緝遊民其時歸乎若夫異端者蓋本無超俗利世之智而徒竊其減額逃刑之利不工不商不農不士以自便其身且其倡無父無君之教於天下將使流風之未可已焉此其爲害甚明故臣不待深辨然臣竊悼俗之方敝也禿首黃冠充斥道路珠宮瓊宇照耀雲漢此風未艾效慕者

多非所以令衆庶見也非以端風正紀之要體也故臣願

陛下嚴異端之禁斥道佛之說勅令此輩悉歸之農其有不如令者許有司罪治不赦蓋非崇力本之風抑且敦教化之道此臣拳拳所望於

陛下之至意也其所謂冗雜之弊三者一曰冗員二曰冗兵三曰冗費冗員之弊必汰冗費之弊必省三冗去而財裕矣夫聖人所以制祿以養天下之吏與兵者何也更有治人之明則食之也兵有敵人之勇

則食之也是其食之者以其明且勇也其或有不明不勇者則非耕不得食非蚕不得衣何者無事而祿亦先王之所儉也今天下之吏與兵何如也臣非欲盡天下之吏與兵而不祿之也臣徒見任州縣者固有軟罷不勝而坐祿者焉隸兵籍者固有老弱不勝而濫食者焉且入貲之途太多任子之官太衆簡稽之責不嚴練選之道有虧臣是以欲於此輩一澄且汰焉其所以去冗濫而寬民賜者不少也若夫冗費之弊

不能悉舉卽其大而著者論之後宮之燕賜不可不節也異端之奉不可太過也土木之役不可不裁也

陛下端身以率物節已而居儉其於三者固未可議焉然竊見天下之大民物之多九州四海之貢尺帛粒米之賦山林川澤之稅日夜合雜以輸太倉可謂盛矣而國計未甚充國用未甚足以爲必有所以耗之者矣且夫上之賦其下者以一而下之所以供夫上者常以十蓋道路之耗漕輓之費京師之一金

田野之百金也內府之百金民家之萬金也以百萬民家之資費之於一燕饗一賜予一供玩者何限臣故曰冗費在今日亦有未盡節者蓋臣聞之以天下所有之財賦爲天下人民之供養未有不足者特其有以冗而費之者則其勢將橫征極取天下不至於饑寒凍餒大敗極弊而不已臣讀史記見周文王方其受命之時地方不過百里而四方君長交至於其國其所以燕饗勞來之典不容終無然而當時百姓各足

饑寒不病故民誦之詩曰勉勉我王綱紀四方
蓋慶之也傳至於其子孫以八百國之財賦自
養一人宜其甚裕而無憂而民反流離困苦至
於黃鳥此邦之咏作焉臣於此見君人節已以
利人則易爲功廣費以厚歛則難爲力臣是以
拳拳以省冗費爲
陛下告也
陛下
下策臣曰固本朕不類寡昧所致上不能參調
化機下不能作興治理實憂而且愧焉此
陛下憂勤之言禹湯罪已之辭也然臣謂

卒

陛下非徒爲是言也須欲勵是行也夫天
子之言與士庶不同一或不徵天下玩之後雖
有美意善政人且駭疑不信
陛下往年
嘗有恤農之詔矣然而天下皆以爲
陛下
下之虛言何者誠見其言若是焉而未見其惠
也今
陛下復策臣若是焉臣以爲亦致
憂勤之實而已欲致憂勤之實須速行臣之言
然臣前所陳者皆因聖策所及條對要之所以
振弊利世之道猶有未盡於此臣請終之夫山

澤之利未盡懇則天下固有無田之憂今夫京師以東蔡鄧齊魯之間古稱富強國三代財賦多出於此漢唐以來名臣賢守其所以興田利而傳國用者溝洫封澮之迹猶存而今悉爲空虛茅葦之地此古人所謂地利猶有遺者而

陛下所使守此土者一切苟且應職而無能爲任此憂者此北人所以長坐仰給於東南小有凶荒不繼輒輾轉溝洫而不能自給以生者地利未盡也臣意陛下莫若嚴其守

令重選有力量才幹忠誠爲國之士使守其地而專一以興田利爲事朝廷寬其禁限聽其便宜而惟以此爲田利課則海內當有趙過者出焉不數十年之後則江北之田應與江南類可省江淮數百萬之財賦而舒北人饑寒凍餒之急一舉而利二焉大惠也陛下能斷而

行之大勇也或曰非不欲行也如東南異宜何臣請有以析之夫今日所謂空虛荒瘠無用之地者非向時所謂富貴而所托賴以興起之本

區乎昔以富實今以荒虛臣誠未喻其說亦曰
存夫人爾魏人許下之屯可見矣方棗祇爲屯
許之畫也嘗時亦誠見其落落難合洎其成也
操終賴之省粟數萬今天下之大又安知其無
能爲棗祇者乎臣是以願
陛下以此爲

田利課則山澤墾臣又聞之山澤不征市梁無
禁王者所以通天下矣公大同之制也自漢桑
弘羊以剝刻之術媚上而征權之法始詳歷代
因而不革大公之制未聞也然臣終以此爲後

世衰亂苟且之政今朝廷之取民茶有征酒有
榷山澤有租魚鹽有課自一草木以上之利莫
不悉籠而歸之公其取下悉矣夫上取下悉則
其勢窮夫獸窮則逐人窮則詐今
陛下

之民將詐矣司國議者非不知其勢之不可以
久也然而明知其弊而冒之者誠曰國家利權
之所在也臣以爲利不勝義義苟未安利之何
益况又有不利者在乎臣聞之王者所以總制
六合而正服民心張大國體者固在道德之厚

薄不問財賦之有無臣觀征利之說不出於豐
大之國恒出於衰亂之世纖纖然與民利者匹
夫之事也萬乘而下行匹夫之事則其國辱非
豐大之時所尚也 陛下何不曠然爲人
所難思大公之法去衰亂之政今天下之士爭
言曰惜哉漢唐宋不能舍匹夫之利以利人至
我 明天子然後能以天子之大體鎮服
民心焉 陛下何苦於此焉不爲也臣願

陛下息山林關市之征焉使大聖人所

作爲過於人萬萬也若夫悉推富民之術則平
糴之法不可不立也常平之倉不可不設也奢
侈之禁不可不嚴也凡若此者史冊之載可考
陛下可能舉而行之成典具在故臣不
必深論之也繇臣前所陳而言之均田也擇吏
也去冗也省費也繇臣後所陳而言之闢土也
薄征也通利也禁奢也田均而業厚吏良而俗
阜冗去而蠹除費省而用裕土闢而地廣征薄
而息寬利通而財流奢禁而富益入政立而制

備矣

陛下果能行臣之言又何憂於百姓之凍餒饑寒流離又何至有盜賊之警又何患夫不順夫道而歸乎化哉通變宜時之道其或悉備於此然臣以爲此數者皆不足爲

陛下之難所患人主不能清虛寡欲以爲寬民養物之要則雖有善政美令未暇及行蓋崇高富貴之地固易爲驕奢淫逸之所是故明主重內治也故古之賢王遐觀遠慮居尊而慮其危處富而懼其溢履滿而防其傾誠以定志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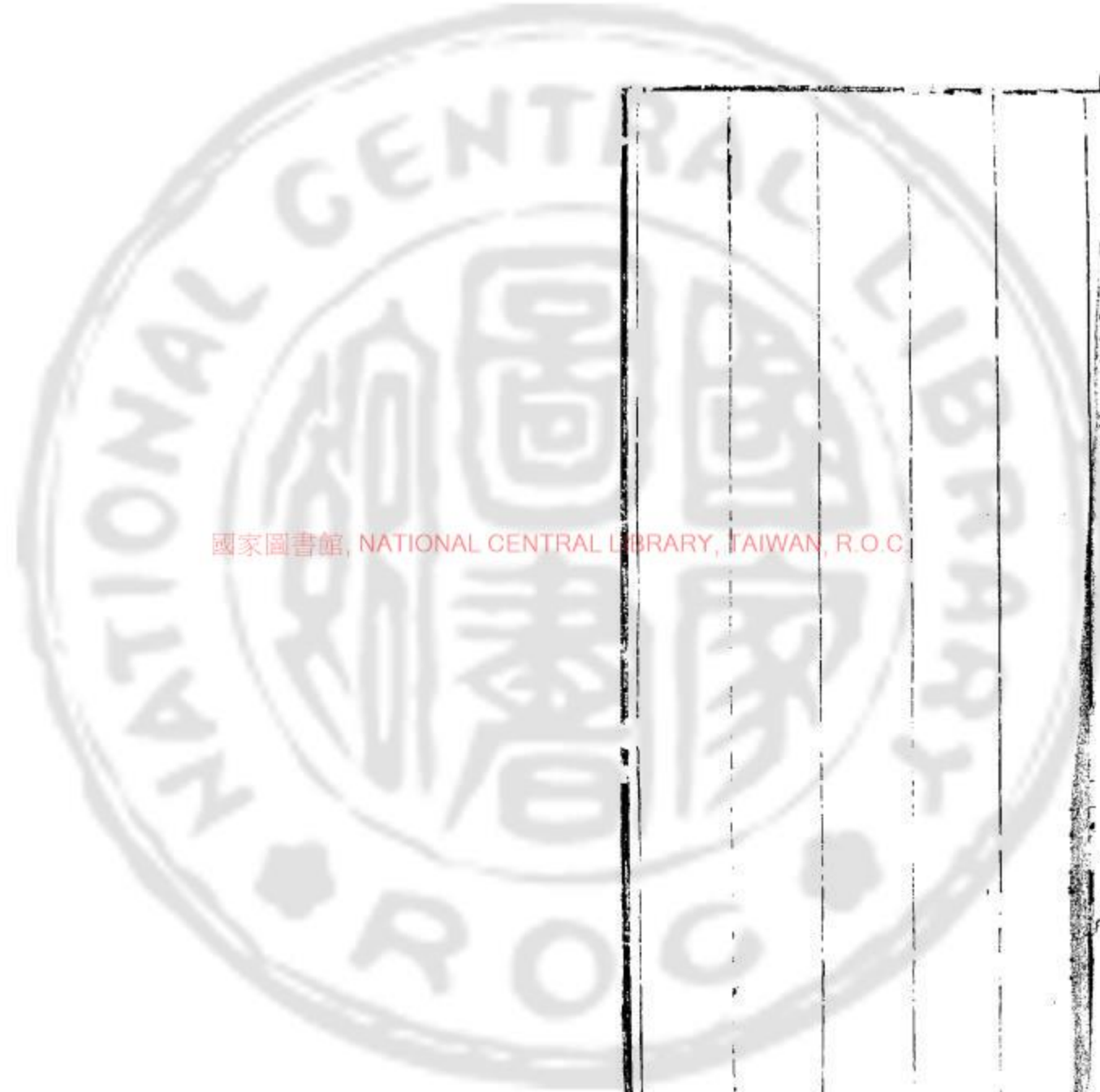
而節逸欲固寅畏而禁蔽邪也故堯日兢兢舜日業禹日孜孜湯日檢臣以爲數聖人固得治心之要矣臣嘗讀漢書見漢武帝之爲君方其臨軒策士奮志六經也雖三代之英主不能過焉洎其中年多欲一念不能自勝公孫弘桑弘羊張騫卜式文成五利之輩各乘其隙而售之卒使更變紛然天下坐是大患臣是以知人主一心不可使有所嗜好形於外少有沉溺爲禍必大故願

陛下靜虛恬慮以爲清心節欲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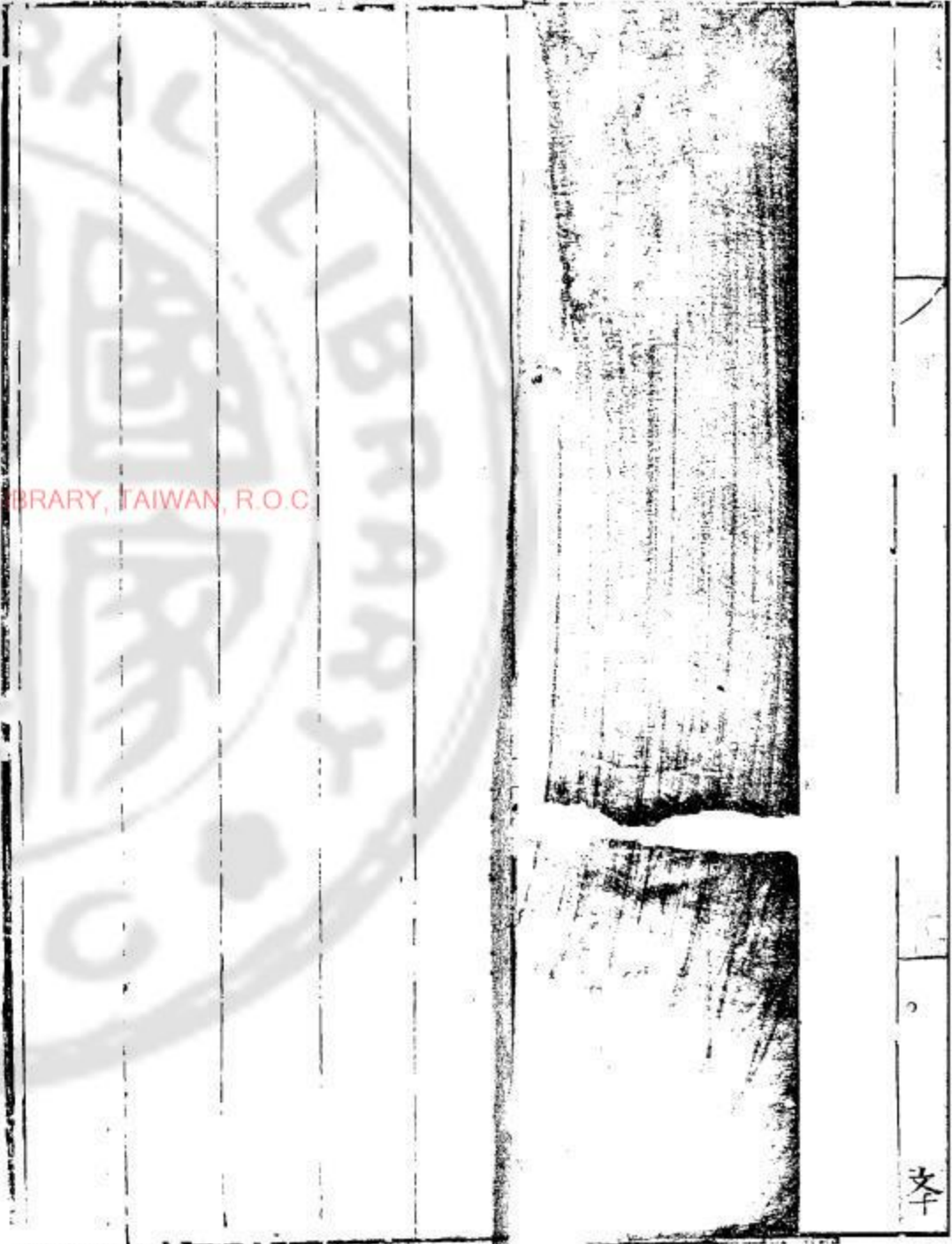
本母以深居無事而好逸母以海宇清平而事
遠夷母以物力豐實而興土木母以聰明英斷
而尚刑名母以財賦富盛而事奢侈母羨邪說
而惑神仙澄心正極省慮虛涵心澄則日明慮
省則日精精明之運旁燭無彊舉天下功業惟
吾所建者豈止以富民生足衣食而已哉臣始
以治弊治法爲 陛下告終以清心寡欲
爲 陛下勉蓋非有驚世絕俗之論以警
動 陛下然直意以爲 陛下之所

以策臣者蓋欲聞凱切時病之說故略取盡其
私憂過計之辭衷情所激誠不知其言之猶有
所憚亦不知其言之猶有所隱惟 陛下
寬其狂易諒其朴直而一賜覽之天下幸甚臣
謹對

皇明文徵卷二十八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文

皇明文徵卷二十九

晉江何喬遠穉孝選

頌

君臣

縉紳

王世貞

廣聖主得賢臣頌

有序

漢王子淵此頌成於宣帝時其槩言
聖主遇臣之艱賢臣遇主之不易一

且得之懽然交欣論說無疑鴻毛順
風巨魚大壑胡禁不止曷令不行太
平之責塞優游之望臻臣藉君而顯
君享臣之逸雖孟氏之急先務孫卿
之請布基何以易此第不原所繇得
之本與旣得之之用是以談業基微
而無真術究績雖宏而鮮雋味况彼
雜霸之朝僅庸覈能之輔而舉盛際
之事歸之殆猶其時眩神鳥之五章

而不審鵙雀之非德也敢廓其旨探
其原而嗣頌其辭曰

昔陶唐命南北正呂司地天而人輔缺焉乃登
媯氏於有鰥俾橐九有而司化權寔惟五佐以
胥後先赫乎述哉莫可擬測已成湯氏之開殷
紀也凡五進阿衡而五捐之忽合忽離是何后
臣之艱厥而托國之需遲耶迨武丁之徵說而
姬文之遇尚精誠貫徹虜幽夢遂超徒步而拜
卿相此所謂天作之合帝啓其衷萬姓籍以奠

安三靈寄而崇隆然我觀夫伊氏之爲佐也厥
人紀之肇修繇從諫而弗違儼明命之顧諟敬
恭洞乎神祇革夏政而撫九有實一德之所茂
綏說啓心而沃帝在慮善而動時監成憲以無
愆學古訓乃有獲粵丹書之示戒敬怠勝而類
凶吉此深宮之燕閒而四夷之所景式蓋孟氏
有言將大有爲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學焉而
後臣之夫是以卑而長爲天下尊今夫綱維紛
脞易畫也疆圉弱削易益也甲彫真瘦易飾也

禮弛樂廢易帥也其最艱者君不有其德而唯
臣之德臣不愛其心而君心之非之是格彼夫
高平之任術與博陽之濟寬雖櫛比其一支殊
未探乎大端營平折衝廣漢鉤距于黃中外稍
稱平恕趙堯等之司四時若畧法乎先王雖匈
奴崩角而孽已兆于椒房政若粲乎其外嫩而
精膏爍焉而內亡夫沛乎巨壑縱鱗翼乎鴻毛
順風龍變雲蒸焱附景從豈不快哉而披孽育
然必內滌百私外采庶忠泰之九二寧不曰上

下志同而其繇曰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是
以吉莫鉅乎渙小羣而危莫峻乎月幾望賢與
否其相遠敬怠類于毫芒當齒爪之未墮又何
異乎腑與腸夫豈唯其下者卽周公之赤舄而
非金縢幾不能保其終厥咎寧直成王嗚呼盛
哉亦可畏哉

武功

縉紳

宋濂

平江漢頌

有序

天命

皇上爲億兆生民主旌

麾所向悉臣悉庭初以一旅之師與
濠泗間遂撫淮南平江東攻浙東西
下之版圖所入方數千里定都江左
發政施仁戴白之叟垂髻之童涵泳
至化皞皞熙熙于時陳友諒據有江
漢之地僭居大號賊殺其主飭修蒙
衝虐驅烝黎如蹈水火不自度力又

集蜂蟻之衆直窺豫章三月不解

頌一

皇赫斯怒乃召群臣于庭而告之
曰陳虜不道屢敢予侮昔者蕩搖我
邊方侵軼我姑熟伺偵我金陵賴爾
一二臣隣之力攻而敗之予亦親覆
其穴巢中宵竄走假息武昌予不忍
追殲冀其悔禍以自逭於天刑癸卯
之夏乃復圍我豫章凶德無厭自取
殄滅此天亡之時天之明威予不敢

不順唯爾熊羆之臣不二心之士尚
弼予以成厥功群臣曰都於是右丞
臣達叅知政事臣遇春帳前親兵指
揮使臣國勝同知樞密院事臣永忠
臣通海備厥戎器簡厥師徒以俟七
月癸酉 上躬擐甲胄禡燾龍

江帥樓船數百蔽江而上陳虜大讐
解圍而逃丁亥與我師遇鄱陽湖之
康郎山戊子 上分舟師爲十

二屯命達遇春永忠突入虜陣呼聲
動天地矢鋒雨集砲聲雷鞠波濤起
立飛火照耀百里之內水色盡赤焚
溺死者一二萬流屍如蟻巳丑焚僞
平章舟刈戮餘二千辛卯復酣戰虜
將張定邊素號梟猛 上親禦
之將士皆死戰歷一二時遇春等左
右攻擊殺士卒無算張中矢百餘而
退潛保鞋山不敢吐氣我師亦據湖

口扼彼喉襟列柵南北江岸置大筏
中流水陸嚴戒以候其發八月虜食
盡遺舟五百艘掠糧都昌又爲我大
將所獲壬戌虜計窮冒死突出將上
趨九江 上命諸將一時俱合
大戰如戊子自辰達酉督戰益急友
諒中飛矢斃于舟中癸酉降其衆五
萬 上命釋之不戮一人凱歌
而旋舳艫相銜旌旗飛翻不疾不徐

委蛇而來萬姓懽迎俯伏道左山川
草木皆有喜色告廟飲至行賞論功
賜遇春田若干永忠田若干其餘將
士賚金繒有差臣稽在昔曹操治水
軍八十萬來攻孫權而周瑜黃蓋敗
之於赤壁符堅發長安戎卒六十餘
萬騎二十七萬以侵晉而謝玄謝石
敗之於淝水然赤壁不過一焚而走
淝水亦不過軍亂而奔初未嘗大戰

也史臣且書之以爲千古美譚矧今
湖口之捷血戰累日天地爲之晦冥
日月爲之無光山河爲之震蕩其神
功駿烈炳燿鏗鉤與天無極較之二
國未足多讓而歌詠不作非闕典歟
臣謹備著其事撰頌一通以流鴻績
於無窮以俟太史氏之采錄云其辭
曰

天眷有德實爲

哲皇肆其神畧以靖寇

攘義旌東指罔敢弗恭風烈虎嘯雲游龍驤長
淮旣歸江左攸屬浙之東西樹侯置牧乃建國
家以奠南服以懷中原以控西蜀蠢爾小醜敢
讐大邦集其兇頑鋒蝟斧螳輕涉我疆以跳以
跟亦旣剪刈僵骸覆江海齊六軍直傾其穴釋
而勿誅俾自懲刷闔胡不然復豕而啞翹其蟲
臂當我車轍

皇明震怒歷告在庭是決
不悛命將往征爾選舟師爾整甲兵漕爾糗糧
各罄爾誠搖光在中夷則之月禡牙江濱皇秉

巨鉞以誓以戒以速其發紀律精明颯火奮激
旗旄揚揚舳艫將將矛戈洸洸鎧胄明明載怒
載厲載飛載颺雄威所吞已無荆湘旣與虜逢
大呼衝擊藥騰藜駁星流火戟虐燄電奔巨轟
雷劈殺氣冥蒙不辨咫尺矢鋒所貫什伍聯聯
縱橫交紐命隕弗顛攢桅湊颿笥束蝟編流屍
塞川舟行弗前虜魄旣褫扶創而逸聚于湖奧
僅存喘息我方植柵江之南北火筏在流掩蔽
如翼越歷四旬飛走途窮將冒萬死以絕其衝

我師見之千觴如龍似兔之走如鷹之從酣戰
六時繇辰達酉僕姑一發殪此酋首貫睛及顙
仆若枯柳大憝旣除餘不能醜遁相告言我誠
不振我革我頑我歸至仁誰謂培塿可高嶙峋
再拜稽首來降來臣

皇曰俞哉汝俘予
受宥汝弗劉予汝父母汝凍予衣汝饑予哺昔
何昏迷今始撤葍奏凱而旋騎吹鬱搖形於樂
歌節以錫饒飲至于廟頒賞于朝帛堆其家肉
登其庖都人聚觀舉手加額或歌或謠有聲嘖

嘖于戈相尋匪一朝夕自今昇平可坐而策惟

皇神武動則克之群策盡屈四方式之
惟 皇寬慈降則釋之義聲動盪疇能敵
之惟 皇明斷遇事卽決洞見千里不隔

一髮所以征西成此駿烈小大畢朝孰敢肆孽
在昔赤壁泊平合淝事以幸集尚傳策書况茲
之功俊偉赫熹於古無讓可無咏詩臣雖微賤
文字是職對揚皇休并獻臣臆三代以還用仁

興國

皇宜遵行永作民極

劉基

平西蜀頌

并序

臣聞天命真主混一六合必先有以爲之驅除然後收拾以歸其籠自古及今同一揆矣是故冬寒之極必有陽春激湍之下必有深潭大亂之後必有大治理則然也元德旣衰九土糜沸鴟張狼顧之豪彌滿山澤萬姓魚喁無所籲告天乃命我

皇

帝肅將武威代伐不道故一伐而定荆湖再伐而舉全吳三伐而海甸廓清四伐而東粵南閩悉歸版圖於是肆伐中原拾宋掇秦掣趙拔燕兵鋒未至星聞先及神讐鬼慄匍匐俯伏玄菟青海崑崙大漠交趾錄耳之國罔不獻琛奉表稽首闕下無敢後者獨明昇竊據巴蜀雖遣使奉貢而去去僞號大臣皆請討之

皇帝

憐其父沒子幼數遣使招之不至乃命將帥師伐之洪武四年大軍破瞿唐殺其將某郡邑鎮戍望風送款昇乃率其官屬奉璽印詣軍門請降蓋自建國至是凡五年而天下一統何其易耶固知天命有在而群雄並起爲之驅除也臣基受恩深厚無能補報遙聞捷音懽喜踴躍未能自己謹撰平西蜀頌一首雖不足以贊揚

聖德萬一亦聯以寓葵藿向日之忱云爾其辭曰

惟彼蜀國開自蠶叢山川隔閼與華不通金牛啓道厥竅斯鑿岷峨巖峒始連井絡秦以之霸漢以之王諸葛用之震驚北方劍閣倚天瞿唐坼地仰不可攀俯不可眎蠢茲羗戎憑其險阻罔知天命大邦是距洸洸虎臣受命于征出師桓桓如雷如霆如雷如霆天子之威廟算先定鬼神莫違靈旗揮揮指山山摧羗人失魂慙若

死灰爰將其臣奉其版籍泥首軍門面縛銜壁
六軍奏凱聲動玄黃鯨童白叟蹈舞康莊四海
會同豐年穰穰慶雲甘露自天降祥臣拜稽首
受天之祐受天之祐
天子萬壽

王景

平雲南頌

并序

聖天子之御大歷服也維清緝熙載
敷武功盪攘群雄混一函宇於是偃
武脩文與民休息垂十餘年

皇帝若曰元綱解紐土宇瓜分朕奮
起淮甸鏖戰番陽江漢以清捲甲長
驅遂定中夏元君北跳秦漢吳蜀所
向風靡不十年而成大業雖天命有
歸皆師武臣之畧也維雲南一隅獨
阻聲教卿謂如何僉曰雲南塹山墉
壑狼子野心聚螫挺獸况把匝刺瓦
爾密爲元臣子罔知天命宜其無嚮
化心若以天兵臨之彼惡能敵

帝曰俞哉乃命潁川侯臣傅某西
平侯臣沐某永昌侯臣藍某將鷹揚
虎校之士三十餘萬聲罪致討樓船
蔽江旌旗亘天星流電邁分道並進
大軍繇貴廣軼普定下牂牁深踐不
毛奇軍繇羅佐關擊烏撒攻可渡河
大會于曲靖疾若風雨所向克捷元
兵蜂屯蟻聚毋敢抗我師者先是下
令曰若至曲靖便可輕騎長驅未至

十里許大霧元司徒荅里麻拒烏白
江爲陣未成列我師泗水以濟徑前
奮擊其陣遂亂達里麻陷于淖生擒
之殺將士若干人元兵大奔遂分兵
逆可渡河望風席捲梁王把匝刺瓦
爾密棄城遯至晉寧率妻子死之雲
南平自出師至是凡百餘日得府州
縣若干戶若干馬牛軍實無筭三帥
承制建官大軍鎮焉遂下大理拔金

齒凡雲南故壤皆郡縣矣明年遣使
降車里降緬降八百咸以壤奠貢洪
惟天兵不浹十辰拓地萬里爾南
諸夷悉臣悉妾何成功之速哉蓋

天子文武神聖徯來望切而有三
帥善長駕遠馭也上自漢唐以迄于
元羈縻而已乃今與內地等功高千
古信乎王者之無外也又明年班師
振旅獻俘授馘定功行賞封傳某爲

穎國公諸將以下進爵有差於乎古
之有盛德大功必形諸歌頌皇風興
大雅作草茅微臣不敢多讓謹稽首
頓首而爲頌曰

皇明御天統有萬方際天蟠穹武功煌煌三光
耀靈海宇聿清叶氣嘉生蒸爲太平蠢茲蠻方
稔藏奸兇恇恇穰穰以褻天常乾坤之量海嶽
是包彼昏而狂誕敢叫呶

皇赫斯怒爰

整元戎吉日載戒車攻馬同於鑠王師赫赫桓

桓天討是將震懾百蠻兵無畱行勢若震霆日
星晦霧江海沸騰鷹揚曲靖俘彼統酋征靡所
指載揚天休戰不貪殺殺不却降斥原䟽旆以
迄用康大憇聿逋筐玄筐黃拓禹之跡維周職
方表方建官棋布星分仡仡大城以奠其民封
豕脩蛇以變以化昔也猘猱今爲騶虞載駟載
伐戈鋌不腥南金象齒罔敢弗庭凡此南功三
帥僉同維一乃心上毘 帝聰大烈之龐超漢
軼唐風雲胥慶天地開張會朝清明聖化基之
萬國一統坐而釐之草茅微臣作此頌焉武功
告成於萬斯年

楊榮

平安南頌 有序

皇天眷命于大明開千萬世太平之
鴻業 太祖高皇帝龍飛淮甸

順天應人掃清六合凡際天薄海大
小蠻夷之國罔不臣服歲時貢獻雜
遯後先無有少懈自歷代以來土地

之廣幅員之長未有若今日之盛者也我 皇上既嗣大統奉若天

道率繇舊章臣民守職夙夜惟寅而海外諸蕃暨諸僻遠之邦素未入中國者亦莫不梯山航海稽顙扶服奉表獻方物以得瞻覲天朝爲喜幸是盖遠人向慕之誠寔繇 皇上

懷柔之有其道也邇者安南賊人黎季犛及子蒼濟惡不才滅絕倫理欺

天罔聖久蓄禍心肆虎狼吞噬之暴興狐鼠狡黠之謀賊殺其主侵我邊境以逞兇劫奪占城要取其貢賦僭稱大號毒痛其生民奸宄日滋冥頑益甚朝臣屢請加兵致討 皇

上尚念無知遣使諭以禍福俾其自新而賊怙終不悛復上表欺誑請迎陳氏孫嘗避禍來京者歸立之

皇上信之不疑遣送還本國而賊

乃伏兵於途要而殺之事聞

皇上召廷臣論之曰今四方寧靖無事干戈惟茲安南小醜以蕞爾之地恃其險遠敢逞凶逆其可置之度外乎群臣咸進言曰悖逆不道國有常憲此而不誅何以警衆於是不得已告於神明命疋夷將軍率偏師往討其罪師行

皇上乃載謀載惟躬詣龍江禱纛而遣之授以神謀睿

筭仍戒其毋妄殺無辜毋毀人墳墓廬室毋剽掠子女財帛曾未數月師駐鄰疆不疾不徐紀律嚴明甲冑精飭旌旗炫燿鉦鼓有節諸將士感恩慕義人懷敵愾之心奮迅鼓勇徑繇坡壘破鷄翎飛渡富良江直擣東都遂平西都而賊黨卽時殄滅所過秋毫不犯市肆不易百姓引領望風來歸者日以萬計將臣乃敷宣恩意拯

其焚溺釋其脇從遍求陳氏子孫立
之已無遺類國中官吏耆老咸詣軍
門請復古郡縣以隸中國設官兼治
庶幾咸沐 聖朝清化以脫遐荒夷
狄之陋俗以永永福其子孫於無窮
也捷音入奏 皇上一從所請
以其地爲郡縣設官兼理詔爲陳氏
立祠設官典祀悉除苛虐用其才良
而廩其無告者中外聞之莫不懽欣

鼓舞以爲

皇上恢弘基業之

功光昭於

祖宗而安輯黎庶

之恩徧及於天下也臣榮備員禁掖
欣覩盛事謹拜手稽首而獻頌曰

於皇

太祖統一萬邦普天率土來廷來

王歲時貢獻厥篚相望如彼葵藿傾心太陽赫
赫 嘉祥端拱而治嘉祥屢臻靈物畢至文武將
相視同一體龍興雲從風行草靡南平江漢北
定朔方中原晏然以耕以桑閩浙蜀越悉歸版

章定鼎金陵既盛而昌我

皇繼統一遵

頌一

成憲敬天勤民登庸俊彥信賞必罰殫惡彰善
皞皞熙熙恭已南面萬里邈遠如覲目前幽側
荒僻無不燭焉聰明神聖廣運如天無微不被
無鬱不宣蠢茲南夷肆逞悖逆詭詐萬狀罔知
紀極在廷臣庶請加誅殛以振皇威以靖遠域

皇帝曰吁藐焉狂獠敢肆凶頑自致天
討乃命大將以遏凶暴以整我師以控蠻島鎧
仗煌煌旗旄央央鉦鼓喧鑄師律而臧涉彼鉅

海鯨波不揚平躋險阻虎豹遁藏嗟爾蠻夷叢
爾土壤蜂蟻之衆狐貉之黨潛形穴巢孰使狂
罔天戈一麾鬼虺膽喪

帝戒將臣神武

不殺殲厥渠魁下人可活我師我旅毋饑毋渴
絲絲翼翼其何能遏

帝戒將臣奮揚威

武相其原隰窾入其阻旄倪毋辜載用輯撫雖
云遐荒我疆我土將臣所至悉諭聖恩振揚威
武雷擊電奔逆豎潛伏殲拔厥根以解倒懸以
雪陳寃

帝謂將臣爾訪陳氏厥胤伊何求

立續嗣咨詢陪臣曰無餘裔國人盡傷歎歔怨
詈 帝曰吁哉惟彼南人雖在蠻貊同乎大
鈞棄而弗理禍亂彌臻滌瑕蕩穢紀綱維新邦
之耆老咸詣轅門請置郡邑維屏維藩教以忠
孝俾知彝倫耕食鑿飲同我夏人邦人有言荷
戈執戟昏迷弗恭妖狐所惑今見王師如拯焚
溺輸誠歸向剗磔洗滌邦人有言聚嘯跳踉獠
犬所制莫知其方今覲義旗正正堂堂引拔崖
石置之康莊扶携涕泣指誓天日銷兵歸田裂

幟入室祛其狠暴以倣質實世世臣妾永保寧
謐將臣撫循以寬以勤征夫鼓舞行旅懽忻歸
牛休馬喜動風雲萬姓咸曰吾 皇至仁

捷書入奏大賚勲庸功逾銅柱勒碑崇崇凡在
戎行咸預顯融莫不稽首惟 皇之功惟

皇之功克紹

太祖惟

皇之基超

軼前古惟 皇之德上侔堯禹於萬斯年
作民父母

鄒緝

清邊頌 有序

頌一

伏惟 皇帝陛下以天錫勇智
之資紹嗣 太祖高皇帝之統
緒克勤克慎懷保小民外暨四夷咸
加惠撫威德所至無遠不服獨北邊
殘胡遺孽未底寧順往者阿魯台梗
化弗庭 皇上親御六師以討
之繇是款塞稱臣惟瓦剌三酋昔受
封爵于朝爲邊疆之臣而乃背恩棄

信阻兵構逆寇掠邊境

皇上

以爲此叛命之臣不可以不討也復
選將命師親駕往征之六月進至撒
里却兒之地與戰擊走之追至上刺
河虜酋大集其衆據險以拒我師勇
銳齊發左右奮擊大破之追奔逐北
虜乘夜遁走漠北遂清乃班師而還
至飲馬河阿魯台遣其酋長來朝

上撫以恩信慰而遣之六月振

凱還北京臣緝不勝慶幸謹撰永樂

清邊頌一篇拜手稽首以進其辭曰

聖王在御四夷咸附悉享悉臣孰敢違忤天之
所覆地之所承殊方絕域莫不來庭蠢茲醜虜
包有遺枿煦沫涵恩以長以息惟

皇之

德懷附以仁錫之封爵俾長其人大漠之墟窮
陰之野息養蓄滋以有羊馬乃逞其兇乃肆其
奸驕欲是爲因構兵端同類相讐遏我來附掠
境盜邊以啓

皇怒

皇帝曰吁曷

不可治宜飭六師往伐殛之乃修我戈乃整我
旅乃奮我謀乃振我武旗燾旄鉞連屬後先縱
金伐鼓震盪山川北出興和直指沙漠虎旅長
驅聲震窮朔進抵其巢索虜震驚百萬之衆如
雷如霆如熊如羆莫不齊奮電掣颺馳川嶽變
眩天戈所指孰有不摧旣殲其衆亦殞其魁遏
彼大酋剪其遺孽投石糜穀振枯隕葉陰山瀚
海所向無堅順附則全違忤則顛旣剗旣除旣
彌群醜盪剔腥膻踈遠斥埃旋師飲馬撫納降

胡綏之懷之其來塞塗凱入居庸萬民呼忭饒
吹高喧懽騰交旬邊塵絕息 皇心攸寧飲至
策勲賞賚兼行爾侯爾伯錫爵進秩爾將爾吏
咸加優卹 皇曰汝士惟予汝功嗟汝勞
瘁其休汝躬無功不酬無功不錄凡在于行悉
蒙優渥群方九有同仰大明無小無大各遂生
成乾端坤倪清夷軒豁異域殊邦悉從包括聖
功既遠聖德益昭霈澤旁施上齊軒堯選賢任
能置在左右同享太平以期永久三邊靜謐烽

燧不傳於皇聖世惟億萬年

梁潛

平胡頌 有身

於惟

太祖高皇帝毆除胡虜

以肇造有邦

皇帝陛下繼承

大統制作之盛侔乎唐虞而宏謨遠
畧高出萬古既南伐交趾郡縣其地
而凡天地覆載之內梯航所及奉琛
效贄惟恐有後獨茲元孽逃遁漠北

罔知天命敢拒王師萬邦有位莫不
憤然於是 皇帝念惟

太祖高皇帝之緒與社稷之故告于
天地類于百神迺永樂八年二月丁
未躬秉步鉞赫然往征鸞輿啓行不
疾不徐連營千里戈甲鮮明丹旗玄
纛飛揚掩藹而 皇帝勞撫將

士慈仁浹洽志慮純一上與天通士
有饑渴天降瑞雪地湧甘泉上下和

同神人胥助道無雷行五月己卯進
轅臚胸河直搗殺胡山一戰而本雅
失里敗走僅以身免還蹴阿魯台之
衆于靜虜鎮將勇士奮橫挑疾擊大
敗其衆殺獲無筭於是邊塵清肅海
徼寧晏懽聲勝氣振蕩遐荒遂封表
山川飛詔兩京卽命班師旣還北都
獻俘 郊廟論功行賞內外遠邇無
不忻躍臣惟三代以前聖帝明王所

以綏寧中夏者如黃帝之誅蚩尤大
禹之征有苗成湯之滅昆吾文王之
伐昆夷宣王之逐玁狁惟其有曠古
之殊勲故能建無窮之基業也降自
漢唐至宋之季中國夷狄之禍甚矣
而元以夷狄遂主中夏自天地以來
未嘗有也仰惟
太祖皇帝擴
清拯溺之功如造化之開闢而
陛下繼述統承綏懷開拓神功聖

德巍巍煌煌蟠天極地誠與黃帝大
禹成湯文宣異世而同符者矣於乎
盛哉大禹之前雅頌闕紀而商周之
詩所以歌詠湯與文宣者皆協之律
呂播之金石告之神明煥然輝耀以
垂不朽臣忝職詞林覩茲盛美其何
敢默謹再拜稽首而獻辭曰

於皇聖武桓桓其威聲教所暨孰敢不來蠢茲
殘胡假息邊陲綏之懷之黠狡傲嬉
帝

弗時誅往命招携乃戢使臣慢狠益滋人懷憤
疾天降之苗惟

帝奉天其孰敢違將臣

相臣百萬其師煌煌鸞輿央央龍旂自都及郊
春陽載遲萬營連屯萬騎雲馳浩浩龍沙野曠
無涯

帝來至此轅門晝開金戈黃鉞爛

其有輝六和敦弓七札明犀貝冑朱綬晶熒燦
璫號令嚴肅進止以時旣鑠臚胸鼓行疾馳遂
搗殺胡霆行電飛六軍一呼兔窮穴披馘之連
連繫之纍纍旣殄其渠釋其憊羸蛇虺所都俄
頃清夷陰風颯爽倏變和曦還蹴狂獍剖之磔
之火旗機發灼之燔之六軍益張窮迹往追

帝曰止矣衆其還歸封于山川告于神祇

飛詔兩都暨于遐夷鼓鉦闐闐和鸞孔嘉凱歌
布道鏡簫載吹獻俘 太廟賞行賚施萬邦來
賀惟

帝受禧凡此大功

帝實圖

之神筭雄畧開闔化機奮揚蹈厲孰測端倪

帝撫將士察其饑寒饑則予食寒與之衣

病載後車賜之藥醫道行苦渴水潛于谿天降

瑞雪泉湧于坻凡

帝所作天寔相之爰

自漢唐暨宋之季犬豕縱橫中國感卑五百餘
年孰不憤咨惟我

太祖旣除旣治肇造

綱常拯民旣墜惟

帝紹統功德愈偉黃

帝大禹商周之際推古較今罔有或二酌功百
王雪耻萬世施于子孫永永是賴小臣稽首敢
獻歌吹垂于將來蟠極天地

程敏政

平逆頌

有序

天順辛巳秋虜酋孛來擁衆寇迤西

上命懷寧伯鏜帥師禦之而

以兵部尚書昂節制其軍先是昭武

伯欽及其黨以靖難功權傾中外

上稍裁抑之遂蓄異圖時七月

二日出師欽約其兄都督鐸從兄都

督鏞弟都指揮鉉謀入內爲亂推其

黨之黠者爲謀主而以其部所典禁

兵及其仲父宦者吉祥爲內援并結

領一
番將都督伯顏也先等數十人以樹
黨是日都指揮完者禿亮詣長安門
告變夜二鼓宮中聞變詔侍直中官
執吉祥以俟天曙漏下四鼓舉兵犯
闕合番漢人五百騎直抵禁門雷鼓
大振搥殺錦衣指揮遂杲擊翰林院
學士賢傷首并執吏部尚書翱於東
朝房邸鐸帥數騎而西殺左都御史
深斲傷廣寧伯安時禁門未啓欽督

其黨縱火焚東西皇城門及東華門
朝臣悸散莫知所出達曉王師始集
詔會昌伯繼宗將之鎧督軍先登恭
順侯瑾及諸將臣分道逆擊昂以精
兵殿之首尾聯絡旗鼓相望欽退屯
東華門鑾以衆接戰王師銳甚賊衆
披靡自辰至午敗鑾斬之欽中流矢
創甚振策以馳適瑾將五六騎出覘
卒與欽遇衆寡不敵力戰死之還駐

東大市街相拒至酉鉉以百餘騎往
來馳突者三王師環結不動自相枕
藉鏜令執潰者斬以徇責戰益急發
神臂弓射之追斬鉉欽益懼使百餘
騎還攻朝陽門不克諸軍進薄其衆
大破之鐸爲亂兵所殺欽入其家溺
智井中其黨伯顏也先等縋城以遁
遣兵追之皆被獲是晚 乘輿出
御午門朝百官詔下吉祥及伯顏也

先等於御史獄皆伏誅仍以鐸棄市
而磔欽屍籍其家以賚將士餘黨並
落職流嶺南旌死節功封瑾梁國公
謚忠壯贈深少保謚忠愍論功行賞
加繼宗太保安太子太傅賢翽昂並
以本官兼太子少保鏜贈爵徹侯而
進完者禿亮爲都督餘將士加官進
爵有差明日下詔暴罪於中外嗚呼
不測之虞起於一旦若此伏惟

皇上聖德神武荷天地廟社之休不
旋踵而醜類殄滅宮闕肅清稽古考
經宜有紀述臣誠不佞謹撰乎逆頌
一首雖不敢上備尚書故實亦少見
愛君尊主不能自己之誠于萬一云

爾

煌煌大明五葉嗣承爰及我后奉天中興旣脩
旣攘內外時又有孽其間欲梗予治蠢茲吉祥
實維寺人中懷孔姦曹騰之孫假子曰欽開國

昭武手提禁兵孰敢予侮後惡其驕曰爾永圖
欽乃蓄異萃彼逃逋中構吉祥以逞無賴以效
阿瞞而力弗逮孟秋旣朔熒惑在熒伺間而舉
厥聲喧喧燔我闕門戕我朝士喋血東西金吾
御史惟相惟將臣賢臣安如唐衡度被斫被殘
飛變夜聞 后赫斯怒曰爾繼宗元舅元輔
往暨爾鎗用整厥師爾瑾先驅爾昂殿之靖此
狡童惟爾之績爾維弗績罪弗爾釋衆奮其武
如罷如熊大旗翻翻礮聲震空賊鋒始交逆陣

而闕瑾喪其元人百其勇再鼓以進群醜遂奔
乃馘乃俘奏功轅門爾技斯窮如醉罔省反走
厥家授首智井鸚徒獍隊不日成禽天開日舒
青銷沴沉

后御午門告爾大眾罔治脅
從無怖無恐吉祥就磔欽首懸竿藁街闐闐都
人快觀乃瀦其居乃殄厥世爾族爾媼投屏四
裔籍錄所入有帛有金爰犒我士凱歌謳吟恤
忠褒功
后有明詔公侯公孤有券有誥
群臣稽首我
后永貞大憝既平聖武乃

成我
后曰咨惟天之祚將帥之力祖考
之祐允顯聖德巍巍難名告功萬世敢揚頌聲

楊一清

平西夏頌 有序

正德五年庚午夏四月寧夏賊臣何
錦周昂丁廣挾宗室寘鏞以叛戕殺
鎮巡重臣傳偽檄召調各路兵馬偽
鑄印章拜封其黨僭稱大將軍都統
總管名秩且以誅賊瑾為名刻期將

渡河關中震動

皇帝下群臣

議以真鍇大逆不道罪在不赦乃祇告宗廟削其屬籍命涇陽伯臣英率京營兵三萬討之

帝若曰御

用監太監張永宜往總督予師致仕右都御史楊一清宜起提督戎務以賞罰用命不用命以便宜從事朕不忍百姓橫罹鋒刃誅止首惡凡脅從者皆原之永拜稽受命賜關防金瓜

鋼劍各一并勅符旗牌以行臣一清在江南聞命兼程而往維時先聲所動不怒而威守臣聞之曰方隅有變吾儕弗力而以煩王師可乎乃相戒誓約期進勦遊擊將軍仇鉞爲內應遂手刃周昂執真鍇父子械繫之又執何錦丁廣於外并誅其黨捷聞

聖心惻然不欲究武召涇陽伯臣英以其兵還勅臣永臣一清往撫諭

用寧其人六月至靈州先是逆黨多
逸未就法心懷懼疑構危言相恐喝
衆兀兀不自保臣等乃手書紙榜數
百言論以禍福且密部署將吏廉得
始謀從亂者六十餘人悉下之吏并
寘鏞何錦輩旣鞫旣明傳之檻車比
入夏城耕鋤不廢市肆如故以

天子命問其疾苦約法定令老稚
權呼如更生西夏大定關中以安八

月臣永歸京師臣一清仍畱節制陝
西諸軍事臣永獻俘于闕 皇

帝慰勞再三先是寘鏞檄數瑾賊過
惡守臣上之瑾輒匿之至是臣永進
曰致寇者瑾也流毒宇內不誅之無
以謝神人因疏其大罪十有七事

帝覽之震怒下瑾詔獄遂籍其
家具得其陰謀不軌狀獄成瑾暨其
黨皆伏誅大姦旣除國是始定凡所

紛更一切苛察病民之政盡釐革之
舊章以漸脩復中外欣然想望太平
臣惟自古削平僭亂皆其君之聰明
睿聖委任臣下獨斷不疑周人美宣
王中興江漢常武之什可考也唐憲
宗平淮夷其臣韓愈柳宗元爲之碑
爲之雅用以鋪張揚厲鏗鉤震盪至
今在人耳目矧惟我 皇上以
上聖之資制命海內奮威辟以震元

頌一

愍一動容變色而定亂於孔棘消患
於未萌澤被天下推較千古誠莫與
班而歌頌不作顧非缺典與臣不佞
制作非其職任然西征實領督師之
役而內難旣靖又首被勅召以來與
諸大夫士重覩天日清明不勝慶忭
謹疏所見聞以頌成績聊備他日史
官之采焉頌曰

皇帝正德越今五年謨烈紹 祖聰明憲天聖

武震蕩仁聲昭宣諸藩奉職莫敢弗虔關西之
西曰惟寧夏慶藩分封厥裔安化寘藩構禍伏
其機牙欲奮螳臂以當我車陰結叛臣操矛以
逞曷指爲名謂誅賊瑾乃戍守將奪之兵權志
窺神器將寇中原夏城小大崩角慄慄衣冠之
區化爲左衽有騰天狼太白無光漸水以腥驅
雲爲黃 帝聞曰吁此何爲者得罪 祖
宗朕不敢赦告廟削籍師出有名救焚拯溺六
月徂征 帝謂臣示爾朕心腹爾偕一清

惟我師是督有征無戰爾先文告諭以逆順勿
恣彼屠戮戮止首惡宥其脅從代朕親行歸奏
爾功臣拜稽首臣當盡節臣有還期須賊之滅
旣禡旣牙鉦鼓明發金節煌煌于道于陌劍橫
招搖幟翻列缺如羆如熊觀者變色指山山摧
畫地地裂賊雖未死其氣已折關西之將聞風
震驚吾儕何爲與賊俱生憤激于中有仇將軍
一呼而起從者如雲手斬昂首遂擒賊鏞彼錦
與廣如刈草菅 帝聞曰都勿曰易易二

帥宜往宣我德意握符仗鉞早夜以趨暑不張
蓋行不乘輿市不易肆師入夏鄂維時逆黨其
徒實繁督府有令執其渠元乃諭脅從爾冥爾
愚 天子命我戡定爾都安爾幹止恤爾
嫠孤爾凍予衣爾饑予舖往者妖氛予為爾除
夏人懽呼加額以手天遣重臣為我父母始時
昏昏病狂而奔今安于室朝饗夕殮始時靡靡
延頸就死今作而息仰父俯子我生不辰丁夏
之屯不有督帥曷寧我人武功告成凱還于京

寶甲鏘鏘龍旂明明

天子有詔命使郊

迎鼎臚是崇玉醴百觥

帝曰休哉爾忠

爾貞外寇其攘中土底寧曾是顛危化為熙平

臣拜稽首

天子神聖臣實何功荷天休

命臣有隱憂內難將作念彼瑾賊在

帝

帷幄致寇者誰其惡滔天褻天之威盜天之權
礪其豺牙梟聲四達鹿馬鉗口莫之敢發犬嗥
鷹攫為逆多朋厥謀孔深俟機以興不共戴天
惟臣之義此賊可滅臣死不避十有七事臣得

其粗窮其罪狀罄竹難書

帝親賜問盡

頌一

伏厥辜乃赫斯怒有將必誅與衆共棄何暇斯
須惡羽兇翼次第剪屠神人之憤一旦而舒

帝曰汝往于今三月旣奠方隅遂清君側

金帛汝賚祿廩汝錫宣示史官鼎彝汝勒臣拜

稽首維

帝至明如離之照如日之升有

赫厥臨何魍魎逃形臣拜稽首維

帝剛克

如乾之運如雷之發震撼萬國不大聲以色匪

帝明剛內有遺姦臣身未遑何社稷之

安睿謨神授高視前古凝然端居自耆其武兵

橐不刃箠委而羽百工熙熙群生與與草木蕃

庶鳥獸率舞濮沿之北祝栗之南于壤于轅式

昭德音海波不揚和氣旁洽重譯而來梯航而

格祝

帝之壽與天長久祝

帝之

紀天爲終始臣作頌詩莫罄名揚登之絃歌以
示無疆

徐禎卿

出師頌

於鑠維明功躡振古清明諸夏威在戎虜英英
我 皇天授壯武肇初嗣國思光烈祐六月
載暑爰命王旅宣我大猷靖茲小侮交交者旗
予熾具舉作愾有容牡駮式序崇原仡仡全野
鬱鬱泱泱元旅莫震莫訕聲以先摧畫以決克
渠酋牽綏稽首服殛旣夷織醜四粵來極弓戚
言韜永矢文德

休祥

縉紳

大全怒中以法配漢陽軍生荷技行
歌出都門道旁觀者嘖嘖壯之抵漢
江濱遇蜀道士杜可人揖曰子非廖
應淮耶生憐士何自知之可
大曰宇宙太虛一塵耳人生其間爲
塵幾何是茫茫者尚了然心目間矧
吾子耶然自邵堯夫以先天學授授
王豫天悅天悅死無所授同葬玉枕
中未百年而吳曦叛盜發其冢得皇

極經世體要一篇內外觀象數十篇
余賄盜得之今余五十年數當授子
吾俟子亦久矣乃言于上官脫其藉
盡教以冢中書其笑譔聲音起生神
鑒穎利可大指畫未到者生已先意
逆悟可大自以爲不及學旣成去隱
宣歙間遇余安裕弋陽將教之安裕
勸生業中庸生矐目厲聲曰俗儒幾
辱吾康節於地下矣復去之杭客賀

燕趙齊梁之間大豪小猾或憑城郭
或聚山寨皆假元爲名分割境土擅
兵相攻於是燕晉周秦之地彌數千
里連歲無雨百穀不生民相殺食且
盡今年夏四月王師奏捷于蘭州朔
漠掃清關隴底定天乃大降甘雨滋
爲嘉瑞和風致祥不亦昭哉周頌有
曰綏萬邦屢豐年天命匪懈傳者謂
商之季年比歲旱荒至周武王克紂

頌
受命而天下遂獲豐年繇今觀之信
非誣矣漢謠以麥穗兩岐歌其太守
之美政則是兩岐之麥世所希有而
况於三岐以至五岐者哉頌聲之作
弗可闕也頌曰

神雀赤鳥其羽不可以爲儀紫芝甘露其實不
可以療饑豈若五穀之爲瑞可以厚民之生豐
國之資者哉元失其鹿天下共逐擾擾紛紛強
食弱肉皇天震怒誕命
真王肅將天威

以靖區宇騎士如雲猛將如龍發蹤指示悉出
帝衷旣平東西遂定西北居民攸奠品
物咸殖爰有嘉麥一本五岐布葉萋萋結實離
離旣齊旣平先百穀成擢穎揚芒金支翠英溥
彼原田滃若雲烟望之油油卽之芊芊其種伊
何降自穹昊其瑞伊何豐年之兆豐年穰穰頌
聲洋洋其始自今奕世無疆

宋濂

嘉瓜頌有序

皇明式于九圍德漸仁被和氣薰蒸
靈物效祥乃洪武五年夏六月嘉瓜
生於句容張觀之園雙實同蒂圓如
合璧奇姿分輝紺色交潤誠爲曠世
之產壬寅京尹臣遇林函以素甌圖
其形于上移文儀曹請以奏聞癸卯
尚書臣凱等奉瓜以獻時

上

御武樓中書右丞相臣廣洋左丞臣
庸同知大都督府事臣英御史中丞

臣寧翰林學士臣濂咸侍左右天顏
怡愉重瞳屢回良久乃言曰徵之往
牒其事云何丞相奏言漢元和中嘉
瓜生于郡國唐汴州亦獻嘉瓜禎祥
之應有自來矣

陛下勵精尚

治超漢軼唐故天錫之珍符太平有
象實見于茲

上謙讓弗居然

而靈貺之臻復不可不承乃詔內臣
寘諸乾清宮翌日甲辰薦諸太廟

臣濂退而思之夫瓜蒌

力果切草之實在地生

屬也其蔓遠引其葉阜蕃諸傳有之

神瓜合形表絲絲之慶此固兆聖子

神孫享億萬載無疆之祉况瓜之所

出本於回紇中國討而獲之故名爲

西瓜今

皇上命大將軍統師

西征甘肅西涼諸郡俱下而瓜沙巴

入職方行見西域三十六國同心來

朝駢肩入貢天顯叶瑞其又不在於

茲乎然而異畝同穎周公作歸禾之

篇三秀合圖班氏有靈芝之歌矧此

嘉植含滋發馨昭宣我神應焜煌我

王度寧可喑默而遂已乎顧臣駑劣

不足以美盛德之形容謹上其事願

宣付史館以備實錄復繫之以頌頌

曰

乾道載清坤維用寧保合太和發爲休禎句容

之墟物無疵癘神瓜挺出殊實同蒂瓜熟非單

此合而生二氣毓質雙星降精密房均甘冰圭
競美明月重輪彷彿堪擬豈無賓連產於戶東
叶疇若茲瓜協瑞聯祥亦有華平張翠作蓋疇
若茲瓜交輝映彩其兆伊何蘿圖繇延西域既
柔德冒八埏群臣曰都載拜稽首神休滋章

天子萬壽粵從啓運靈貺疊臻兩岐麥秀

合柑

方無切
花萼足

孕蓮矧此貞符近在輦轂王化自

邇遠無不服

帝曰吁哉朕猶慊然瑞當

在人物胡得專使物為祥宜獻清廟自我先人

積慶所召孰瑞不矜

帝則弗居唯親是

思我民之徒以實應天斯乃盛德小臣作頌以

示罔極

解縉

河清頌

并序

臣縉承詔總修

大明太祖聖

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大

孝高皇帝實錄自渡江七年辛丑冬

十一月三門磧下黃河清實啓聖之

徵帝業繇是遂成明年平江漢又明年服荆楚又明年定兩浙又明年克姑蘇廓清中原四表寧一乃卽帝位紀年洪武之年三門磧黃河復清帝業繇是而盛高麗來朝爲海外諸國先殊方接武而至逾三十年

皇帝陛下重華協德瑞應同符紀元永樂之二年冬十二月戊辰朔十七日甲申三門磧下黃河清先是榮光

接天隱隱紛紛倏然捲收洞徹見底淪漣五采間日迭耀乙酉之旦河兩傍近白光湯滉如金如鎔如鉛如汞如玻璃色悠漾不定素練捲而掣之也居二日有玄文如綃輕幕水上如犁雲隱空已迺若漆光可鑑黝然靜深非涅而緇洞絕渣滓又二日乃見濃綠又如翡翠如青琉璃如遠山黛繞磧下如蒼虬翠蛟飛舞於苻藻之

間望之而可掬也二日後如朝霞映
日紅雲上波初陽迤邐花卉紛披倏
如胭脂浮流薄膩一洗下見沙石如
芙蓉丹砂燦然郁列於瓊瑜錦綺之
間可指而數也後二日如泥金霏屑
隱約浮沉流薄采鳳羽毛鱗鬣泳飛
潛動金芝暈文琮玉在鍊錯雜班映
瑩無纖塵又如築琥珀以爲堤釀金
香而注之也已乃微碧與天一色橫

頌一

渡亂流者扣舷鼓柁洞見眉髮疑若
步空虛凌倒影挽銀河而下之也於
是夾河觀者耄倪懽呼曠古罕遇自
河津傳播于晉絳之人相率來觀肩
相摩也自韓城播告于秦隴之人觀
者扶携背項相望足相躡也四方人
之行旅過之莫不爲之驚喜嘆息閱
玩坐起徘徊而不能去者晉高平王
遣使馳奏之繼而吏民報至皆圖其

狀秦王上表賀獻圖與晉人克合於
是群臣上表永樂三年春正月戊戌
越十八日乙卯乃復其舊實三旬有
二日按所上圖咨詢群言既審同異
恭惟 皇帝陛下謙抑弗居謂
何德臻茲稱 太祖高皇帝神
靈然自 陛下卽位以來四方
萬國之外感恩慕德高麗日本安南
占城暹羅瓜哇西洋琉球真蠟拂菻

覽邦緬甸波勒迤北兀良哈女真野
人西番哈梅朶耳烏思尼巴天竺不
召不約咸至于庭瑞應大來震動天
地不可掩抑太平之業將繇是而極
盛臣縉職司紀載懽忻無已謹拜稽
首而獻頌曰

天啓聖明休命赫奕黃河屢清龍門之碣昔在
太祖廣運神武銀河昭回洗滌九土黃
河孔神佳氣協順應諸昌運歲在辛丑雲雷構

連河清獻瑞旣肇龍門天戈所指六合風靡景
貺朝宗如河之水功德格天卽位紀元龍門河
清應于明年東夷始服三階接踵如河奔趨有
赴無壅我

皇繼統永樂紀元龍門河清
亦越明年惟此龍門神禹所闢功在生民宇宙
無極惟茲瑞應先後同符

太祖在天昭
昭不誣禹功帝德世萬世億帝德禹功與河俱
東河源崑崙太古積雪九河駿奔濺日沃鐵闢
石迴瀧盤束地底龍門天開弦激蝟起衝奔九

地滅電走影聲喧怒雷淖泊沸鼎經緯天文橫
絕地紀貫一百川羅絡萬里五行之生莫先於
水四瀆之列莫大於此於此考祥粵古是常昭
茲大運塞其榮光虹飛雨翳霧密霞流倏陽忽
陰乍闕乍收其騰氤氳其下續續其傍困困其
隙紘紘海市青紅仙神艷淑翳鳳驟麟朝暎若
木轉盼一空伏波凝席沉沙躍金堊壤薦壁驚
鷗鷁群下顧毛羽隔岬見魚空行曳尾星芒寒
耀月影夾鏡倒浸迴光動植交映旣白旣玄翕

忽丹青黃旗紫蓋春卉秋英五方歲融五緯宣
精五運合一五采流形事有絕世久而後應物
有絕倫久而後盛地闢天開多歷年所堯舜重
華卓冠萬古草木咸若卿雲爛垂于羽苗格簫
韶鳳儀于時河清榮光旣寒不游不驚貢賦絡
繹異通島夷夾石究道九河轉輸濟潔浮于磧
石龍門會于渭汭匪緩而滄曷勝舟載盈變謙
流時移變易不有來今曷知古昔於昭
大明聖聖相承殊音重譯日造在庭堯舜惟欽

我
皇日敬寤寐丹書典謨金鏡祥謂不
祥聖不自聖惟謙受益惟人無競河流載清尚
或如帶聖壽齊天萬世永賴河流載清龍門如
礪聖德同天永賴萬世

倪岳

豐年頌

粵昔有周之制巡野觀稼以年之上
下均萬民之食則司稼掌之順祝年
祝則大祝掌之皆所以重民食謹歲

事也。比者水旱不登，民有菜色。

聖心憂之，撫貸再三，乃成化甲午之秋，則惟有年，近而畿甸，遠比齊魯，豐穰之獲，莫或間焉，民飽。聖德洋

洋頌聲，臣謹採摭其詞，百拜以獻。

惟食惟天，惟命之原。振古則然，赫赫蕩蕩，稼穡之妨，施于四方。民曰：饑阻載罹，寒暑惟此。遐土遐土，既同于帝之聰。夙夜于中，以振以旬。于此下民，惟德之仁。曰：極而通，奄觀

其豐銍，艾蓬蓬。我黍我稷，惟京其積。以萬以億，我田既成。我室既盈，惟民斯寧。我輸於公，言私其充。惟今之逢，自郊徂圻。民之熙熙，祀養以時。天眷聖皇，迄用降康。爲休爲光，焯焯其繹。以均靡遠，弗臻天畀。繁祉於萬，千祀歸于天子。

名臣

縉紳

鄭曉

嘉靖名臣頌 并序

新建伯王公守仁少師大學士楊公
廷和少保兵部尚書端敏胡公世寧
少傅太學士蔣公冕少保大學士石
公珪少保兵部尚書康惠李公承勳
太子太保刑部尚書林公俊少師大
學士楊公一清少保吏部尚書喬公
宇吏部侍郎何公孟春太子太保兵
部尚書彭公澤太傅大學士文襄席
公書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文敏霍公
韜大同總兵太保梁公震遼東總兵
都督馬公永凡十五人頌曰

於明

高皇載開載闢剗戎雪華赤鼎黃
革軼唐襄周正位光宅燕翼鴻貽鳩盤宗栢

八聖淵源道宗正覈世斯及斯惟親惟德
濬發沔江光橫軫翼代邸濮藩豈云陋側紹摯
堯年燭燕漢疑日角虹髯龍顏鳳臆明作萬機
敦率六職結網更絃勿褻勿逼時有名臣治五

亂十仗鉞星垣秉鈞天邑緝武經文鴻磐蠖螿
才與時濟道隨身輯亦有聞望亦有訛滄才奚
人備事假衆集

矯矯王公英資超崛老佛孫吳歐蘇宋屈一悟
翻然良知沕沕右陸左朱群疑衆佛聖域閒閒
道岸屹屹力鞏志舉庶其彷彿牯牛譏豎田禽
殄號俘漣檻長寧剗彬剗師律儒珍長裾短襦
嶺北嶺南甘棠芾芾朋來盍簪汾湖炳蔚彼采
苓者聯章矯綺

新都番番沉心朗識

康陵再相徘徊九

毘搖搖翠華楚南秦北寂寞文華善類無色細
蠹剝床元兇敢弋宦闈樊排涓壘絳劫內藉微
音外莫崇極談笑危疑弗徐弗棘

帝曰

孝思嗟余偪曷大號三釐追爾誅殛天王聖明
議禮垂則亦將亦匡老臣暗塞

杭三少保惟于惟岳端敏胡公允武超竦古貌
古心中靈外樸觸觸驕藩力摧其角微服扣闕
囊頭徙朔長孺含章晁生天椽防豈後時幾乃

先覺繡斧峩峩奮白清濁晚躋玄樞造膝丹幄
余曰履霜余曰重較余曰練才余曰敦學忠梗
上乎竟罹謠詠

蔣公端澄亦簡亦慎下襲九淵上凌千仞愚不
可卷堅不可磷胡慶非殃胡貞非吝稱詩蓋臣
允書壽俊左右楊喬顛倒張桂十九紛更再三
調劑頓首平臺苦言隕涕臣曰唐虞
皇
曰孝弟陵殿初成統嗣再繼父子之倫君臣之
際卷舌畱讒山椒水澁

壯哉幸菴有聲秦隴謂爾孝恭謂爾忠勇謂爾
非踈盤錯非冗遊刃揮斤風翔泉湧轉戰中原
奏凱巴蜀吐蕃窺邊五郡荼毒攬總戎端西關
閉玉譏昌寵賂矯詞詔獄引咎讓功再起司馬
或淵或田望重朝野細行勿矜大節弗假早謝
先幾脫於鈐赭

展也文襄確廉端勁志稱其才學達于政惠郊
疲毗蠲淮利柄抗疏披龍出奇剪獍禮議盈庭
分明樹讐風摧震烈廢死竄流非茲曲護自恕

曷瘳罪我冷段知我韓歐士以轂推約以牖納
夫豈詭隨何謂噂沓拜相武英卽今禍榻進賢
遠奸願無雜選

侃侃文敏直毅無前意中程馬業喜固遷黯亦
甚戇誼非少年奇跡穎脫飛辯河懸累書交疏
謂非我職政貴清議理賴皇極憤或詆口義或
形色過惡揚善揉曲逾直昔胡從窠今乃嘆老
淹速殊途行違一道堅冰不遲苞桑宜蚤乃圖
聖功勗哉阿保

赳赳梁公行間奮迹豸面鳶肩鷹背虎額氣擁
震雷機深几席士戢其武亦甘其澤移鎮雲中
兵驕將猥旌旄一麾聲靈頓改夜就黑山晨搜
青海奪彼草泉繕我溝壘紫韁千群蒼頭百隊
禍讐唐藩威行漢塞胡隕千城憂我恒代寵贈
上公增此敵愾

馬公特起明慈信劄說禮敦詩跨馬穿札守督
漁陽心縣大寧曾是甌脫薄我郊坰乃鉗其首
乃携其群百里未闢三捷來聞密章獻忠收攬

賢傑義滅坤囊譴深需穴全遼喁喁載秉符旄
涉河陷陣逾山毀巢疆隴外靖伍卒內囂腹心
弗潰掌股斯調

於惟先達械芑盈朝或更九試或貺一朝和不
爲比競不爲囂同聲同氣道長道消惟予小子
瞻斗望洋奚終晏謝梁摧鏡亡效詞袁口竊比
彭楊用抽簡素以俟旂常

賢哲

縉紳

祝允明

顧居士頌

顧居士始操刀作饗夫絕精美一日
曰我負衆生我負衆生我以一毛塞
一生將不給奈何乃峻建法幢念先
絕殺不戕一雛雞次絕葷血次循脩
鍊家訣爲調坐法乃遠遊尋師博訪
叅終曰非西無歸矣迺一乎是其所
爲外不能知惟知其一擲脫世上事

無公私大小猶本無者勇絕勇絕昨日忽命請素知識集謂曰明日我行請爲別衆固未信去明日復集候居士坐見曰未也時午幸報已而報午拱手曰往矣遂瞑夫文輔及三五武烈奠天地孝滅軀貞狗死撐柱宇宙皆一勇爾西道以勇基最世間如上事力萬萬至不可說不可說居士此力入其地矣我不敢知始列頌言居

士與予善亦有所說與其他雜言行悉非其至者其故不在此不足言

初睹易牙作菩薩八萬四千清涼法血刀一截
彼岍達

鎮噐

縉紳

宋濂

豫章鐵柱頌 并序

豫章郡鐵柱二旌陽令南昌許遜敬

之鑄以鎮蛟者也郡地濱于江水蟲
騁妖故民多江禍旌陽與西安吳猛
世雲用正一斬邪三五飛步之術追
殲其神於長沙復思遺孽洊興使物
冶鐵壓其窟宅一在西山雙嶺南堽
沒已久一在牙城南井迄今猶存柱
出井外勵尺下施八索謂能鈎鎖地
脉云唐咸通六年節度使嚴譔來爲
郡將發眎之未及咫烈風雷雨江水

領一

暴溢譔恐而止其見於道家書者如
此濂竊聞之周有壺涿氏掌取水蟲
若欲殺其神則以牡犗牛貫象齒而
沉之則其神死淵爲陵神謂龍罔象
之屬也古蓋有其術矣矧單陽則飛
制以重陰乃伏而不動鍊陰而蛟陽
者也斯柱之建其亦沉樺象之遺意
與於戲豫章之民與蛟不兩立微旌
陽西安民其魚矣濂雖不敏謹徇郡

守某之請勒文柱下以頌神功於億

萬載頌曰

吳楚合域翼軫分經南昌鉅都蛟孽所庭味攘
波譎雕運濤縈夫諸獸驗勝遇禽徵沉竈龜產
蝕鼻泓成靈伯應歷鬼憲宣刑嶽籙三辰斗劍
七星揮斥電戰剗割霆升河青黑廓川液紅星
軌天設鎮冶金建楹祝融主燄闕伯司型八神
錫羨五宮儲精上旋圓樞下鍵方扁溟妃捧鑑
淵后持衡颯笙鶴瀨月吹鳧汀仙旂迴紫童節
流青玄勲潛沕素牒晶熒龜山鐵組龍鼎文銘
扶翼鴻宰幹運清寧泰山可礪靈柱弗傾

鳳陽府新鑄大鐘頌

有序

皇帝既正大統建都江表德綏威聳
萬邦咸臣用群臣奏臨濠爲龍飛之
地賜名曰鳳陽南北民大和會百族
錯居動十萬數然而物大而盛不假
噐齊一之無以嚴昏且之禁乃詔江
陰侯吳良監鑄大鐘以定衆志以禪

治化侯之受詔遣使者至富春山中
徵金工何成諭以 天子明命
卽日帥其屬十六人以從相地鳳陽
城東三里搏泥成範畫其銑角衡之
度後弁爲良篆帶以方候其燥剛始
穿一十又三鍊青赤銅六萬五千斤
筮以洪武乙卯冬十一月己巳蒞事
厥明侯具法服以牛一羊一豕一祝
告先治之神禮旣成橐籥咸與鼓動

銀

風氣炎光赫曦上貫霄漢絳液旣澄
氣憤雲洩循竇而入肅肅有聲陽施
陰凝勁質斯具越二日辛未乃發復
取牲血塗其釁隙以厭除不祥鐘高
十六尺有五寸厚六寸徑十尺有五
寸圍三十四尺有奇混融其輪圓燁
燁其容輝信技殫於人巧妙奪於神
功者也於是營構層臺副以篋篋聚
千夫之力鉅絙而登之一杵之槿隱

隱闐闐雷旋電奔震撼太虛遐邇聞
者靡不聳愕會濂扈從青宮幸鳳陽
親觀盛美侯遂請濂爲之頌濂聞先
王之世金部有七黃鍾乃樂之所自
出而景鍾又爲黃鍾之本所謂景鍾
大鍾也其受至於九斛而止律呂繇
是而應陰陽繇是而均夫豈細故也
哉秦漢以來寢失古法小鍾或數尺
大鍾或容千石皆不本於律度今我

熙朝稽古右文定於中制宣導天地
孚洽神人中和所致嘉瑞畢協增拓
化原亦於是乎有賴非特嚴昏旦之
禁而已濂待罪國史以文詞爲職業
義當發揚蹈厲以鳴國家之盛侯之
有請不敢固辭頌曰

維天穆清鼓以雷霆適昭天聲百物以生維帝
濬哲法天之烈大鏞斯揭元氣噴洩睠于濠梁
真龍飛翔乘陰御陽洗濯八荒神物攸起是爲

帝里從者如雨於焉萃止物大而豐往來憧憧
節之以鏞罔敢弗恭乃飭鳧氏乃具爐錘乃烹
乃鬻化金爲水赤氣夜明如日之升流亟而頽
入竇有聲彬彬斐斐功同鬼神不鉏不鉅輪圓
順軌旣啓其型敢愛斯牲塗釁禮成榮光如星
千夫齊力臺構懸植交扛孔奭載考載擊宅兮
困困觸兮賁賁摩乾盪坤以警昕昏發摠靈氣
昭融品彙物無疵癘年穀攸遂博碩而龐聲與
天通拓美集祥熏于家邦惟皇建極福之敷錫
制噐有赫式和民則指樂之原鍾實爲先律呂
以宣功垂不刊小臣作頌有美無諷爰啓于衆
是傳是誦

皇明文徵卷二十九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皇明文徵卷三十

贊

天象

縉紳

吳希賢

老人星贊應制

按志老人星在弧星之南一曰南極
常以秋分之旦見于丙見則治平主

晉江何喬遠穉孝



壽昌某年月日寔見臣某謹拜手稽

贊

首贊曰

弧南之墟秋分之旦候者告言明星有爛稽之
占書曰茲明星其瑞匪他惟壽之徵厥徵伊何
天子萬壽朝有老臣民有耆耇茫茫壽域八荒
一區天監在下而壽豈徒書言介壽曰攸好德
德焉而壽斯謂平格
皇有顯德天命用
休明星之應匪力之求匪力之求爲國上瑞小
臣作贊敢告有位

古賢

縉紳

宋濂

許魯齋先生贊

濂洛之學傳自武夷重徽疊照日星昭垂逮我
許公尊聞行知若親摠衣寒泉之糜張皇幽眇
釐析毫絲如臯陶淑問畢其情詞如后羿注矢
不失其馳旣入閩域遂升堂基橫經胄監衿佩
鏘如祛其人私牖其天彝釋其偏岐挽其九衢

德成財達昭用如時黼黻帝治甄陶泰熙明體
適用公實庶幾無德弗報四海祝尸嗚呼許公
百世之師

于謙

文文山像贊

嗚呼文山遭宋之季徇國忘身舍生取義氣吞
寰宇震撼天地陵谷變遷世殊事異坐臥小閣
囚于羈繫正色直詞久而愈勵難欺者心可畏
者天寧正而斃弗苟而全南面再拜含咲九原

孤忠大節萬古攸傳載觀遺像清風凜然

劉定之

郭令公像贊

唐尚父太尉中書令邠陽王姓郭氏
其元勳偉烈著于社稷豈獨其身爲
國宗臣而垂裕子孫百世賴之余從
其裔孫獲觀遺像乃知將相自有真
也韓退之所謂如高山鉅谷龍虎變
化蓋其麾下偏裨願指氣使者尙然

而况於王平爲作贊曰

贊

唐室中微主昏臣僭長驅腥膻摧裂宇縣青驪
蜀道龍種路隅嗣皇朔野號召烝徒風飛雷厲
英雄群集孰若汾陽其聲赫奕躬扶日馭手揮
天戈光弼懷恩左翼右呵蕩滌咸維勦滅安史
盡挈寰海歸唐天子歷肅代德常爲虎臣功名
蓋代貴富超倫入于其家綺䟽朱戶侯伯僕隸
妃主女婦立于其朝真王上公強藩屈膝奸相
歛容出于其郊貝冑金鉞回紇羅拜吐蕃奔北
唯茲汾陽向福之隆本于厥心全德大忠厥心
何見其儀孔碩河日海口泰華屹立宜爾儉壬
匍匐越越鬼貌藍色狐遇於菟十世宥之尙百
其世凜乎猶生遐哉勿替

費宗

狄梁公贊

人孰無節遇蹇或易人孰無才處屯或塞武壘
斯熾唐燼幾熄懃者莫全巧者先慝於身則損
在國何益唯公偉人建此奇績外和內剛言婉

理直不污不皎匪諛匪激大險若夷至誠以格
道不時徇人不我射幾以密成黨惟公植身旣
捐館事中如的浴日之功補天之力邈矣高風
千古遺則不有斯人其何能國

贊

錢福

司馬溫公贊

連茹拔茅維公在朝青苗保馬維公在野公之
再入旋乾轉坤重覩慶曆公之云亡陰凝冰堅
馴致靖康嗚呼悲哉誠竭于已命屬于天天若

祚宋曷爲其然

福爲舉人時從學于李文正文
正試以此贊目錄以詫于謝文

肅文肅謂文正作也丞所譽許謂數語用
舍治亂該括殆盡及詢知出福大駭歎焉

孫燧

文丞相像贊

偉哉文公千古之士方國脉尚存也流離顛沛
唯恐不得其生及國脉旣絕也慷慨從容唯恐
不得其死求生匪生求死匪死生死惟求成就
一是丈夫事業固每如此百世聞風孰不興起

顧璘

左丘明像贊

贊

序曰仲尼作春秋討亂賊以匹夫之
賤執天子之刑何其峻哉非微文隱
義不可以行世斯淵然奧深矣乃有
左氏罔羅史氏舊章而悉焉俾學者
得所考見故曰丘明素臣也至其命
詞爾雅建百代之則抑非偉丈夫然
乎錫山二泉宗伯相公嘗命燕杜董
氏繪春秋故事丘明列焉璘爲之贊

曰

周京東遷皇統乃闕不有素王三極奚列惇典
討罪春秋斯赫旣明且玄譬彼日月乃有作者
潛精采擷比事析疑發凡啓格唯深唯幾罔不
昭晰豁爾雲天作我羽翮文垂世模有永稱傑

楊慎

青城五隱贊

范公英英炎漢挺生韜華金德潛光玉恒讓王
媿美洗耳偕清漸達鴻羽孚陰鶴鳴

右范長生

天授韜竒入林結茨鳳兮颯颯麟之儀儀年百
廿歲有嬰孺姿山癯淵稿奚可同之

右譙定

岷山逸老藏用隱賢執范寂袂拍薛昌肩高吟
美月長嘯揭天遺蹤何在白沙瓊田

右勾台符

白雲先生六詔不起乃如蒲芝聯德敵體孟光
同暉柳妻遺誅有婦人焉五人而已

右張俞妻曰蒲芝

臨利不敢先人見義不敢後身諒無補於事業
要不負乎君親遭逢太平以處安邊歌詠擊壤
以終餘年天之顧畀厚矣篤矣吾之涯分止矣
足矣困而亨冲而盈寵爲辱平爲福者耶

右自替

名臣

縉紳

吳沉

宋景濂像贊

贊

天地之間文爲至異自人生以來不知其幾千萬億之多而惟文章之士則可得而數計蓋其奪元氣之精華發鬼神之幽秘故造物者每靳之而不生而旣生之則必栽培以成器有美君子局度凝邃才高而行則能謙志豪而學則甚粹接諸公之踵武會群言之原委蕃於胸臆者浩乎江流之深舒爲詞章者粲如春葩之麗信真宰之鍾奇俾文脉之有係處山林而著書登玉堂而掌制雖隱顯之不可必而在我者可以無愧惟嘗知之真者慕之深彼求之於丹青之肖似者誠不足以窺其中之所至也

李東陽

夏忠靖公小像贊

此吾鄉先哲夏忠靖公也昔聞其聲今見其容氣和貌恭外朴中通不驕以爲異不比以爲同其大則君子之不器其正則王臣之匪躬德與齒而俱尊名與世而無窮於戲疊州之使貞觀

所遺以佐永徽者也而身負其托淮西之帥元和所任以破元濟者也而心疑其功君臣之相遇亦難乎其爲終矣然則下車問政如

仁廟贈官賜謚如

宣宗竭誠盡瘁死而

後已如公者何啻魚水之與雲龍於戲楊文貞所謂王子明韓稚圭之風者固以其德量之裕亦豈非以其遭際之隆也耶

邵寶

劉忠愍公像贊

劉禮部景玉以其祖忠愍公遺像見
貽再拜敬瞻乃作贊曰

於忠愍公侃侃堂堂在正統中修省有章惟辟
福威是膺戎狄義形于言諫匪公職公如元氣
柱我邦家彼奸賊公乃動于邪公學春秋上師
孔子知有君臣不知生死死道多端公爲其難
賴公存者堂陞衣冠今日何日獲瞻公貌我淚
潸然爲天下悼

王世貞

開國功臣贊

夫天柱折則鍊石之勲始昭地維崩而斷鰲之業斯偉姚姒揖遜湯武征誅厥德懋矣功亦選焉然而澤有因漸用惟戡戢夫使虞不登庸僅淺放勲之化受早俎落或衍微仲之仁宇宙自如日月未改然猶謚爲帝王鼎中今古而乘時輔弼佐命之士五臣十亂次者夔龍爰逮伊虺載在彝金

炳於旂常天下詩謳而書誦之迄於今不衰若乃兩儀混而乍闢七曜昏而復昭掃百葉之遺腥運九有於再造魏乎如天蕩乎難名則孰有幾我高皇帝者乎古稱大人雲蒸龍變股肱心膂奔走禦侮不亦茂父林林哉是故聯百萬之衆摧陷廓清如六飛在御靡所不被此則中山氏之所以開帝統也批擣磔裂前無衡

敵卻掃千里血流漂鹵此則開平氏
之所以揚帝威也給漕饋餉軍行無
乏創立章典衣被黼黻此則李韓氏
之所以熙帝業也推測象緯籌筭帷
帳群力自歸獨智潛起此則誠意氏
之所以贊帝謨也他或入備鼎鉉之
寄或出膺干城之托或冠冕藝林或
儲胥方隅靡不推擢躡陸頰絳超灌
於乎盛哉余以三吳蟻蠊之峻誤忝

簪履端委熙朝慨頗牧之英聲則撫
髀思奮仰晏子之嘉謨則執鞭願馭
嘗遊雞山覩丹青之績已而獲駿奔

太廟觀配位徘徊悵慕者久
之爰序所懷人別爲贊庶幾楊班袁
陸之旨凡三十三人曰太傅中書右
丞相征虜大將軍魏國公中山徐武
寧王達太師中書左丞相韓國李公
善長中書平章軍國重事征虜副將

軍鄂國公贈太保開平常忠武王遇
春御史中丞誠意伯贈太師劉文成
公基大都督朱公文正征北將軍左
都督曹國公岐陽李武靖王文忠征
將軍右都督衛國公寧河鄧武順
王愈左都督信國公東甌湯襄武王
和征虜大將軍太子太師宋國馮公
勝征虜大將軍太子太師穎國傅公
友德征南將軍西平侯黔寧沐昭靖

王英中書平章政事越國胡武莊公
大海中書平章政事鄖國廖武閔公
永安德慶侯永忠同知大都督府事
虢國愈忠烈公通海南安侯通源越
雋侯通淵同知大都督府事泗國耿
武莊公再成長興侯炳文親軍都指
揮使高陽郡侯韓公成同知大都督
府江陰侯江國吳襄烈公良同知大
都督府靖海侯海國吳襄烈公禎親

軍副都指揮使濟陽郡丁公普郎樞
密院判東丘郡侯花公雲同知大都
督府事鞏昌侯陝國郭宣武公子興
左都督武定侯營國郭威襄公英定
遠侯王公弼翰林學士承旨兼太子
贊善大夫宋文憲公濂翰林侍制贈
學士王忠文公禕御史中丞章公益
征虜大將軍太子太傅涼國藍公玉
中書左丞相忠勤伯汪公廣洋大都

督府僉事樂浪郡漢忠襄公真贊曰
九有中摧胡風代扇椎祗滔天腥涎比甸坤覆
乾承州凝嶽洊未教凌夷衆雄髮颯三山鰲擊
大陸龍戰天篤

高皇神武丕憲靈玆示

符赤蛇棲弁江介初啟神州攸奠紛梗削平游
魂遠遣重朗日月先驅虹電功超五始樂成九
變桓桓中山實爲帥首黃鉞載麾駝金壓紐批
漢無堅拉張若朽齊洛角崩秦蕪指授玄黃爭
屬壺箎慚後廟無移簷室不改部永綏舊都啟

我元后帶礪常新蟬貂世守堂堂韓公國之老
成托契藩幕遂冠時英蕭規喬謀是殫是馮開
物創典鬱爲法程憐哉就殂上應稜冥孰是克
終鑒厥初誠糾糾開平有力如羆豈不懷恩真
主必歸殲諒禽誠若俯拾遺狡矣擴廓晨軍余
師一矢騰旅萬馬皆披蒲類北填遂奪燕支河
魁告殞百身曷追英英劉公卓識腹詣洞徃千
載知來百世人謀鬼謀生天生地力贊安攘默
紆真秘揣敵陰符懸捷兵氣定鼎卜洛仰禪天

計相排雖切主恩毋替返駕青田遺榮芝桂行
行文正受脈四門親則猶子地實維藩提衡弱
矰抗闕鯨奔真王剖符爰發后昆終言不令國
以永存帝乙歸妹以產岐陽有卓岐陽英武夙
章作鎮於嚴粲虎是將擒梟下雄斷臂扼吭北
逐亡胡至止應昌名王閼氏纍纍就降振旅敷
文禮讓輝煌烈烈寧河有燁其眇遇大則勇無
衝不先始略江淮遂平漢沔勃律收虹崑崙回
轂中道奄淪八州流唁懿懿東甌龍潛誼定三

吳席捲七閩波靜平蜀師還功存不兢始冠徹
侯終膺九命陰諧

帝志釋兵休請幾失

贊

彭英恩諭賈鄧矯矯宋公玉立而武克紹哲兄
牙爪心膂宣力中原揚威大盧儋珪上公啟茅
殷士丈人之吉以忝征虜天愛西南乃生穎國
惟穎之雄開平是則喑鳴震盪北衆辟易劍閣
中夷昆池永闢碧鷄再鳴白雉重辟豈不榮封
帝省其籍於爍黔寧戚均皇胃豪鷲神
啟機權中秀玉關師出葱嶺衡仆移兵佐穎樹

績留後六詔稱一百蠻歸奏算路雕編熊莊何
陋世裔開府若若兩綬武莊長身頰色立鐵橫
架雄呼濤偃山裂作鎮葵邦襟控全瀾峻猷垂
念狂刃中發兆應神光靈昭殄滅郟公宏畧飛
舠大江首定集慶如漢關中戰深臨敵矢義就
終遙封未享賧澤難弟鄱陽師軋日月虧蔽陸
舟橫擣百戰彌厲廻旌西指岷蜀崩潰

帝訓昭廻垂耀千祀巢湖之艦威均六師倚歟
號公沈算先幾委力劬勞伏節驅馳南安越雋

寔克繼之蟬纒並擢戟垣差池簡簡泗公果毅
能整入贊樞衡出奠越嶺匪昧衣袵需泥在頃
適篤象賢孤城愈秉䟽勒長興敵僭曷逞爲况
爲弁丹青彪炳彭湖鏖勁嶽坼天眇列宿徘徊
神龍泥淖兩賢旣厄六奇誰效高陽眩敵王服
死告伋子齊貞紀侯肩耀良旣駿奔禎亦鷗翔
左提右挈草昧王綱蜂屯斥堠螳列餘皇淼淼
江海載啟大邦康山之祀普郎爲烈捐脰敵舟
橫戈握血太平旣屠花侯就殉披襟蝟射詈賊

贊

霆震神翁白首間關嗣胤重瞳愴矚恩波渥潤
簪纓駢降汾陽之里陝公旣錫營公疊起一呼
隕敵天顏爲喜平滇鮫窟探胡虎子匪藉椒房
再膺彤矢定遠驍馱戎行高揭一騎衡飈雙刃
環月迅若流電搏如沒鵠南掃不毛北逾窮髮
隸穎佐涼名收九伐恂恂宋氏德言君子煌煌
辟書東觀昉啟帝輯華裘女其粉米鶴林波譽
龍池炫美天漿御調鑿驄噦止華川之彥時稱
厥匹雄博川淵矢謨甲乙窮編奉使幽憂深室

賈辨未終酈烹永室鴻翥章公鷹揚其猷虬髯
戟張稜稜紫眸再集鄉旅遏懲寇仇出入風裁
三事允修灼灼藍公雄威蹠踔烈火騰崑霜華
吐萼西極龜莎南收羗竿渾邪授首旌旗絕漠
碣勒推班侯封比霍廣洋幹敏帝曰良哉三人
中書再長西臺拮据吏道控揣時才貴極生驕
功成不賞崇庸懿烈實委草莽曾如濮侯義不
二君刳腸若飴不涅烏氛陵厲秋日霽靄天雲
翼翼諸賢真宰所私力佑元氣汎滌妖霏惟昔
禹功河洛瞻思嚮彼管仲左衽其歸崇關巨壑
內華外夷九原可作斯人庶幾

靖難功臣贊

奉天靖難諸功臣故漢王高煦榮國
公河間張忠武王玉太師英國公定
興忠烈王輔太子太師征虜大將軍
淇國丘公福太子太傅征夷將軍成
國公東平朱武烈王能太子太師贈
少師榮國姚恭靖公廣孝中軍都督

府都督同知陘國陳襄敏公亨太保
兼太子太師領宗人府兼中軍都督
府事寧陽侯濬國武靖公懋征南將
軍太傅黔國公定遠沐忠敬王晟都
指揮崇安譚忠節侯淵都指揮金鄉
王忠壯侯真後軍都督府都督同知
安平侯莒國李忠壯公遠中軍都督
府都督僉事武城侯渾國王威毅公
聰前軍都督府左都督永康侯蔡國

徐忠烈公忠後軍都督府左都督豐
城侯茂國李剛毅公彬征西前將軍
中軍都督府左都督武安侯漳國鄭
忠毅公亨保定侯滕國孟忠勇公善
駙馬都尉富陽侯景國李恭敏公讓
駙馬都尉廣平侯沂國袁忠穆公容
中軍都督府都督同知成陽侯潞國
張忠毅公武泰寧侯靖國陳忠襄公
珪鎮朔大將軍太保陽武侯鄞國薛

忠武公祿平江伯陳恭襄侯瑄少師
隆平侯鄭國張襄僖公信太子太傅
征夷將軍安遠侯融國柳襄愍公升
兵部尚書兼詹事府詹事贈少師金
忠襄公忠太子太師掌戶部事贈湯
陰伯郭忠襄公資少師吏部尚書贈
太師蹇忠定公義少師兵部尚書華
蓋殿大學士贈太師楊文貞公士奇
少保戶部尚書贈太師夏忠靖公原

吉少師工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贈
太師楊文敏公榮左春坊大學士翰
林院學士解公縉凡三十三人皆

文皇帝壬午將相也或策勲戡
定或奏績毗亮或開拓荒裔或創遏
強虜彬彬一時之盛哉于湯有光視
代匪易叅之中山諸公抑亦其亞也
他若曹茹之達變柰李之先幾雖亦
乘遘致顯則逕庭矣故不敘及贊曰

於戲嗣皇力政爲紀絃促柱迫帝遴英藩俾奮
幽朔甲除君側鉅野龍戰玄黃其血靡膺不漬
修江旣馮爰革大君廟貌無易改紀政教以彌
天地滉漭再闢惟我介子雄勇冠鋒所當靡敵
爲彰爲憲而武不終卒以貴溢咨彼賢豪左右
翼飛如構斯植有赫河間峻謨首倡以節狗堅
爰貽定興崔巍如山突騎無前禹跡茫茫三廓
南荒貂緜蟬聯矍鑠洪公首寄元戎崇封褒然
握十萬衆以騁大荒與身俱捐東平靈武王略

茂昭遂開士田筭路驅魍不弔大烈有象者賢
懿懿恭靖勿弁其髡陰符啓兵誰哉鷹揚乃狹
陳公用社於涇懋克繩武受服奇督耄而簪纓
奕奕沐王靖滇拓交亦屏亦楨淵旣冠鋒真特
百夫而弗覩厥成鎮遠回面入猷出鈐鬼方救
寧安平武城信古名將持重堅忍受脅悍帥謀
弗獲選駢首狂刃豐城未康收勳裹創並寄留
蓋歔歔武安雲中之績牧尚是準洸洸保定危
身果殺易名斯允珪盟冊府城陽埒恩奕葉昌

胤富陽肺腑廣平儷之亦克戎賑僑僑陽武萬
雉如虹爲國儲胥優優平江萬艘如雲爲國乳
哺隆平內替爲龜爲著皇省厥圖安遠外摧爲
虎爲貔在交之墟忠叅帷幄資贊轉餉司馬司
徒曰義士奇弼諧青宮原吉裨謨榮出六奇毋
若縉一言屹然國樞吁彼五臣偃風傾陽事取
權濟林林羣彥畫策宣力以輔

皇帝雖

績於家而逆是取峻命不易豐亨豫訢威靡不
信窮髮遙裔

皇帝殿坐麟拔酋耳咸充

琛贊顧成之廟上爲

太宗群辟列配豈

伊不推庸於列考龍變雲會我陳雅詩比於丹
青爍燁萬禩

馮琦

王襄毅公像贊

維嶽降神我公奮跡大略淵回英姿山立籌策
帷幄助勦疆場名在華夷功存廟柘憶在先朝
威靈烜赫黠虜欵關請封獻譯發言盈庭惟公
決策五餌五利就我羈勒名王旣馴罪人斯得

鯨鯢是剪鴟鴞來格執贄稱臣比于藩國庭有
貢馬邊有飛檄民樂畊耘兵省主客我之賜予
月以千百我之生聚歲以萬億以彼易此我亦
何惜使公而在兵豈脫籍使公而在虜豈橫索
以後失計疑前石畫今之議者無乃太刻我瞻
公像神采如昔素髮飄蕭雄風烏奕公神在天
時遊沙磧隱隱雲中如覩矛戟手挽天河靜銷
鋒鏑康國芘民與天無極

郭正域

葉進卿像贊

我說則說我靡有兩舌我心則悅我行則行我
靡有他腸我德孔陽靖共在公衆人忡忡我如
虎如龍赫赫燁燁人鬪其捷我如水如石文章
孔多如江如河天雷海波寸田尺宅人謂我冰
蘖我不知其德後車前籌不泊我心憂我則何
求口怍怍兮宮商目營營兮八方心皇皇兮溝
中大海之濱人貌天真惟岳降神于思于思南
山有臺葉公遠來

先輩

縉紳

李東陽

沈學士民則像贊

有跋

觀公之書銀鈎鐵筆睹公之容金相玉質得其
惠如懷拱壁之玕閱其藏如入武庫之室有博
文游藝之華有好德考終之實是宜 先
朝量能以授官 後聖錄功而蔭秩誠足
以侈盛事于鄉邦爲後人之表率者也

昔我

孝宗敬皇帝聽政之暇

游意翰墨尤好沈氏兄弟書一日訪
于內閣命禮部徵其子姓得學士度
四世孫世隆特授中書舍人領制勅
文字且宣索其家得其遺像卷因撫
而歎曰沈先生出世矣卷有楊文定
溥所著傳楊文貞士奇楊文敏榮金
文肅幼孜胡祭酒儼曾學士棨諸贊
并留內府不復降出世隆乃別摹一

像錄諸贊于後存于其家東陽因贊
一詞用紀一時盛事云爾

劉司成先生紹和紫塞論兵小像贊

道備文武說本仁義先生之學孔孟之懿夷夏
內外冠履尊卑先生之識春秋之推 王
師戒嚴虜氛未戢言言塞墉孰建偉績轅門咨
斐得此鉅儒侃侃高論顯顯嘉謨以戰以守有
奇有正戎辟聿修邊圉底定濟時之畧敵愾之
心作範千古永矢徽音

程敏政

羅太史明仲像贊

予與明仲在史館十年於天下古今
事成敗得失蓋無所不論而傾倒上
下出于世人耳目之所駭者未嘗不
主于理以求其是蓋放之愈多而推
之愈密予自知其弗如也予嘗觀其
像惜其才足以勝重而致遠顧日與
予輩僕僕然從事乎鉛槧之間又懼

夫觀者得其外而不悉其中之所有也贊其上以張之

詞鋒足以雄入而不為非聖之論才力足以尊主而不為致伯之圖競葩藻者吾悲其逐末酣富貴者吾詈其合汗然望之無魁人介士之勇即之如貴遊公子之都予固疑瞰晉公者不知其蘊匡時之長策相留侯者孰訊其為命世之丈夫也歟

桑澤

自贊 有序

致仕指揮世俊金老先生與郡中大夫士以予去位有日邀良工為予作此像且曰他日可配柳文惠像同為郡人瞻仰於乎予能上躋柳否耶因自為之贊抑以見志之所在云

海內稱為先生郡中名為通府罷軟短於催科寬仁長於慰撫人惜其素懷經世實用之弗彰著書滿家空言之無補孰知其心欲融會眾化

之源貫通群物之祖袂塵世而弗居獨翱翔於
千古者耶

吳寬

張汝弼像贊

霜髯斑斑而貌則澤其閱世也當如青松之倚
石霧目濛濛而心則瞭其鑒物也又若秋水之
在沼豪氣比陳元龍而翦翦者無所容高論擬
孔文舉而錄錄者不足數其人品如此則其學
術政事之出於流俗可知也已然則世方謂其

草聖爲東吳之精豈能窺其戶庭詩律敵西江
之派適以拾其梯稗况所謂樂燕游善戲謔又
愈失其大畧此殆棄滴之語於瓠子而徒見笑
於東海若者也

顧璘

國寶新編傳贊

李夢陽字獻吉本關中人從父官遂
寓大梁仕至江西按察副使朗暢玉
立傲睨當世初讀書斷自漢魏以上

聞人論古昔有不解事卽曰豈六代
以還書邪蓋不之讀故其詩文卓爾
不群晚始汎覽諸家益濟弘博或失
則粗抑矯枉之偏不得不然耳夙尙
氣節當 孝宗朝上書言事意

翕翕希賈生代韓司徒草奏劾諸閹
危矣賴武功康子海脫其難視江西
學政文教鬱興不能與俗俯仰躬陷
縲綆誠亦負氣之過卒使讒毀叢積

擯棄終身伊誰咎哉空同集六十三
卷可謂富矣姑蘇黃省曾詮次至以
辯獄等辭亦錯其間祇點之耳贊曰
黃初響絕詩道中微唐興二傑大發厥機世豈
不遠知繼者希桓桓李君生也實微上泝風雅
志則多有一鳴驚人千古爲友

何景明字仲默信陽人仕至陝西按
察副使少有神解弱冠入京身不勝
衣馳才長賦便凌作者時海陵儲公

嚙錫山邵公寶領袖文苑咸加賞歎
和粹冲夷人樂爲友撓之不濁澄之
不清衆日爲台輔中人然性簡意寬
不善事樞要遂出爲校文之職以勞
致瘁弗臻大成咎在政人不在其身
也夫文章之道初慎師承乃能立體
馴臻妙境始自成家觀其與李氏論
文宜取舍筏登岍爲優斯將盡弃法
程專崇質性苟爲已地固非確論賦

咏著述互見短長自古恒然匪徒今
日若乃天才騰逸咳唾成珠寶亦人
倫之雋乎贊曰

辭尚體要矩矱式陳異稟拔萃乃貫天人立訓
範世俾也可循穆穆何君學緣宿解源出自山
委折歸海旣濟視筏弗舍胡待

祝允明字希哲蘇州人仕至應天通
判超穎絕人讀書過目成誦鉅細精
粗咸貯腹笥有觸斯應猥鄙學務師

古吐詞命意迥絕俗界效齊梁月露
之體高者凌徐庾下亦不失皮陸玩
世自放憚近禮法之儒故貴仕罕知
其蘊真州蔣山卿嘗見所撰建康觀
雲記吐舌下之曰文不在茲乎偏才
曲學真河伯未離龍門難與言水也
余特賞其知言書學精工自急就以
逮虞趙上下數千年變體罔不得其
結構若羲獻真行懷素狂草尤臻筆

妙

本朝書品不知合置誰左

贊曰

漢隱方朔明玩祝子傲睨冠紳游戲文史蓄之
海滙發也雲蒸騰踏藝苑孰敢爾陵

徐禎卿字昌穀蘇州人仕至國子博
士神清履弱雙瞳燭人幼精文理不
繇教廸著交誠感暮賦諸篇詞旨沉
鬱遂闖晉宋之藩凌躡曹魏長宿驚
歎稱爲文雄筮仕
武皇朝厭

司法比請移學職斯亦可窺其雅識
矣專門詩學究訂體裁上探騷雅下
括高岑融會折衷備茲文質取充棟
之草刪存百一冀成一家之言傳茲
來世至今海內奉如珪璧所謂雖多
亦奚以爲也其所研索具在談藝錄
中可謂良工獨苦者與

交誠感暮賦
迪功集不載

贊曰

博士清資冰淵斯濯遺編熒熒鳳羽麟角唯寶
貴奇匪以其多有人弗粹山委則那

朱應登字升之寶應人仕至雲南叅
政孝友性成篤厚人理愷悌無基刊
夷町畦故能善下仁賢兼容謏劣綽
弘大賢之度職錢穀則政理飭教化
則才興斯忠信基之矣特詞章彪發
泉涌錦燦或當人落筆一掃千言旁
觀者往往奪氣萋斐伊興此唯芽孽
然高舉濶視渺然不爲意也及其拂

袖歸田益窮詞奧以彼易此又豈媿
嫉所能知乎今觀其文賦叙綴瞻麗
森張武庫殆且伯仲潘陸奴僕元白
有餘地矣羽儀斯世其茲數人也夫

贊曰

仁哉叅政不遺其親異類廣含矧我同人天授
藻心讒夫側目白璧永輝蠅罪何贖

趙鶴字叔鳴江都人仕至山東按察
副使文性淵奧吏道精覈主覆戶曹

屢籌大計督學山東誓清膠庠其甚
乃舉郡邑弟子十六汰之士始泐泐
弗任毋亦矯枉過其正乎詩耻凡語
於古愛謝靈運於唐愛孟郊於元愛
劉因嘗曰此道不宜淺淺則庸茸下
矣善乎嚴滄浪有言劊人宜取心肝
喻於立命處輝力耳毛膚焉足試乎
後登太山金焦諸篇言自作更不隨
人真凌駕千古膽也晚註五經考論

歷代史刊正先誤自信彌篤或者以爵位駭按察不知正腐鼠等烏能驚動之哉贊曰

文尚已出襲乃稱賊江都奮精群譟靡惑言曰法後政曰正邦志所嚮往迅霄長江

鄭善夫字繼之福州人仕至南京驗封郎中氣秀巘谷發情聲詩雖才韻弗充而古色精言高映霞表飄飄然有逍遙遠舉之志好遊名山嘗入武

夷雁蕩峻陟冥搜都忘內顧養疴自遠逡巡郎曹樂負高標殆輕人爵時與衢州方豪同好意泊如矣嘗與予期曰明年海上有紫氣東來是吾觀化至矣赴官留省中道奄殂吁亦奇怪也哉贊曰

靈運樂游嵇康慕仙超矣驗封千載同然南海孕靈陽春呈響鵠性鴻情永遺遐想

都穆字玄敬蘇州人仕至太僕少卿

清修博學網羅舊聞考訂疑義多所著述好游山水雖居官曹奉使命有間卽臨賞名勝騁其素懷所得必撰一記輯成巨帙又廣錄古今金石遺文爲金薤琳琅集齋居蕭然樂奉賓客啣杯道古以永終日不植生產或至屢空輒笑曰天地之間當不令都生餓死日晏如也文簡古有法詩雖過子冲泊竟非俗韻贊曰

詞士撫華技陋雕蟲雅儒慕古力紹揚雄懸磬非貧玄酒非薄自顧充然疇測其樂

景暘字伯時流寓南京本儀真人仕至太子中允事母至孝目盲數歲復明昆弟不遠故舊不遺人歸其德厚矣夷曠有度無競無傲仕旣融達好學無怠法左氏馬遷爲文不尙鈎棘字順語圓具有繩準詩主盛唐蕭散遺俗庶幾高臥北牕之懷體固所緩

言矣余器重其人每言必正三事乃弗陟五階而逝其命也夫善書初工真行後師周伯琦小篆頗得風骨贊

曰

文以體正詩以興奇昧者志怪乃蹈支離中允端士德厚氣直詞鋒沛發靡不中的

王韋字欽佩南京人仕至太僕少卿孝德純修喪母毀瘠卒父微

憲宗朝給事中直諫有聲少卿承志

執節屹有稜範歷仕留署匪云要樞確明職司金石不撓不曰孝思維則者乎論詩專尚才情其言曰唐風旣成詩自爲格不與雅頌同趣漢魏變於雅頌唐體沿於國風雅言多盡風辭則微今以雅文爲近詩未嘗不流於宋也故其詩婉麗多致雋味難窮或者謂爲纖弱豈知所操之殊向哉

贊曰

王子維介明辨義利千金可捐一諾無替詞流
別代力紹唐風涵情獨遠執象奚工

唐寅字子畏一字伯虎蘇州人舉應
天鄉試第一坐事廢坦夷踈曠冥契
禪理弱居庠序漫負狂名著廣志賦
暨連珠數十首跌宕融暢傾動群儕
青谿倪公見之亟稱才子以故翰苑
先輩爭相引援驕妬互會竟媒禍孽
棄落之餘益任放誕邪思過念絕而

不萌託興歌謠徇情體物務偕俚耳
罔避俳文雖作者不尙其詞君子可
以觀其度矣今司馬袁袞所刻僅僅
數篇則其絕詣也贊曰

嗟嗟伯虎孰廣爾志登臺則流瀟下斯滯生滅
旣一寵辱奚驚上善若水是生令名

孫一元字太初不知何許人自云關
中長寓吳越間卒于湖州風儀秀朗
蹤跡奇譎玄巾白袷混遊貴賤常以

鐵笛雀瓢自隨遇所會心輒一傾倒
蓋隱淪之高逸性好吟詩初談導引
人疑其仙晚嬰婚娶入司空劉公湖
南雅社援進儒術皆非其本色也詩
詞極其苦心所乏天才耳贊曰

宦達無施愧彼塵鞅山澗考槃乃嘉高尚龍笛
吟風雀瓢酌月皎皎太初江湖之傑

王寵字履吉蘇州人貢入太學卒清
夷恬曠與物無競人擬之黃叔度尊

官宿儒忘年友善罔不樂其溫醇詩
詞刻尙風骨擺脫輕靡陶鎔李杜汰
滌情文旣正體裁復滅蹊徑可謂後
來之高足惜乎天不假年進而未止
學士覩其汗血可也諺曰瓊以蚤折
白石巖業豈不信然哉行書踈秀出
塵頗得晉法贊曰

有美吉人溫其如玉旣安孝友亦泯清濁揚芳
詞苑先軌是程心遠節促蘄其大成

篤行

縉紳

祝允明

柳義士歸金贊

故御史柳公華居憂當起復嘉定陸坦與傾交持白金五十兩來贖公不受以貸則受乃受去公起巡閩中死鄧茂七之亂貸金事時獨公兒謙數歲侍傍他無一人知比謙從錮沒赦

還陸已死久謙亦翁矣持子本侑醴食往歸陸之子陸子曰無之我固不知知獨父持金贖行客耳謙陳狀固予之往返三數陸始強受賢矣哉二義夫古罔斯艱於今走九土覓若一個不得也激爲贊曰

二老去矣二子克承孝達事亡信歸平生二老俛俛偕游地下亦讓亦悅含笑栩栩揮金見義雅不見金金亦杳杳義權不任維古斯易今力

贊

倍蓰完域寄孤反手於茲義如崇丘泰華終古
奇矣富人太盈鄙鳴

精藝

縉紳

宋濂

溟滓生贊

有序

溟滓生者盱江廖應淮海學也抱負
奇氣好研摩連世推移及方技諸家
年三十游杭上疏言丁大全誤國狀

大全怒中以法配漢陽軍生荷校行
歌出都門道旁觀者嘖嘖壯之抵漢
江濱遇蜀道士杜可大揖曰子非廖
應淮耶生愕然曰道士何自知之可
大曰宇宙太虛一塵耳人生其間爲
塵幾何是茫茫者尚了然心目間矧
吾子耶然自邵堯夫以先天學授校
王豫天悅天悅死無所授同葬玉枕
中未百年而吳曦叛盜發其冢得皇

極經世體要一篇內外觀象數十篇
余賄盜得之今余五十年數當授子
吾俟子亦久矣乃言于上官脫其藉
盡教以冢中書其笑繇聲音起生神
鑒穎利可大指畫未到者生已先意
逆悟可大自以爲不及學旣成去隱
宣歙間遇余安裕弋陽將教之安裕
勸生業中庸生矐目厲聲曰俗儒幾
辱吾康節於地下矣復去之杭容賀

外史家晝市大行數夜沽酒痛飲飲
卽吐吐卽飲不醉如泥弗休醉中嘗
大叫曰天非宋天地非宋地柰何柰
何語聞賈似道遣客叩之生日毋多
言浙水西地髮白時是其祥也似道
未解復召至屏人與語生日明公宜
自愛不久宋鼎移矣似道惡其言掩
耳走生亦徑出過曾淵子家索酒轟
飲酒酣作嬰兒啼曰大厦將焚燕猶

呢喃未已耶復賦歌以見意都人士
聞之競指以爲恠民不與接獨太學
生熊晞聖猶時造其廬生私執熊手
謂吾端居曾樓聞空中戎馬百萬來
人鬼作哭泣聲壬申襄樊陷甲戌宮
車晏駕乙亥長江飛渡似道亦殞死
臨漳丙子三宮播遷諸王大臣皆南
北亂走噓吸事耳子不去欲何爲居
亡何宋事日非沿江州郡望風奔潰
生大慟曰殺氣又入閩廣中吾不知
死所矣遂遁去其言無不驗後四年
病死處州學中年五十二無子惟一
義女從之生宗堯夫先天之學頗自
謂知易每見諸易師傳疏不問淺深
輒訕駁以爲樂及論後天則尊羲畫
爲經彖爻繫詞爲傳黜文言彖象二
傳爲九師之言且謂說卦非聖筆不
能作上下繫乃門人所述序卦直漢

黃
儒記爾蓋生聰明絕人未聞道而驟
語數故其論經多失中然性使酒難
近又好訐人陰私人面頸發赤不顧
罕有從其學者惟國子簿吳浚進士
彭復樂師之浚不卒業復屢受唾斥
不怨生將遁時召復至口發例手布
籌雖平昔所靳若終身不示人者一
舉授復復後又授鄱陽傅立云或曰
生瀕死語女曰吾死後一月中朝命

山姓烏名使者來徵吾及傅立立當
過予門汝可出藏書示之立當以此
致大官後皆如其言所謂山姓烏名
崔鵬飛也生所著書有玄玄集曆髓
星野指南象喻統會聲譜畫前妙用
數十萬言今猶間傳于世贊曰

龍圖成章有文縱橫以濬以明以洩其藏以奠
乎玄黃昔我素王韋編三絕嚙緒微茫誰其我
綴我叅我腴九師襄之我苞我晶百氏壤之如

河之渾如暄而昏如治絲以夢天未降割一髮
攸存維洛有士居于百原超神冲漠疑於晝先
數往知來小大斯甄莫峻匪厓我陟其巔莫深
匪淵我淪其泉簡材以畀非隱弗傳有冥者冢
卒昭以宣或得其牘載神于言炎炎宋籙維其
訖矣長星蝕柳色之赤矣青祥見徵士髮亂矣
明昏以世莫之戚矣魚在在驚尚其息矣維生
之知中如沸羨彼惛弗知覆謂我狂我狂如何
我憂孔多我山我河我用弗磨俾淪胥以訛我

酒旣嘉我瑟又和我寧不嘯歌北風其涼旂旒
央央我車龐龐蕩蕩江流杭之如陸有腥其穢
流血沃沃海氛方殷其何能目人有恒言風雨
漂搖夏宇障之涉于大川丞徒楫之楫副宇撓
孑孑焉依國武斯隳不知攸戒日隕弗升雖晝
作夜鴉舞於林鬼瞰于舍孰投是艱曾莫之艾
乃怒乃驚乃瞻乃行乃遯死于冥睠生之爲胡
乃神以著徵之古聖匪程伊度何以言之卒淪
于數一曲之淹不通其故易道旣泯數亦不類

激贊於生發我長喟月出皎兮在天之心在天
之心何古何今

余自幼卽見長老談溟滓生事近見
李滄性學及戚光子實所造文又知
生爲詳以生之精藝如此而修宋史
者不列之方技傳中殊可恨也故予
愍之特序之又傷易道之微激而贊
之惜乎予文蕪陋不能永生也然予
情亦至矣濂志

器物

縉紳

劉定之

平心杯贊

陶甕爲杯有童中立斟之以酒浸趾沒膝滙腰
平心不可復益益則下漏淋漓滴滴瀝至于杯乾
衣履盡濕童僕竊笑賓主失色維昔哲匠用戒
貪得豈惟酒哉可該凡百

張邦奇

紙贊

儼儼乎弗疵括群聖之心思而時出之文宣旣
沒文不在茲乎

物彙

縉紳

宋濂

龍馬贊

有序

西南夷自昔出良馬而產於羅鬼國
者尤良或云羅鬼疑卽古之鬼方其

地有養龍院在兩山之中泓渟深
開闔靈氣而蛟龍實藏其下當春日
始和物情酣鬯夷立柳院畔擇牝馬
之貞者繫之已而雲霧晦冥咫尺不
能辨色類有物蜿蜒上與馬接蓋龍
云逮天色開霽眎馬傍傍之沙有龍
跡者則與龍遇謹其芻葭而節宣之
暨產必獲龍駒焉粵若洪武四年六
月壬寅夏國主明昇以全蜀降獻良

馬凡十而其一色正白乃得之於阬者身長十有一尺首高九尺足之高比首而殺其二尺有肉隱起項下約厚五分廣三寸餘貫膺絡腹至尾闕而止精采明晃振鬣一鳴萬馬爲之辟易韉勒不可近近輒作人立而吼

上謂天旣生此英物必有神以司之親撰祝策詔有司以牲牢祀于馬祖然後勅典牧副使臣高敬囊

沙四百斤壓之人跨囊上使其遊行苑中久之性漸染馴適八月癸巳

上將行夕月之禮於清涼山壇上於是乘之而出如躡雲而馳一塵弗驚皇情悅豫賜其名爲飛越峰復命御用監直長臣馬晉臣繪其真形藏焉臣濂稽諸載籍漢之元鼎中有神馬出渥洼水中馬之生於水者尙矣養龍之說雖相傳於夷人要當可

徵不誣也肆惟

皇上以大德

贊

而位大寶日之所出日之所沒無不
梯山航海獻贄奉琛邇者獨角之犀
來自九真食火之鷄貢於三佛齊之
境其他侏形僑伏藉藉紛紛且不一
而足而况茲水產之龍馬乎周書有
云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
邇人安 皇上宵衣旰食日懷
保於小民巖穴之士蒐羅殆盡將圖

治安如黃虞時其遐荒殊裔玆毓奇
產未嘗有心求之所以榮光休氣洋
溢中國仁聲義聞充洽八表而龍媒
之異自致於天閑十二之中揆之於
書前聖後聖蓋同一軌轍也其跡貳
師之遺蹟武窮兵以索諸大宛者果
有何如哉臣濂以文字爲職業際茲
盛美不敢默而無言謹述贊詞一首
以貽諸後世贊曰